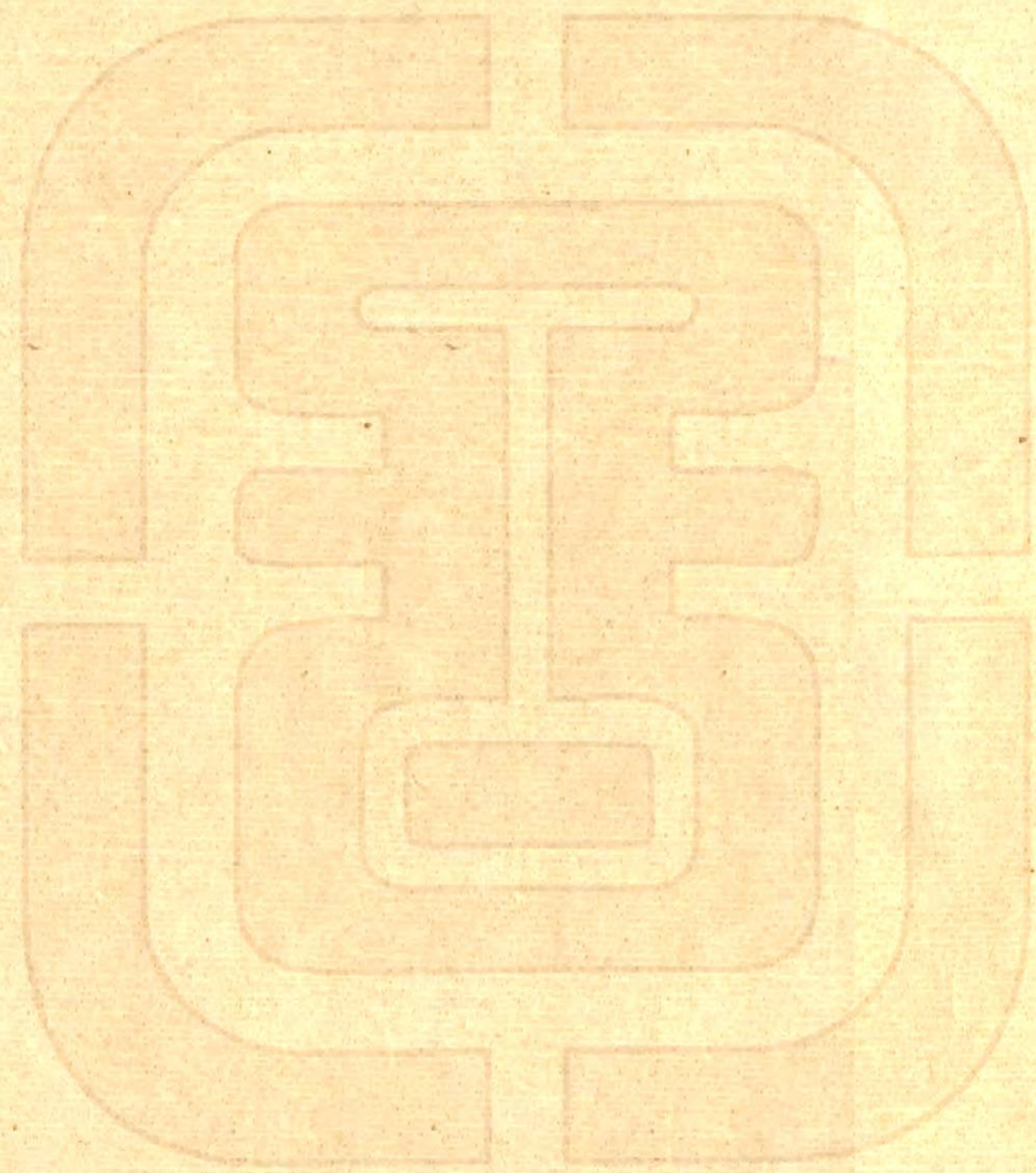


揚州水道記



揚州府志

道光乙巳孟夏  
江西撫署校刊

序

儀徵劉孟瞻明經文淇撰揚州水道記綜吳越春秋漢書地理志以下諸書證明唐宋以前揚州邗溝山陽瀆地勢南高北下諒哉斯言非可以今日運河水勢膠固于胷者也而其尤爲確據者則在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迤流十四字也今由淮安下揚州之水勢如建瓴愚者亦知北高南下矣不知此水乃蓄高堰內水至一丈八尺之高堰底古淮身更不知低幾丈尺始能如此建瓴耳古淮平流入海更低于邵伯隄東下河地面且天長江都甘泉諸山湖之水又揚州水道記

序

一  
欲寫過齋校刊

加入邵伯之水挾江湖而趨邵伯高寶射陽安得不南高北下所以漢志云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云受江非入江也云北至射陽可見唐時南高北下也又其辨證永和寶曆等年運道通塞及瓜洲瓜步水陸變遷博覽而又有識故皆精覈矣凡地理書須以圖明之此記當分繪古今多圖孟瞻其更爲之而付諸梓丁酉九月儀徵阮元識於京邸之節性齋時年七十有四

序

考證著書莫難於地理非考證一時地理之難乃確徵夫古今遷變地理之難也而水道爲尤難天文人事一切名物率有一定之陳跡惟水道變遷紛糅百出其間興廢之先後呈沒之隱顯不可殫析稽古或古書先誤驗今則今跡茫然以是而求覈實良不易言劉君孟瞻近著揚州水道記見示揚州運河自瓜洲江口上溯達淮北高南下是爲淮水入江久矣閻百詩四書釋地謂水流與前相反始於隋文帝之開山陽瀆煬帝之開邗溝是主於今日之隄道以立言也孟瞻則考明明以前

揚州水道記

序

一

欲寡過齋校刊

不獨淮水不能達江江亦不能徑達於淮中間數百里濟運乃由高郵寶應諸湖迤邐入淮至淮水建瓴入江則在黃水奪淮身高之後竝非自隋已然又考明山陽瀆卽邗溝於淮揚兩郡爲統名竝非邗溝專屬江都山陽瀆專屬淮安又考明建安以前運道由射陽湖西北達淮建安以後運道由白馬湖東北達淮據四庫書提要證桑欽爲三國時人故水經與地理志運濟一東一西判然不合又謂唐時揚州水利止患水少不患水多高寶皆由湖運無事隄防以志書謂揚州運隄卽李吉甫之平津堰爲非其書自歷代史志地乘雜說以及

關涉一語之詩賦序題皆所採擇於通中辨其所以歧於夢中得其所以貫極求是之心具獨照之識可謂難矣抑吾謂孟子排淮注江一語千古致疑閻氏乃云至隋時淮水入江九百餘歲而言始驗殊涉誕異不知諦觀孟子之辭主於行文協句蓋水道非當日情事必須鍼縫之旨以淮流入海之地距江朝宗不遠遂易海字爲江對文則使音辭俱適而無害於立言之意是有何疑而訟護之憶自塾讀時蓄有此見質之孟瞻倘不以爲謬否江都黃承吉序

書

大著珍篋衍者數載矣南北匆遽未遑校刊今夏稍閒始得檢付梓人承示令作敍言尊著援據之博洽剖析之精覈阮黃兩敍盡之奚取僕言竊以南高北下自是河與淮獨行入海以前事自河南徙而奪淮而借淮以刷黃變遷淤墊之故歷數百年於茲頃歲漕運用灌塘法河與淮不相見河獨入海淮則入江以入海又情事之稍異矣地有定而水無常今之黃淮分流之不同於昔猶夫昔之南高北下之不同於今有事者得悉其本末不狃於目見乃可以通其變而宜之然則是書之裨益後人者豈徒輿地之學已哉欽味悅服不盡區區倘先生未斥其說或卽以此書附刊冊末用當跋尾誌傾向之私而已敍固未敢僭作也嚴寒伏惟爲道自重不宣愚弟吳文鎔頓啓

後序

丙申之春李蘭卿先生陞任山東都轉畱揚候代邀余與吳君熙載至權署纂揚州水道記余與吳君商訂凡例先運河次兩岸工程次兩岸諸湖余分任運河及兩岸工程吳君分任兩岸諸湖都轉盡出藏書及河工官牘有涉于揚州河事者皆筆記之凡三閱月檢書幾及萬卷方事編輯而都轉遽歸道山斯事遂寢去歲閒居多暇乃發篋檢舊橐閱之時吾友劉君楚楨所著寶應圖經久經脫橐其間敘邗溝變遷至爲詳晰因師其意先爲運河考四卷凡八閱月而書始成客詰余曰南北

揚州水道記

後序

一  
欲算過齋校刊

運河緜亘數千里子僅記揚州抑何陋也且欲治揚州運河不當於揚州求之必黃不入運而後揚州之運河可治自明已來河道屢變河患已亟子區區述揚州沿革又何裨乎自吳溝通江淮之後漢晉六朝雖有變更然漕運略不藉此洎唐高宗後漕事歲益增多開元十八年裴耀卿條上便宜謂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卽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畱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請于河口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代宗廣德二年劉晏領轉運使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江

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是裴耀卿劉晏已爲轉般之法宋人于真揚楚泗置轉般倉殆卽效法唐人唐李翱來南錄謂二月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經盱眙至楚州宋樓鑰北行日錄謂淮陰六十里至洪澤前去歐家渡極淺借潮于瀆頭神欲候酉潮而申初已應開閘張帆三十里過瀆頭又三十里至龜山以風大不可出淮次日出淮三十里至盱眙渡淮至泗州李翱謂由泗州假舟入淮是至泗州換船矣樓鑰謂到洪澤揚州水道記

後序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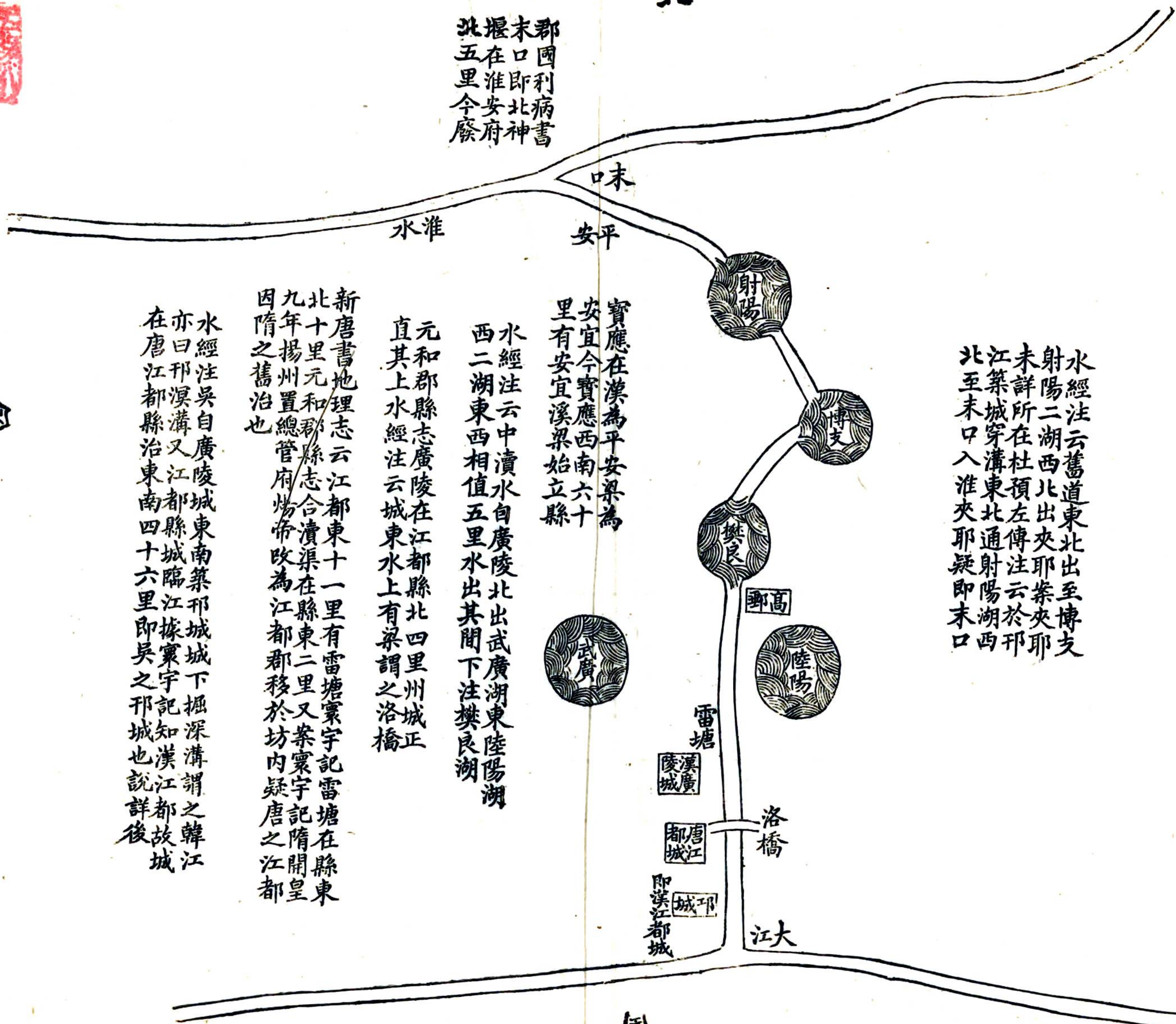
欲寬過齋較刊



閉之制者蓋慮閘制不嚴黃必敗運也其後官民厭車  
盤之艱一皆由閘而閘制遂隳黃水日以浸灌此非平  
江之過也然平江自爲其巧而欲衆人之安于拙其勢  
必不可得今淮身淤墊日甚策治河者能做唐宋轉般  
之法使黃自黃而淮自淮任拙而不任巧河患庶有瘳  
乎余謝之曰余揚人也僅記揚事而已他未遑論也客  
退余因述作書之緣起而竝記與客問答之語以爲後  
序道光戊戌四月朔儀徵劉文淇識

北

郡國利病書  
末口即北神  
堰在淮安府  
北五里今廢



水經注云舊道東北出至博支  
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案夾耶  
未詳所在杜預左傳注云於邗  
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  
北至末口入淮夾耶疑即末口

寶應在漢為平安梁為  
安宜今寶應西南六十  
里有安宜溪梁始立縣

水經注云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  
西二湖東西相值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良湖  
元和郡縣志廣陵在江都縣北四里州城正  
直其上水經注云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

新唐書地理志云江都東十一里有雷塘窠宇記雷塘在縣東  
北十里元和郡縣志合瀆渠在縣東二里又案窠宇記隋開皇  
九年揚州置總管府煬帝改為江都郡移於坊內疑唐之江都  
因隋之舊治也

水經注吳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  
亦曰邗溟溝又江都縣城臨江據窠宇記知漢江都故城  
在唐江都縣治東南四十六里即吳之邗城也說詳後

南

甲



漢建安改道圖

謝靈運西征賦云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以  
 憇於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

北

水經淮水又  
 東過淮陰縣  
 北中瀆水出  
 注之馬湖東北

淮陰

寰宇記淮陰縣在山陽縣西  
 五十里淮水在縣西二百步

水經注引蔣濟三州論曰淮湖  
 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  
 儻當穿溝更作馬瀨百里渡湖

味口

安淮



應實



雷塘



洛橋

漢廣  
 城

唐  
 城

漢  
 城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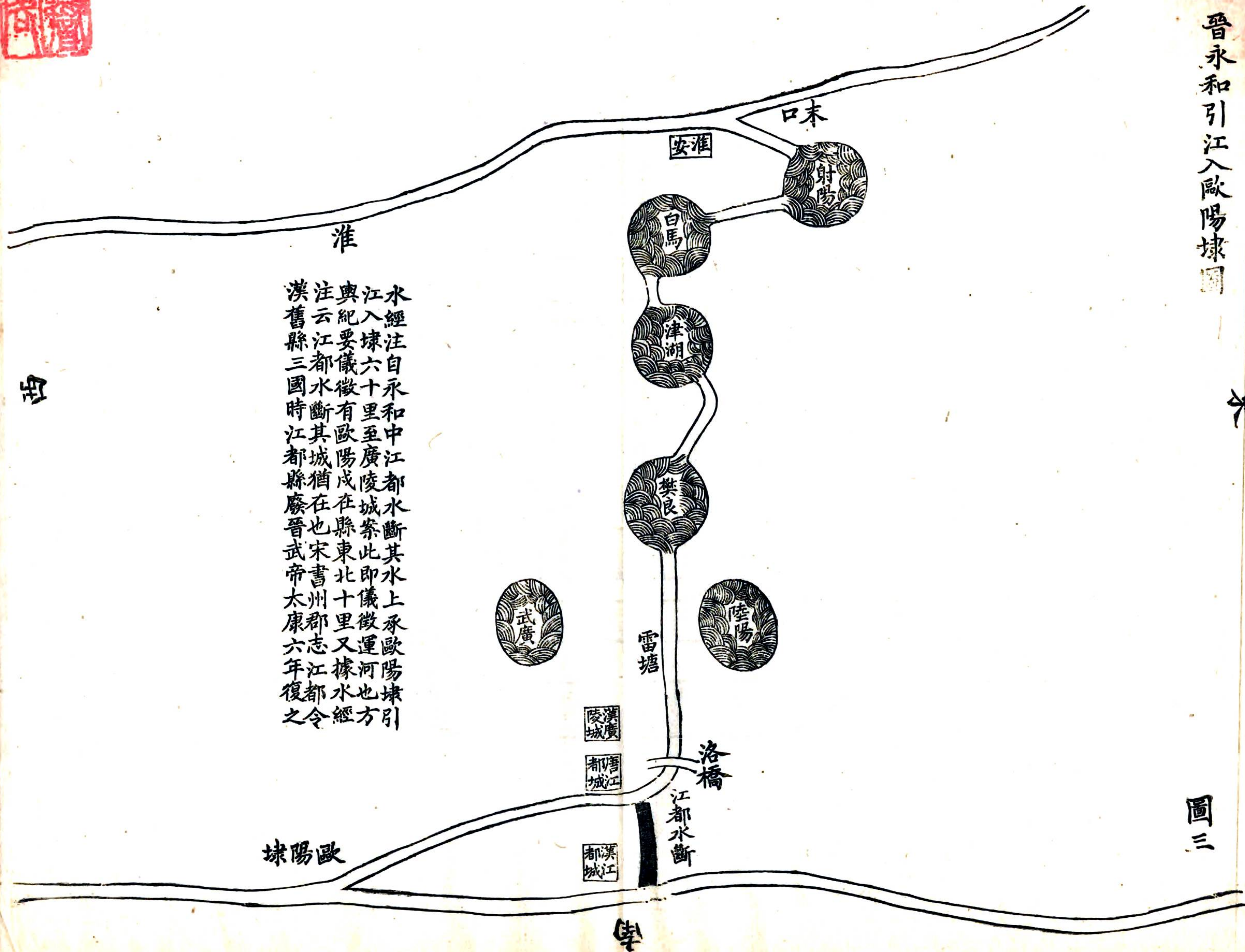
圖二

南

晉永和引江入歐陽埭圖

東

北



水經注自永和中和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埭引  
 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案此即儀徵運河也方  
 輿紀要儀徵有歐陽戍在縣東北十里又據水經  
 注云江都水斷其城猶在也宋書州郡志江都令  
 漢舊縣三國時江都縣廢晉武帝太康六年復之

西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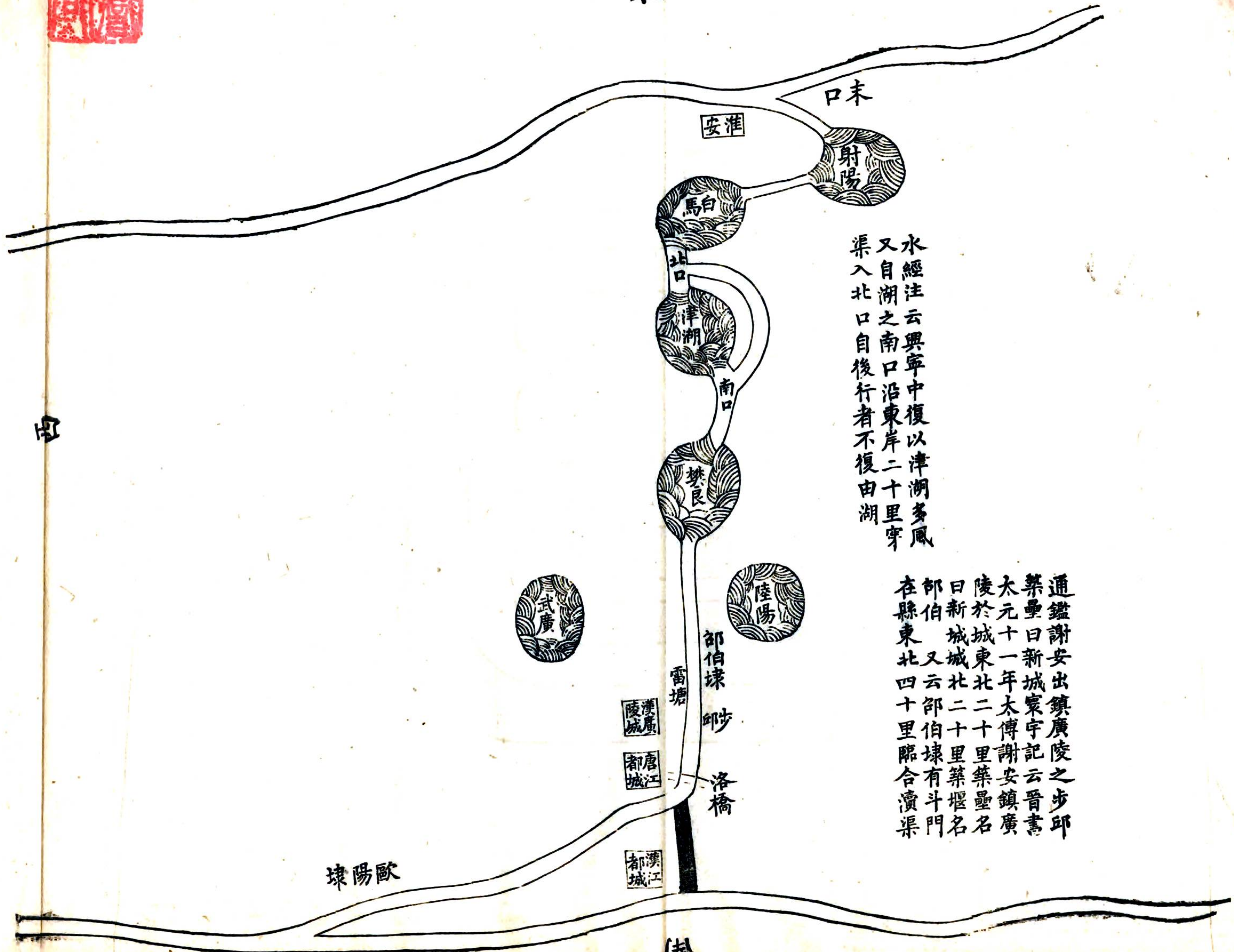
南

晉興寧沿津湖東穿渠圖

庚

圖四

北



水經注云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  
又自湖之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  
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

通鑑謝安出鎮廣陵之步邱  
築壘曰新城寰宇記云晉書  
太元十一年太傅謝安鎮廣  
陵於城東北二十里築壘名  
曰新城城北二十里築堰名  
邵伯又云邵伯埭有斗門  
在縣東北四十里臨合濱渠



西

南

隋開皇改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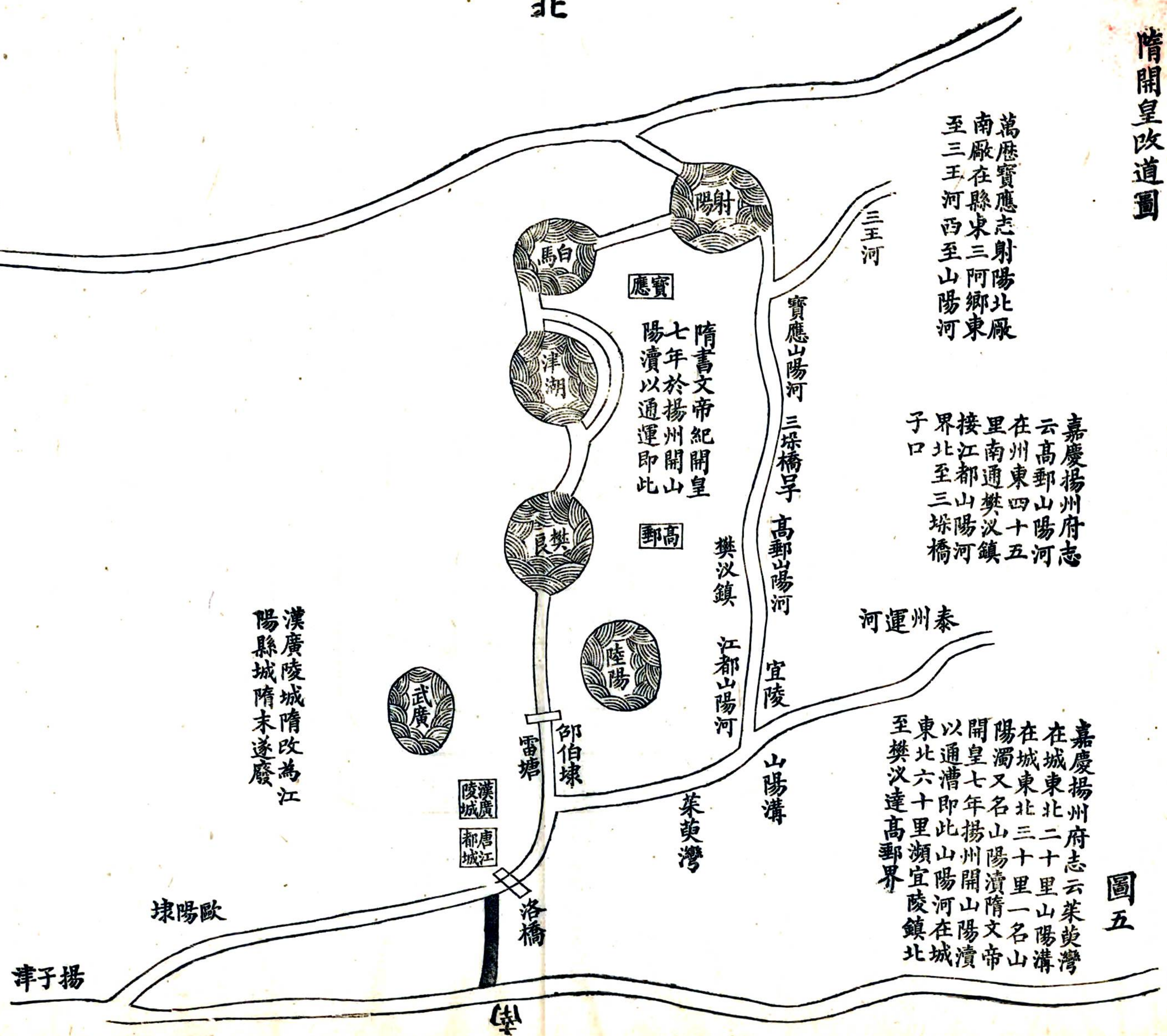
圖五

萬曆寶應志射陽北廠  
南廠在縣東三阿鄉東  
至三王河西至山陽河

嘉慶揚州府志  
云高郵山陽河  
在州東四十五  
里南通樊泅鎮  
接江都山陽河  
界北至三塚橋  
子口

嘉慶揚州府志云茱萸灣  
在城東北二十里山陽溝  
在城東北三十里一名山  
陽濁又名山陽瀆隋文帝  
開皇七年揚州開山陽瀆  
以通漕即此山陽河在城  
東北六十里瀕宜陵鎮北  
至樊泅達高郵界

北



漢廣陵城隋改為江  
陽縣城隋末遂廢



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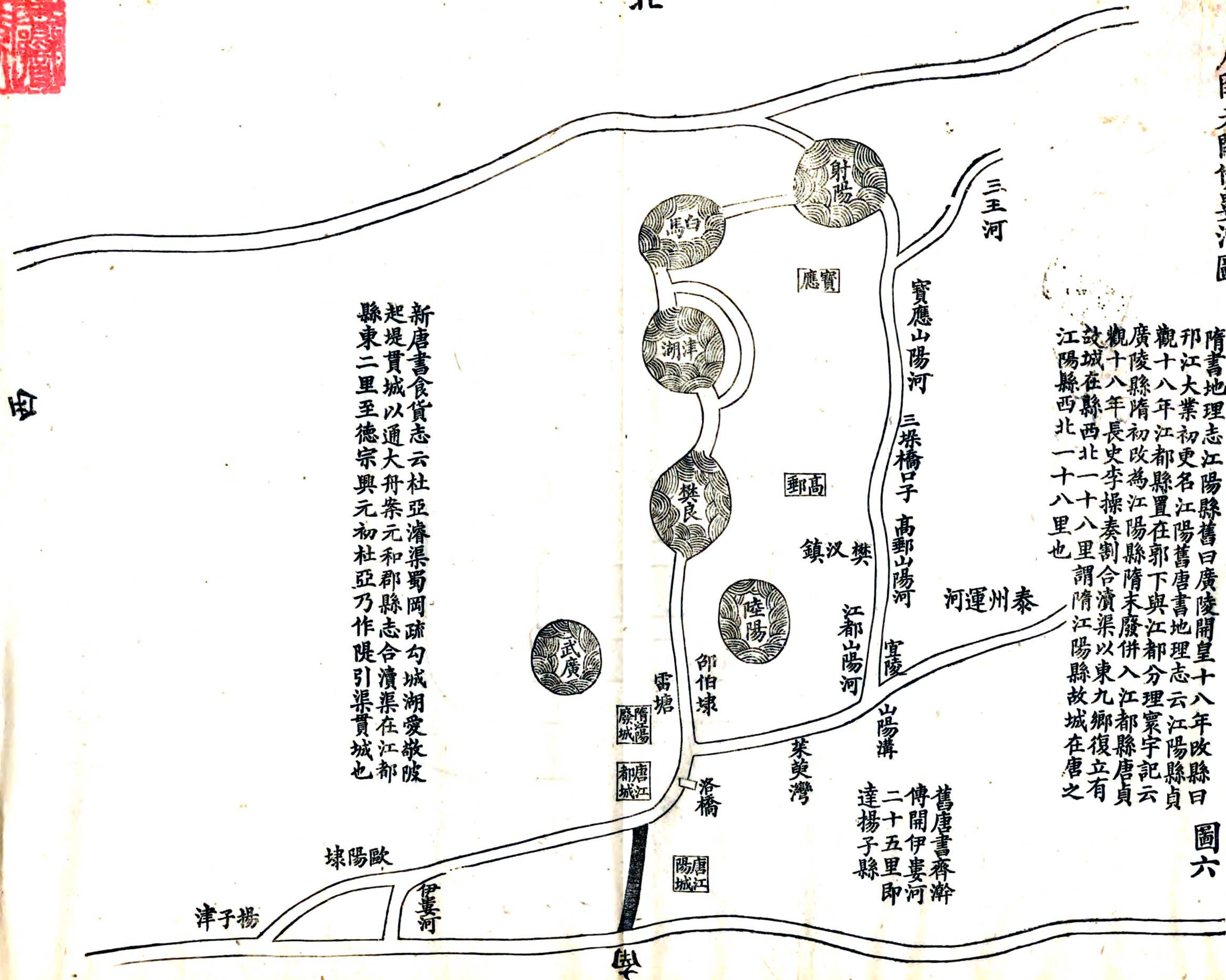
水

學

唐開元開伊婁河圖

隋書地理志江陽縣舊曰廣陵開皇十八年改縣曰江大業初更名江陽舊唐書地理志云江陽縣貞觀十八年江都縣置在郭下與江都分理寰宇記云廣陵縣隋初改為江陽縣隋末廢併入江都縣唐貞觀十八年長史李操奏割合濟渠以東九鄉復立有故城在縣西北一十八里謂隋江陽縣故城在唐之江陽縣西北一十八里也

圖六



新唐書食貨志云杜亞濟渠蜀岡疏勾城湖愛敬陂起堤貫城以通大舟崇元和郡縣志合濟渠在江都縣東二里至德宗興元初杜亞乃作隄引渠貫城也

舊唐書齊濟傳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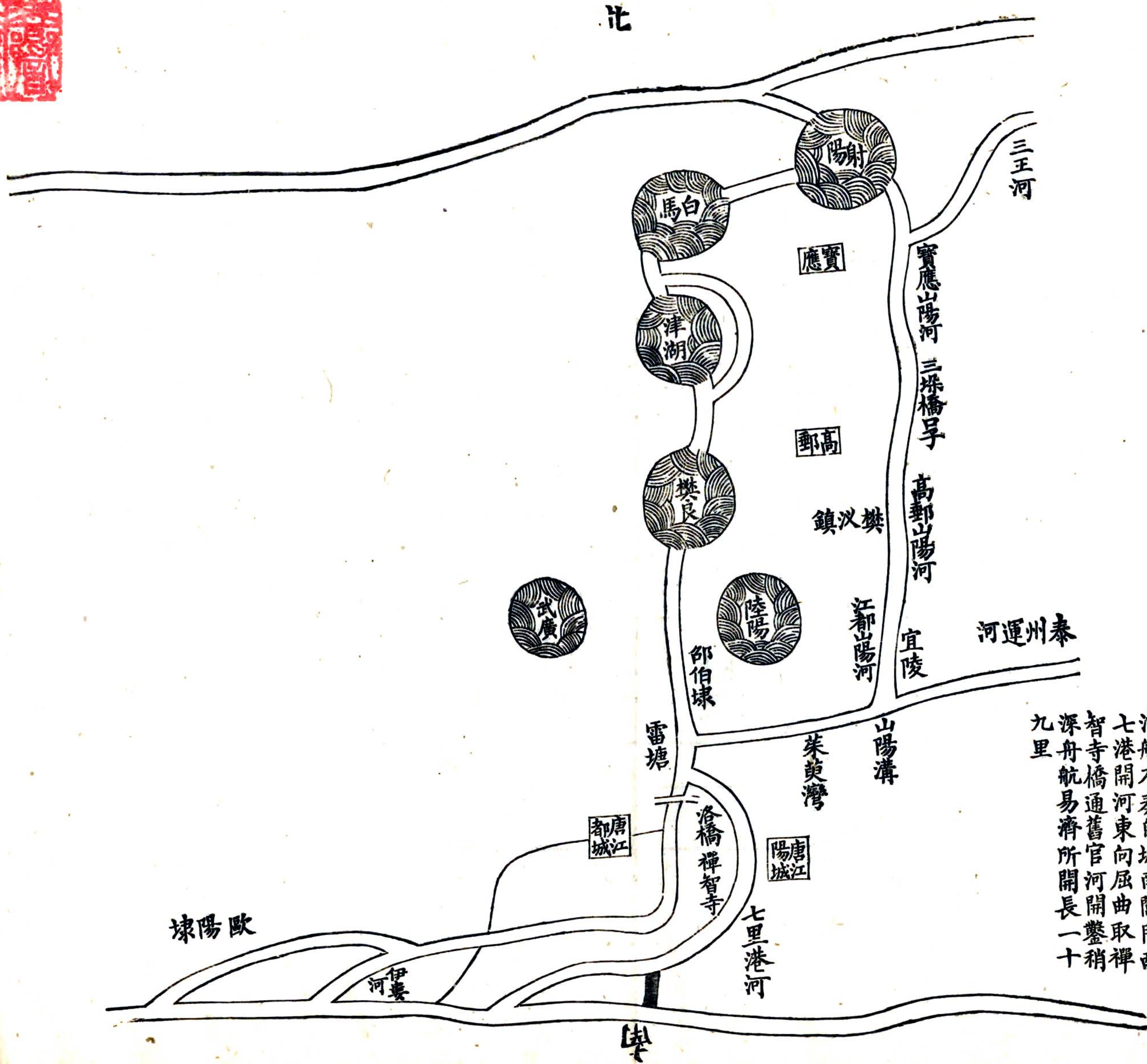


田

北

學

唐寶曆開七里港河圖



圖七



宋湖東接築長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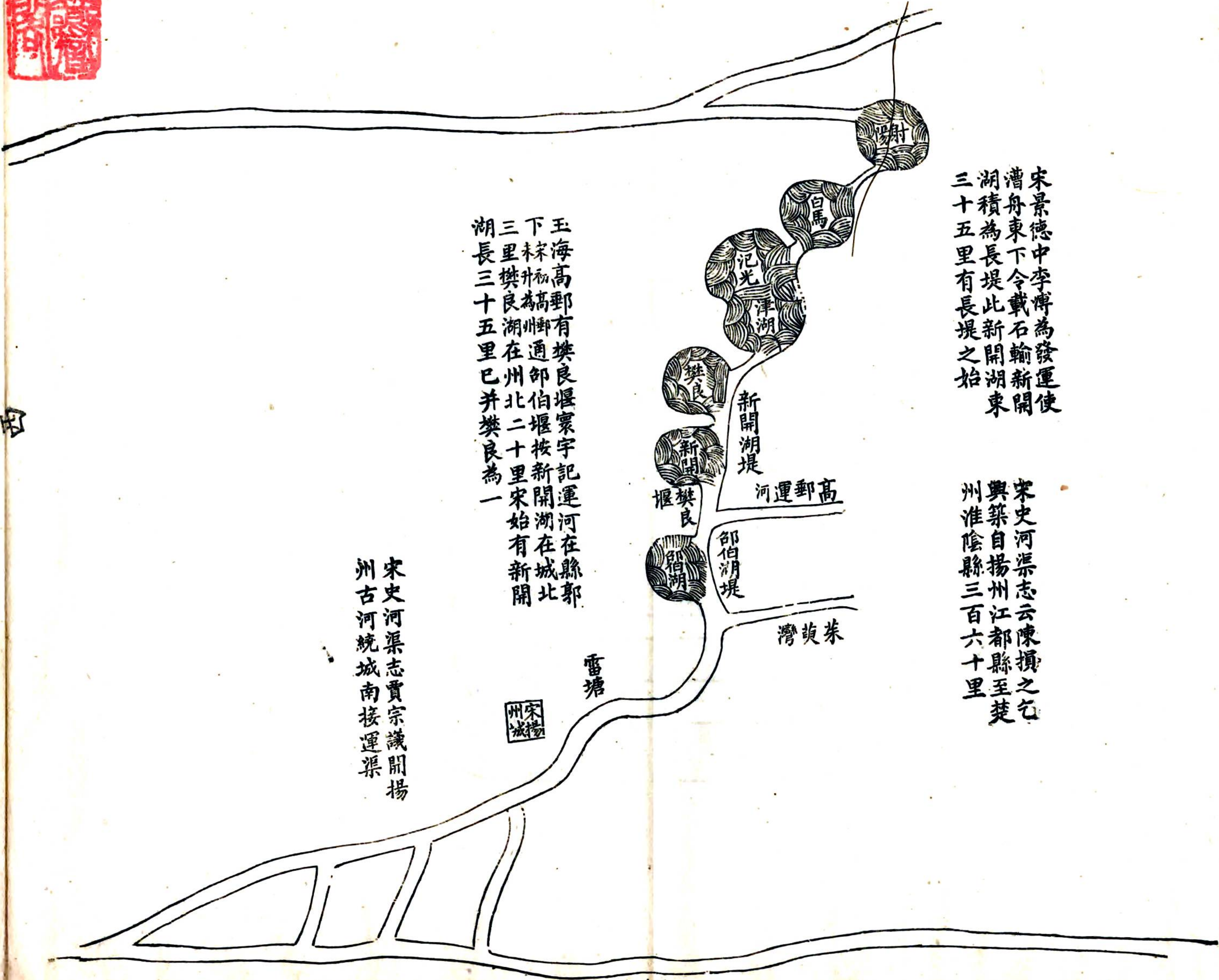
海

圖八

宋景德中李溥為發運使  
漕舟東下令載石輸新開  
湖積為長堤此新開湖東  
三十五里有長堤之始

宋史河渠志云陳損之乞  
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  
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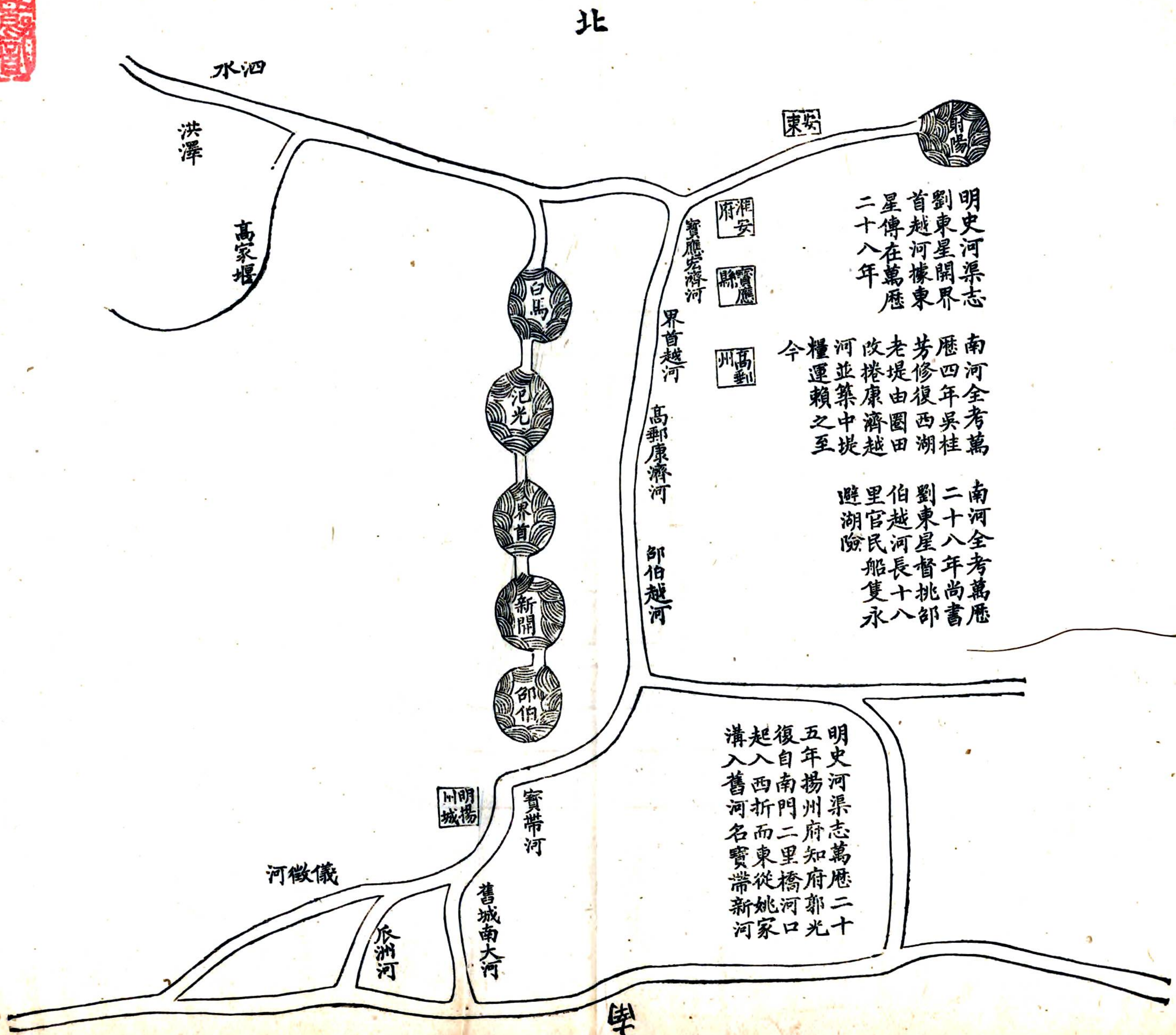
玉海高郵有樊良堰寰宇記運河在縣郭  
下宋初高郵通邵伯堰按新開湖在城北  
三里樊良湖在州北二十里宋始有新開  
湖長三十五里已并樊良為一

宋史河渠志賈宗議開揚  
州古河統城南接運渠



宋

明開康濟宏濟河圖



明史河渠志  
劉東星開界  
首越河據東  
星傳在萬曆  
二十八年

南河全考萬  
曆四年吳桂  
芳修復西湖  
老堤由園田  
改捲康濟越  
河並築中堤  
糧運賴之至  
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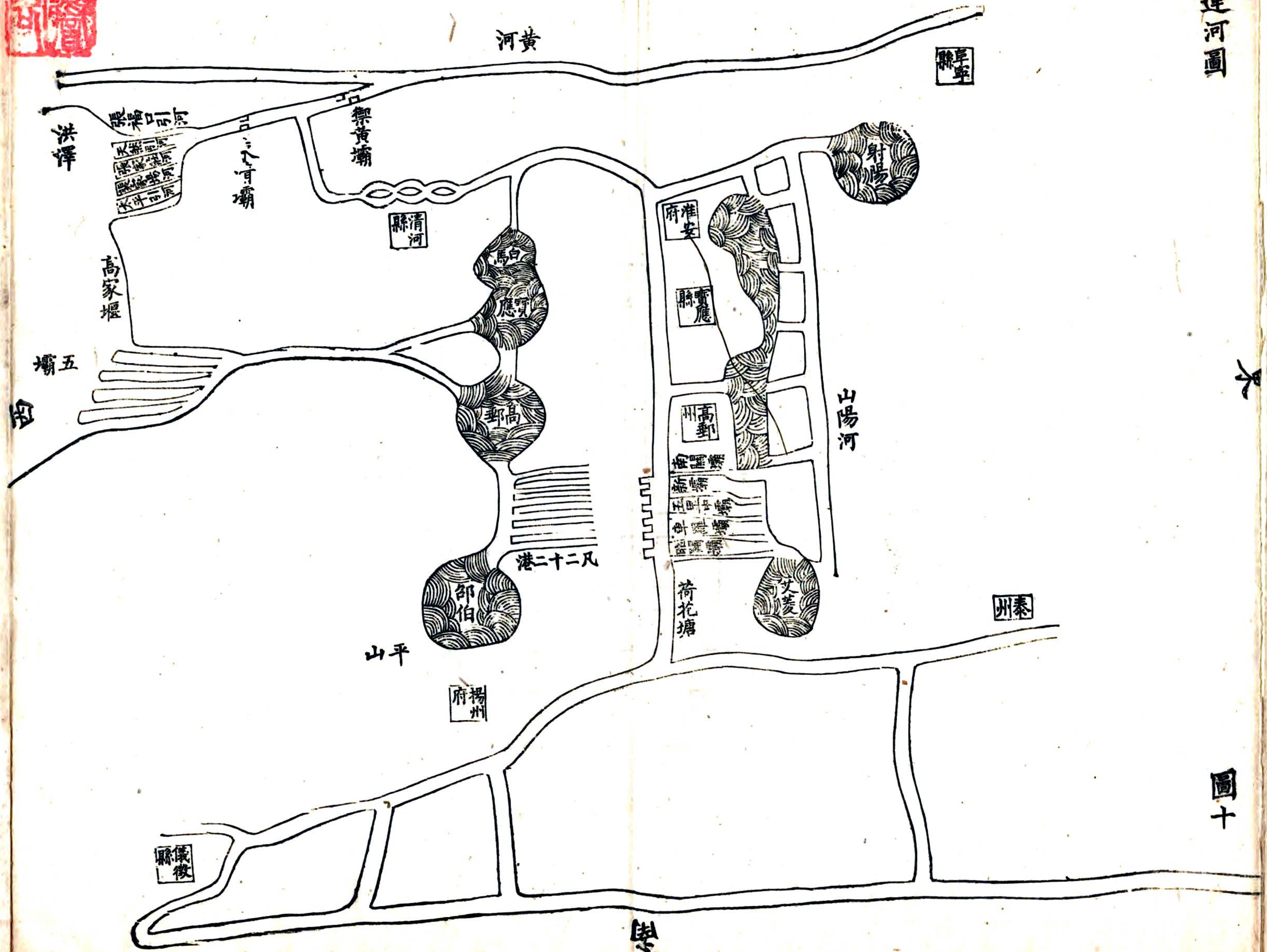
南河全考萬  
曆二十八年  
尚書劉東星  
督挑邵伯  
越河長十八  
里官民船隻  
避湖險

明史河渠志萬曆二十  
五年揚州府知府郭光  
復自南門二里橋河口  
起入西折而東從姚家  
溝入舊河名寶帶新河



北

河黃



山陽河

州泰

府揚州

山平

縣儀徵

南

揚州水道記

儀徵劉文淇



春秋之時江淮不通吳始城邗溝通江淮此揚州運河之權輿也於邗築城穿溝後世因名之曰邗溝一曰邗江而由江達淮皆統謂之邗溝唐宋以前揚州地勢南高北下且東西兩岸未設隄防與今運河形勢迥不相同若以今日之運河求當年溝通之故道失之遠矣今博稽載籍詳加考證凡有沿革具著於篇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自廣陵驛北至露筋雍正十年分隸甘泉而儀徵縣亦唐以前江都地此篇論

揚州水道記

卷一

前代事多故統系以江都而甘泉儀徵運河附見焉

一 欲夏過齋校刊

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末口在漢淮陰縣即北神堰方輿紀要在淮安

府北五里今廢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酈道元水經注云昔

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此揚州有邗溝之始

按廣陵之名周末始著史記越世家楚威王伐越盡取吳舊地是時吳地已入楚六國表周慎靚王二年為楚懷王十年楚城廣陵廣陵之名始見於此漢高帝六年立從父兄賈為荆王王淮東都吳十二年立



兄子溥為吳王改荆為吳國見史記荆燕世家及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書江都王非傳云徙王江都治吳故國師古曰治謂

都之溥所居也地理志廣陵國廣陵自注云江都易

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則溥都廣陵可知景帝三

年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改吳為江都國武帝元狩

六年立子胥為廣陵王改江都為廣陵國地理志廣

陵國領縣四廣陵江都高郵平安是也後漢書郡國

志注云廣陵吳王溥所都城周十四里半太平寰宇

記又引郡國志云廣陵城置在陵上陸朝璣江都縣志謂古廣陵蜀

岡上邗溝城東北溥乃更築城於蜀岡之下城自為二按陸謂古廣陵城在邗溝城東北是也謂吳王溥

揚州水道記卷一 二 欲算過齋校刊

江都運河城在蜀岡下與古爾雅云大阜曰陵一名阜岡一名

廣陵城為二誤 崑崙岡故鮑照蕪城賦云拖以漕渠軸以崑崙河圖

括地志曰崑崙山橫為地軸此陵交帶崑崙故曰廣

陵據此則廣陵城在蜀岡上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

引郡縣志云即元和郡縣志廣陵在江都縣北四里州城正

直其上按元和郡縣志為唐李吉甫所作新唐書地

理志江都東十一里有雷塘則唐江都縣在雷塘西

十一里元和志云廣陵城在江都縣北四里據唐江

都縣治言之也至漢江都故城水經注云縣城臨江

應劭地理風俗記云縣為一都之會故曰江都寰宇



記江都縣下云江都故城在縣西南四十六里城臨

江水今為水所侵無復餘地樂史宋太宗時人其時江都縣仍唐舊治在雷

塘西十一里亦在蜀岡可知寰宇記所云江都故城在縣西南四十六里者即據唐時之江都去江都故

城而言府志以為在今江水經注說廣陵云城東水

都縣西南四十六里非也

上有梁謂之洛橋按宋書竟陵王誕反於廣陵帝使其走路慶之移營自土去城十八里夕進新亭逼之又進營洛橋西焚其東門則洛橋在廣陵城東門外

也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在邵伯北

蓋古邗溝水由廣陵城東洛橋下北出以達於邵伯

其云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則邗城在廣陵城東南

瀕江今不知其處太平寰宇記謂蕪城即州城古為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算過齋校刊

邗溝城非也說文邗國也今屬臨淮从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錢氏大昕云許前後兩說後

說似即用左氏吳城邗溝通江淮之文寶應劉寶楠愈愚錄云呂氏春秋荆有飲飛得劍于干越高誘注

干吳邑以干為吳邑當是以干為邗左傳吳城邗是也按邗為吳邑雖不能的知在何處然水經注云自

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則邗必在廣陵矣

邗溝一名渠水一名中瀆水一名合瀆渠一名山陽濁

按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國語吳越春秋皆言夫差

既退於黃池使告勞於周日余沿江沂淮江從南來

順流為沿故曰沿淮從北來逆流為沂故曰沂吳引

江入邗溝從邗溝入淮故曰沿江沂淮即指溝通江

淮事漢書以邗溝為渠水地理志云江都有江水祠



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淮水又東過淮陰  
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注地理志所謂  
渠水也宋祝穆方輿勝覽引元和郡縣志云合瀆渠  
在江都縣東二里昔吳王夫差將伐齊北霸中國自  
廣陵城東南築邗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溝  
自江東北通射陽湖今謂之官河亦謂之山陽濁  
瀆也山南曰陽邗溝在蜀岡之陽故曰山陽瀆說文  
溝瀆也瀆水溝也二字互訓故邗溝亦名山陽瀆  
又云漕河貫城中即邗溝也  
元和郡縣志李吉甫作  
吉甫唐憲宗時人其云  
合瀆渠在縣東二里者据唐之江都縣而言  
官河即漕河云貫城中必非今之運河矣按邗溝  
以廣陵邗江得名而由江達淮皆謂之邗溝寰宇記

揚州水道記

卷一

四

欲寡過齋校刊

山陽縣下云邗溝水南自安宜縣界流入

安宜今淮  
寶應縣

陰縣下云濁水今謂之山陽濁東南自州郭下西北

流經縣北流入於淮即古之邗溝謝靈運西征賦云

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以憩舫貫射陽而望邗溝濟

通淮而薄甬城時靈運由揚至淮既至射陽乃望邗

溝則知邗溝之名不專屬之江都矣

文苑英華載楚  
州新修伍相神

廟記其文云相與立祠邗溝上  
廟在淮安而云邗溝尤為確證

至山陽瀆亦以揚州

境內之地得名江都高郵寶應皆有山陽河後人或

以山陽瀆專屬之淮安山陽縣者非也考漢之山陽

郡在兗州今之淮安山陽東晉義熙時始立郡縣寰



宇記山陽縣本漢射陽縣地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

晉義熙元年當作九年省射陽縣置山陽郡屬徐州又立

山陽縣以隸焉以境內有地名山陽因名郡戴延之

西征記云山陽津名通典吳王濞反山陽王率眾于此拒之因名閻若璩潛邱劄記

云濞反時漢無山陽王又按水經注淮水篇射陽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為侯國王莽更之曰監淮亭

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為山陽公治此十七年為王國時淮安未立山陽郡縣荆所封不在此地乃充

州之山陽郡耳至顯宗永平元年徙山陽王荆為廣陵王遣就國治廣陵亦不治射陽也水經注誤後

漢書注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至晉義熙九

年省安宜之射陽置山陽郡又立縣以隸是晉時山

陽郡治在今寶應縣射陽故城即謂郡以境內地名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五 欲寡過齋校刊

山陽得名亦當在寶應境內今之山陽縣初無此津

戴延之第云山陽為津名初不云山陽郡有此津也

宋書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郡統縣五建陵臨江如皋寧海蒲濤晉書安帝分廣陵郡之建陵臨江如皋

寧海蒲濤五縣置山陽郡是安帝初置山陽時並不治射陽亦不以境內地名山陽得名也 惟山

陽瀆之水自江都至山陽入淮故統謂之山陽瀆亦

猶邗溝為揚州淮安兩郡之統名也寰宇記以山陽

瀆屬之淮陰而不屬之山陽則山陽不得專有此名

也後人不知山陽瀆為統名俱指為淮安之山陽於

史事多有窒礙難通者說詳隋開山陽瀆下今故於邗溝條下

詳敘山陽瀆即邗溝俾後之覽者無致惑焉



漢書地理志云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此春秋時吳國及後漢建安以前邗溝通淮之故道也

按寰宇記廣陵縣邵伯埭有斗門在縣東北四十里臨合瀆渠有小渠闊六步五尺東去七里入艾陵湖

水經注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即武安湖陸陽湖

西即滌洋湖府志滌洋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

出其間中瀆水也下注樊良湖舊道東北出博芝射陽二

湖言舊道者以別于建安後由白馬湖之道也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

按艾陵湖在邵伯東七里武安湖在高郵州西南三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六 欲寡過齋校刊

十里滌洋湖在高郵州南三十里樊良湖在高郵州

北二十里博芝湖在寶應縣東南九十里射陽湖在

寶應縣東六十里夾耶未詳所在或以夾耶即黃浦

浦溪在涇河開南十里為山陽寶應交界舊無溪明時高家堰潰決此地當其衝屢塞屢決若有神物憑

焉溪口莫測是明中葉黃浦始有溪以前未有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然則建安以

前邗溝運道由邵伯入艾陵湖出高郵武廣滌洋二

湖之間下注樊良湖焦氏循以中瀆水出武廣滌洋二湖之間為永和改道誤說詳

高郵又由樊良湖東北出至寶應博支射陽二湖西

北出夾耶入淮其時隄岸未設邗溝水出今東岸以

東諸湖不由西也胡氏渭禹貢錐指溝通江淮圖謂

吳邗溝水道由邗城北出武廣陸陽二湖之間注樊  
良湖入博芝射陽二湖是也惟謂邗溝水又由射陽  
達白馬湖是誤合漢志水經而一之辨見後

水經淮水篇淮水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  
東北注之此漢建安後邗溝達淮之故道也

按建安以前運道由射陽湖西北達淮建安以後運  
道由白馬湖東北達淮水經與漢書地理志判然不  
同一由東一由西也 四庫書提要云水經作者唐  
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  
亦引欽所作地理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七

已為廣魏則決非漢時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

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據此則水經決非漢人  
作淮水篇所敘中瀆水出白馬湖決非漢以前之運

道水經注引蔣濟三州論曰 三州即三洲 淮湖紆遠

邗溝水自樊良湖不能直達射陽先東北至博支又  
由博支西北至射陽其道紆曲太甚所謂淮湖紆遠  
也 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

湖與水經合 此據水經注舊本近趙一清本云陳敏  
穿溝誤矣陳敏乃晉惠帝太安時人上

距黃初八十年在蔣濟之後三州論不當引之當作  
陳登劉寶楠寶應圖經云蔣濟傳作三州論以諷帝  
帝謂魏文帝其時 郡國利病書云馬瀨白馬湖也按  
不得有陳敏是也

漢建安二年陳登為廣陵太守是時射陽以南之路





不通所謂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者指此陳

登時未立山陽郡縣足知此所謂山陽即統指射陽

以南之山陽瀆而言緣東道不通故陳登更於西別

通運道也其曰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說文瀨水流

沙上也凡瀨江瀨湖之地皆謂之沙登於白馬湖濱

開鑿水道使白馬津湖相通遂由白馬湖達津湖而

入樊良湖也津湖即界首湖過自登鑿馬瀨之後凡

由北而南者入夾耶貫射陽西至白馬湖渡津湖入

樊良樊良與津湖通陳登時其由南而北者出樊良

湖西北入津湖達白馬湖東貫射陽湖西北出夾耶

揚州水道記

卷一

八

欲寫過齋校刊

謝靈運西征賦其敘由江達淮之道云發津潭而迴

邁逗白馬以憩船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

城此邗溝即指淮安之山陽瀆濟通淮謂由淮陰至

埭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津潭即津湖既至白馬不

能徑達於淮又必東貫射陽乃至夾耶若白馬可直

達於淮靈運既至白馬不應更東貫射陽矣足知魏

晉以前白馬不能徑達於淮也蓋建安以前由東道

者出博芝射陽逕達夾耶不由白馬建安以後由西

道者出津湖白馬又東貫射陽乃至夾耶由白馬至

樊良不過百里蔣濟論所謂百里渡湖者也較諸東

道為徑捷矣禹貢錐指溝通江淮圖謂邗溝水入博  
芝射陽湖達白馬湖由不知水經與地理志所言中  
瀆水入淮之道迥不相同致有此誤

水經注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埭引江入  
埭六十里至廣陵城此邗溝引歐陽埭江水入運之始

卽今儀徵運河方輿紀要儀徵有歐陽戍在縣東北十里

按晉穆帝永和以前邗溝水由江都故城

在唐蜀岡江都縣西

南四十里首受江水經注云縣城臨江應劭地理風俗

記曰縣為一都之會故曰江都也縣有江水祠俗謂  
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耳歲三祭與五岳同舊江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九

欲寬過齋校刊

水道也漢魏以前江水皆由此入邗溝自永和中江  
都水斷乃引江入埭至廣陵城自後由江達淮皆由  
此河通鑑宋大明三年竟陵王誕舉兵廣陵詔沈慶  
之討之慶之進至歐陽齊延興元年蕭鸞使王廣之  
襲南兗州刺史南兗州時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  
遣部將陳伯之先驅入廣陵自是歐陽為城守要地  
故又置歐陽戍焉

寰宇記云晉書太元十年太傅謝安鎮廣陵於城東北  
二十里築壘名曰新城城北二十里築堰名邵伯埭蓋  
安新築後人追思安德比于邵伯因以立名此邵伯立



埭之始太平御覽引晉中興書曰謝安築埭於新城北百姓賴之故名召伯埭

按通鑑安出鎮廣陵之步邱築壘曰新城是新城即

步邱也謝靈運之祖元為太傅兄子其撰西征賦云

造步邱而長想欽太傅之遺武步邱各本訛作步兵今訂正思嘉

遜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民志應而願稅國屯難而

思撫按安於新城北設埭埭即堰也安築埭以堰水

兼收其入此賦正敘築壘設埭之事蓋自穆帝永和

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埭引江入埭地勢南高

北下水易下洩故安又于步邱之北築埭以蓄水也



揚州水道記卷一十  
夢溪筆談謂淮南漕渠築埭以蓄水不知始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安所為按李翱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江都運河

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案沈說誤矣据靈運賦知埭為謝安所作無疑習之來南錄明言邵伯以北逾流

過邵伯水乃平是明有埭以蓄水御覽引述征記曰秦梁埭到召伯埭二十里召伯埭到三救埭十五里

三救埭到鏡梁埭十五里是顏真卿與蔡明遠帖云

召伯上下置埭非一處矣

竟達命於秦淮之上又隨我於邗溝之東追攀不疲

以至邵伯南埭梁肅通愛敬陂水門記過茱萸灣北

至邵伯堰湯湯渙渙無隘滯之患宋史王臻傳真宗

時為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使賈宗建議濬淮南漕

渠廢諸堰臻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為之人思其功

以此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為三司度支

判官而發運司卒濬渠以通漕是時雖濬漕渠尚未廢召伯堰鍾離

瑾傳神宗熙寧中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

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浚河百二十里以廢二

埭邵伯去瓜州九十里言百二十里詔瑾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

牐召伯埭旁人以為利此廢埭為牐之始是年又浚

淮南運河自召伯至儀徵十四節王乙本欲廢二埭謂廢召伯瓜州二

埭改為二閘也以閘功大僅改召伯埭為閘瓜州埭

未廢云置閘埭旁則閘立而埭廢矣蓋閘能啓閉與

埭不同既已置閘必不用埭焦循北湖小志泥于埭旁置閘謂雖置閘而埭在非也明史永樂

十四年五月脩揚州府邵伯鎮上下二牐是明初召

伯猶有牐也甘泉縣續志邵伯上下閘洪武初建邵伯小壩邵伯壩在邵伯下閘口西岸洪武七年壩官成景仁建正統二年揚州府奏邵伯鎮二閘一壩

揚州水道記

卷一

十一

欲夏過齋校刊

各設官吏人夫以防高郵湖水泛溢今湖水既平往

來無虞乞裁其半十一年巡按御史奏揚州邵伯閘

壩舊以築隄恐洩水利而設今隄已完其閘壩亦皆

不用其所設官吏人夫皆冗濫乞減省之自是邵伯

始廢牐不用矣焦氏循北湖小志云今之召伯鎮非

古之召伯埭王乙言召埭東濬河百二十里至瓜洲

則當時埭在運河之西橫隔水中故有剝卸之煩且

今召伯鎮至瓜洲止九十里乙云一百二十里則召

埭必非召鎮鎮當新城之東而召伯湖在鎮北二十

里湖名召伯必召埭之所在竊疑湯家絆橫亘東西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欽定四庫全書

鎮非古之邵埭矣

實界南北古之召埭或設於此按焦氏以王乙謂召  
 伯至瓜州一百二十里遂謂召埭必非今之召鎮其  
 說非也李習之來南錄云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  
 下又云自洛州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  
 有三十里順流由洛入淮皆北高南下故言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  
 百有五十里逾流由淮陰至邵伯皆南高北下故言逾流自邵伯至江  
 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  
謂自邵伯至瓜州渡江至杭州水皆不流邵伯至瓜州亦南高北下言不流者有埭以堰水也習之  
 唐人其來南錄中皆身所親歷而言自邵伯至江九  
 十里與今邵伯至瓜州之里數適合不得謂今之召

隋書文帝紀開皇七年夏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  
 運通鑑煬帝大業元年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  
 陽至揚子入江胡三省注揚子今真州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  
 道樹以柳此邗溝由江都茱萸灣入高郵樊汊以達於  
 淮之始

按晉宋以及隋開皇前由淮達江皆由寶應白馬湖  
 高郵樊良湖至廣陵入江陳宣帝太建五年北伐太建  
十三年隋已受周禪改元開皇太建五年下距開皇七年纔十五年徐敬成爲都督乘  
 金翅自毆陽引埭上泝由廣陵自樊良湖下淮是開



皇以前尚由廣陵自樊良湖下淮也開皇七年於揚

州開山陽瀆以通運則不復由樊良湖矣嘉慶揚州

志於江都茱萸灣即灣頭云在城東北二十里於山陽

溝云在城東北三十里一名山洋濁又名山陽瀆隋

文帝開皇七年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即此於山洋

河云在城東北六十里瀕宜陵鎮一名山陽河南接

江湖北至樊汊達高郵界於高郵山陽河云在州東

四十五里南通樊汊鎮接江都山陽河界北至三埭

橋子口入射陽湖按射陽湖在寶應縣東六十里高郵山陽河不能徑達射陽湖也志

言其略耳萬歷寶應志射陽北廠南廠在縣東三阿鄉東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真過齋校刊

至三王河即三王溝西至山陽河是寶應亦有山陽河矣

三王溝在縣東六十里西北通廣洋湖東北入射陽

湖山陽河在三王河之東去射陽不甚遠高郵山陽

河北至三埭橋口必由寶應之山陽河而後達射陽

也隋文帝於揚州開山陽瀆蓋由茱萸灣至宜陵鎮

達樊汊入高郵寶應山陽河以達於射陽先是邗溝

運道由灣頭至邵伯故必由高郵之樊良湖隋文開

山陽瀆由灣頭至宜陵樊汊則不復由召伯樊良矣

自陳太建五年以至開皇七年為時甚近其由樊良

達白馬之道未應遽塞而隋文帝必開宜陵之山陽



河者隋未平陳以前與陳畫江而守開皇元年文帝

陰有并江南之志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吳州總管治廣陵

委以平陳之事弼獻取陳十策史稱弼以老馬多買

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于瀆內陳人覘之

以為中國無船即祕策之一其開宜陵之山陽河由

裏河以達射陽不復由從前之運道亦恐陳人覘之

也然宜陵之山陽河亦不自隋始寰宇記云廣陵茱

萸溝即茱萸灣在縣東北一十里府志云在城東北二十里寰宇記云十里据廣

陵舊縣而言西從合瀆渠東過茱萸埭七十里即宜陵之山陽河府

志云在城東北六十里至岱石湖入西四里對張網溝入海陵

揚州水道記江都運河卷一欲寬過齋校刊

縣界阮昇之記云吳王濞開此溝通運至海陵倉是

宜陵之山陽河吳王濞時已開通專以運鹽非南北

通行之路隋文帝始由此道入樊汊以通往來煬帝

又開廣之胡三省於通鑑開皇開山陽瀆注云春秋

吳城邗溝通江淮山陽瀆通于廣陵尚矣隋特開而

深廣之耳於大業開邗溝注云春秋吳城邗溝通江

淮此亦因故道也寰宇記淮陰縣山陽瀆即古之邗

溝舊水道屈曲多設梁埭隋文帝重加脩掘通利焉

是皆謂隋所開之山陽瀆為吳邗溝之故道然自隋

以前皆由灣頭徑至召伯不由宜陵樊汊則不得謂



隋所開之道與舊道無殊也惟所開之渠易淤開皇

七年既開茱萸灣矣仁壽四年復開此以通漕方輿紀要

引元和郡縣志則是旋開旋淤也江都縣續志引費錫璜山陽河記云宜陵直北有河

達于淮陰之山陽隋皇甫議所開也河干有渴潮廟海潮至此每反流故名渴潮也隋書謂於

揚州開山陽瀆則山陽瀆在揚州可知通鑑謂開邗

溝自山陽至揚子則自山陽以至揚子皆謂之邗溝

可知蓋運道雖有改易而其首受邗溝之水則同邗

溝之名其來既久即山陽瀆之名亦不起於隋代通

鑑黃初六年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

言水道難通濟作三州論以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五

欲實過齋校刊

故城臨江觀兵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

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

歸孫韶遣將高壽等帥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

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

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畱兵屯田蔣濟以為東近湖

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車駕即發還

到精湖水稍盡盡畱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濟

更鑿地作四五道蹠船令聚豫作土豚胡注目錄作土塍廣韻作

土地注云以草裹土築城及鎮水也邊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邊入

淮中乃得還七年春帝還洛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

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

蔣濟傳作卿於山陽池

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按山陽池卽山陽瀆也精湖

卽津湖在寶應縣南六十里

方輿紀要津湖在寶應縣南六十里卽精湖魏

文帝滯船處

一名界首湖接高郵界魏文帝自廣陵還至

精湖滯不得行是由南而北非由北而南也云水稍

盡盡畱船付濟者謂車駕先發船盡付濟云吾前決

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者此既到洛陽之後追敘

精湖未發以前謂水淺難行恐舟不能盡還畱船恐

資敵用故欲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也此山陽湖總

在津湖以南高郵邵伯一路其時山陽郡縣未立不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六

欽定四庫全書

得謂山陽湖在今之山陽縣也精湖在寶應縣南六

十里若山陽湖在今之山陽縣通鑑明言還到津湖

水稍盡既渡津湖又何必燒船於山陽湖耶胡三省

注謂精湖在山陽卽今楚州山陽縣非也按楚州有

山陽浦山陽口水經注言中瀆水逕山陽城西卽射

陽故城下文又云又東過山陽浦又東過山陽口淮

安府志柳浦灣卽古山陽灣一名山陽渡一名山陽

津勢最湍急府東北四十里此地去淮甚近若魏船

已到山陽浦更不必燒船矣且精湖在寶應山陽縣

又無精湖胡氏望文生訓未足據也顧炎武郡國利

病書卷二十六魏與吳戰不克而還帝到精湖即山

陽湖也又名精湖又名津湖又云山陽縣津湖即西

湖在西城是又以精湖即山陽湖閻若璩亦同其說

則又沿胡注之誤而又甚焉者也劉寶楠寶應圖經云潛邱劄記謂山

陽池即精湖按蔣濟傳上言精湖下言山陽池異地殊名大書區別通鑑改池為湖池湖一也船半在精

湖半在山陽池故魏文欲分半燒船濟蹠船令聚若

是一地何言分半何言蹠聚水經注永和陳敏穿

樊良湖北口下注精湖方輿紀要樊良湖在高郵州

西北五十里津湖在寶應縣南六十里若津湖遠在

山陽去樊良湖百數十里何由注之郡國利病書卷

二十六帝與吳戰不克而還帝到精湖即山陽湖也

又云自白馬湖而北穿河行舟至淮城之西南泛津

湖抵板閘卷二十八寶應縣津湖縣治南六十里魏

書作津湖文帝伐吳滯舟處顧氏雜錄方志以成斯

書精駁互見即一津湖一在山陽一在寶應迄無定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說且其言云自白馬湖而北至淮城之西南泛津湖

案水經注穿樊良湖北口下注津湖津湖與樊良湖

相連則近在白馬湖南而顧氏謂遠在白馬湖北

直以山陽城西之管家湖當之其誤不可勝言

通鑑上文云還至津湖下文云欲分半燒船於山陽湖

中則津湖與山陽湖判然不同顧氏又謂自白馬湖

而北穿河行舟至淮城之西南泛津湖至板閘按陳

登鑿白馬湖之後由南至北之路既至白馬必貫射

陽不能徑達今之山陽縣也且平江伯未開新河之

前運道皆繞淮城以東不經淮城以西淮安府志山

之北神堰即古未口故時漕運皆由此入今由淮安

城西而城東入淮之故道廢明陳瑄開管家湖新河

與清河入口相直即今日

何論漢魏以前之水道與今

由城西入淮之道也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說且其言云自白馬湖而北至淮城之西南泛津湖

案水經注穿樊良湖北口下注津湖津湖與樊良湖

相連則近在白馬湖南而顧氏謂遠在白馬湖北

直以山陽城西之管家湖當之其誤不可勝言

通鑑上文云還至津湖下文云欲分半燒船於山陽湖

中則津湖與山陽湖判然不同顧氏又謂自白馬湖

而北穿河行舟至淮城之西南泛津湖至板閘按陳

登鑿白馬湖之後由南至北之路既至白馬必貫射

陽不能徑達今之山陽縣也且平江伯未開新河之

前運道皆繞淮城以東不經淮城以西

之北神堰即古未口故時漕運皆由此入今由淮安

城西而城東入淮之故道廢明陳瑄開管家湖新河

與清河入口相直即今日

何論漢魏以前之水道與今

迥不相同耶且地志各書亦無以淮安之西湖爲津湖者顧氏誤以山陽湖在今之山陽遂至一誤再誤耳山陽郡縣義熙始立建安二年陳登爲廣陵太守五年登移治射陽其時以山陽不通鑿白馬瀨此山陽指射陽湖以南魏文帝還至津湖水淺不得渡欲焚舟於山陽池中此山陽指津湖以南建安二年下距義熙九年凡二百十五年而已有山陽之名則建安黃初之山陽斷不在今之山陽縣可知蓋邗溝與山陽瀆俱爲大名自廣陵至淮皆得稱之其來已久建安黃初已有山陽之號亦不以隋文開山陽瀆而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六

欲寫過齋校刊

邗溝始亦號山陽也程大昌云邗溝南起江而北通射陽湖以抵末口入淮者吳故渠也隋開皇七年開山陽瀆以通漕運比射陽末口則爲西矣按末口卽北神堰至明平江伯改新河而北神堰始廢程氏謂隋開山陽瀆比末口則爲西其說殊無據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注明謂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山陽瀆煬帝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孟子後九百餘歲其言始驗按隋開山陽瀆

邗溝亦不過開使深廣非謂淮水可以入江淮安府志云宋向子諲言運河高江淮數丈則知明以前不獨江不能直達淮淮亦不能直達江也中間數百里藉以濟運者在揚乃太子港勾城湖愛敬陂七里港高郵湖之水在淮乃射陽湖白馬湖射陽白馬二湖在山陽寶應二縣界管家湖諸水故歷代皆有堰牐蓄水堰牐廢則走水乾涸至黃奪淮後湖身淤墊淮始高而運河卑淮乃入江昔人多謂隋大業開邗溝通入江其實不然是已知閻說之謬矣

舊唐書齊澣傳開元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充江南東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九

欽定四庫全書

道採訪處置使潤州北界隔吳

吳指揚州後周改南兗州為吳州隋改吳州為

揚州全唐文載澣請開伊婁河原奏云潤州北界隔江為限

江至瓜步沙尾紆匯六

十里船繞瓜步多為風濤之所漂損澣乃移其漕路于

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

揚子縣

新唐書無縣字

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又

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利濟焉此邗溝運道由瓜洲入

運之始

按方輿紀要江都伊婁河在府南二十里揚子鎮揚子橋在府南二十里揚子江在府南四十里由六合縣經儀徵縣至瓜州鎮揚子廢縣在儀徵縣東南十

五里嘉慶新志江都揚子鎮卽古揚子津舊以爲卽

古揚子縣非也

江都續志說同

宋元以橋名今以鎮名

元豐九城

志江都有揚子板橋大儀灣頭邵伯宜陵瓜洲七鎮則揚子以鎮名久矣在府南十五里

又云揚子津在府城南十五里卽揚子橋一名揚子

渡又名揚子鎮又古蹟儀徵揚子廢縣引輿地紀勝

云在縣南十五里善應鄉是皆以古揚子縣去儀徵

近去江都遠按唐高宗永淳元年始置揚子縣南唐

改揚子爲永貞仍唐舊治太平寰宇記云建安軍本

揚州白沙鎮地僞吳改爲迎鑾鎮是揚州大江入京

口之岸建隆三年升爲建安軍雍熙三年仍割揚州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三 欲寡過齋校刊

之永貞縣以屬焉又云永貞縣在建安軍西北五十

五里本漢江都縣地舊揚子鎮城唐高宗廢鎮置縣

因鎮爲名廣陵監丹陽監竝置在縣郭每歲鹽鐵使

鑄錢一萬一千餘貫李昇僞命改爲永貞縣元豐九

域志云雍熙二年以揚州永貞縣隸建安軍後改永

貞縣爲揚子又云大中祥符六年建安軍升爲眞州

治揚子縣

是時揚子縣始附眞州郭儀徵縣志宋眞州圖揚子與眞州同治是也宋之眞州卽

今之儀徵縣治

元史至元二十八年移揚子縣治新城方輿

紀要以揚子廢縣在儀徵縣東南十五里蓋指元時

所立之縣然新城在縣東十里而云在縣東南十五

里非也輿地紀勝謂在縣南十五里善應鄉九誤善應

鄉在江都縣唐之揚子縣治自當從寰宇記樂史太宗時

人去南唐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其時建安軍尙未升

真州永貞縣亦未改為揚子其永貞縣治仍唐揚子

舊治也樂史謂永貞縣在建安軍西北五十五里西

字誤當云東北何以知其然也寰宇記永貞縣下云

銅山小銅山竝在縣西北八十里是永貞縣在銅山

東南按江南通志云大銅山小銅山在儀徵縣西北

二十五里嘉慶新志及儀徵舊志竝云大銅山在縣

西北二十五里小銅山在大銅山東與相連接是大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三 欲寡過齋校刊

小銅山在今儀徵縣治西北二十五里今縣治即宋真州治若

永貞縣在真州西北五十五里而銅山又在永貞縣

西北八十里則銅山宜在今縣治西北一百三十五

里夫水或有時變遷山則無時改易今之銅山實在

縣治西北二十五里而寰宇記云銅山在永貞縣西

北八十里則永貞縣必在銅山之東南以銅山之所

在定永貞之所在則永貞當在真州東北不當在真

州西北况宋江都縣有永貞鄉明江都縣有新永貞

沙舊永貞沙俱見府志足知南唐之永貞在今江都境也

今之儀徵縣治在府城西七十里唐之揚子縣治在



今縣治東北五十五里則去今揚子橋不遠儀徵舊志云唐析揚子鎮爲縣距潤州不三二十里固今新城以東瓜渚以西境也遠莫可覈然今揚子橋尙去府甚近可以求其故矣唐書齊澣傳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卽達揚子縣足以明唐之揚子縣境去今府城不遠也然伊婁河未開之先揚子橋以南實不通舟楫唐武德二年詔以隋右衛將軍江都太守陳稜爲揚州總管大業元年置江都郡八月李子通攻稜圍急稜送質求救於沈法興杜伏威伏威自將屯清流法興遣其子綸將兵屯揚子以救稜相去數十里子通納言毛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寫過齋校刊

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爲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遣兵襲綸由是兩軍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方輿紀要以此事載於江都揚子橋下而云清流縣蓋在府城西南是未知清流的在何所也胡三省通鑑注云清流今滁州縣治清流縣太平寰宇記滁州今理清流縣梁大同三年立爲南譙州隋開皇九年改南譙州爲滁州煬帝初州廢其地併入江都爲清流縣因清流水爲名清流水南自全椒縣界流入伏威所屯之清流其爲滁州無疑唐書言杜伏威屯清流沈綸屯揚子相去數十里則揚子去滁

州不遠

元豐九域志云真州西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滁州八十里儀徵縣志有滁河口在縣南三里是揚子去滁河不遠也

方輿紀要以沈綸所屯之揚子

爲今之揚子橋因竝以清流在府城西南誤矣寰宇

記又云滁河在清流縣東三里自廬州慎縣來東南

流入六合至瓜步入大江蓋清流六合揚子三縣接

壤故揚子去清流不過數十里決非今之揚子橋可

知唐高宗未立縣之先史所稱揚子者皆揚子津也

揚子津卽揚子江津以濟渡處言方輿紀要引舊圖

經云揚子江自黃天蕩西牛步沙與建康爲界絲瓜

步下小帆山經儀徵境內東下至鐵丁港鵝翎蕪與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寫過齋校刊

鎮江分界東北趨江都逕通州入海所謂揚子江也

江南通志江寧府大江條下引金陵志云府城在大

江東南自府西南一百十里之慈姥山至府東北之

下蜀岡凡二百餘里一名揚子江又鎮江府大江條

下云在府治西北六里卽揚子江也揚州府大江條

下云在府南四十里西南由六合縣小帆山入儀徵

境過江都東至泰興西界江寧南界鎮江卽揚子江

也是大江北岸六合儀徵等處南岸京口等處皆名

揚子江惟儀徵渡江之處名揚子津隋開皇十年陳

之故境皆反命楊素討之素帥舟師自揚子津入擊

破賊帥朱莫問於京口

胡三省通鑑注揚子津在今真州揚子縣南

大業

七年帝升釣臺臨揚子津十月餘杭賊劉元進攻延

陵帝遣吐萬緒魚俱羅率兵討之至揚子津元進自

茅浦將渡江緒等擊走之因濟江背水為柵

此非古之延陵

也晉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鄉置延陵縣隋移治丹徒武德六年輔公祏反七

年河南安撫大使任瓌拔揚子城

蓋立城砦以守非縣城也廣陵

城主龍龕降此皆在高宗未析置揚子縣以前凡言

揚子津者皆儀徵渡江處也蓋自晉永和中江都水

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凡至廣陵者皆由瓜步

渡江趨建康由揚子津渡江趨京口宋文帝元嘉二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寫過齋校刊

十七年魏主燾南伐帝遣人逾燒廣陵城府船乘使

廣陵太守劉懷之率人民渡江燾至瓜步壞民屋宇

及伐葦葦于滁口造篳筏聲欲渡江內外戒嚴燾掠

民戶燒邑屋而去帝使沈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

家於瓜步明帝泰始二年薛安都據彭城應晉安王

子勛安都從子索兒自建康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

卷北奔安都遣數百人至瓜步迎接此皆由瓜步趨

建康者若楊素自揚子津擊破賊帥朱莫問於京口

吐萬緒自揚子津討劉元進於延陵皆由揚子趨京

口者是伊婁河未開以前凡渡江者皆由六合之瓜

步儀徵之揚子津也方輿紀要謂往時京口與揚子  
橋對岸按唐梁肅通愛敬陂水門記云當開元以前  
京江岸於揚子海潮內於邗溝所謂揚子者亦指揚  
子津而言非謂今之揚子橋也

與京口對岸非止一處宋武帝永初三年

檀道濟爲南充州刺史鎮廣陵土甚平曠刺史每以  
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是  
海陵亦與京口對岸非  
僅瓜洲與京口對岸也

若開元以前揚子橋與京口  
對岸徑從揚子橋渡江可也何必繞六合之瓜步耶  
蓋開元以前凡渡江者皆由瓜步及揚子不由瓜洲  
卽閒有由瓜洲者亦由陸道至瓜洲始行渡江劉長  
卿開元時人有瓜州道中送李端公南渡後歸揚州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三  
欲算過齋校刊

道中詩片帆何處去匹馬獨歸遲是知齊澣未開伊  
婁河之先瓜洲不通舟楫也開元以後始有由瓜洲  
伊婁河者唐書肅宗至德元載以高適爲廣陵大都  
督府長史時永王璘鎮江陵將謀窺江左引兵東下  
遣其將季廣琛襲李成式於廣陵璘至當塗成式遣  
李承慶拒之時李銑在廣陵城中麾下有騎一百八  
十遂率所領屯于揚子成式使裴茂以廣陵步卒三  
千同拒於瓜步洲伊婁埭會李承慶迎降于璘璘又  
殺丹徒太守闔敬之以徇江左大震裴茂至瓜步洲  
廣張旗幟列於江津璘登潤州城望之始有懼色按

李銑屯于揚子防其由儀徵渡江也

胡三省通鑑注以銑屯兵之揚

子即宋真州治所亦非

裴茂屯於伊婁埭防其由瓜洲渡江也

揚子與伊婁必非一處上文言成式使裴茂以廣陵

步卒同拒於瓜步洲伊婁埭下文言裴茂至瓜步洲

不復言伊婁埭則伊婁埭即在瓜步洲

六合有瓜步山在六合縣

東南二十里儀徵有瓜步渡在儀徵縣西南四十里與六合接界史單言瓜步者皆瓜步山即瓜步渡也

此言瓜步洲即今之瓜州方輿紀要瓜州城在府城南四十里或謂之瓜埠洲亦曰瓜洲步唐開元十四

年潤州大風從東北海濤奔上齊澣開伊婁河二十

五里以達揚子而所設之埭必在瓜洲入口處

埭以堰水

防河水之洩江置埭當與江近

宋王令左班殿直袁康墓誌銘云君

揚州水道記

卷一

美

欲買過齋校刊

諱康家世懷寧仕於淮南發運司積十五年而得三

班借職監瓜州堰遷三班殿直遂占籍為揚子人家

伊婁河上此伊婁埭在瓜洲之明證也方輿紀要以

伊婁埭亦在揚子橋誤矣李白瓜洲新河餞族叔舍

人賁詩云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

地同朽滅兩橋對雙閣芳樹有行列愛此如甘棠誰

云敢攀折吳關倚此固天險自茲設海水落斗門潮

平見沙沈是瓜洲新河有兩橋雙閣又有斗門斗門

在埭旁以通江湖埭必不在揚子橋也李銑屯揚子

裴茂屯伊婁埭若銑所屯者為揚子橋則伊婁埭既



已屯兵揚子橋無所用其防守故知銑所屯兵之揚

子為儀徵之揚子津也又案肅宗上元元年劉展叛

引兵入揚子李岷開北固為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

軍於白沙方輿紀要白沙鎮在儀徵縣南濱江即白

沙洲也舊為戍守要地南齊建武初魏人入寇詔于白沙分置

一軍長蘆分置三軍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

趨北固者岷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

襲下蜀胡三省通鑑注此由白沙濟江也江岷軍聞

之皆潰旬日間陷潤昇宣蘇等州詔田神功擊展展

獨與一騎亾渡江神功先遣范知新等自白沙濟西

趨下蜀鄧景山自海陵濟東趨常州神功與邢延恩

軍於瓜洲壬子濟江展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趨

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

舟神功不得渡還軍瓜洲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

展擊之不勝賈隱林斬之餘黨皆降是亦分兩路進

兵一由瓜洲一由白沙也宋高宗建炎三年帝在揚

州內侍報金兵至帝被甲馳至瓜洲渡江至鎮江是

日金兵過揚子橋遊騎至瓜洲揚子橋之名始見於

此以前史所稱揚子皆非揚子橋也齊澣開伊婁河

時為潤州刺史故伊婁埭雖設於揚州而權稅之事

則仍屬潤州唐書張延賞傳大厯三年為淮南節度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三 欲算過齋校刊

瓜步舟艦所湊而遙繫潤州

此瓜步即指瓜步洲之伊婁隸言

延賞

請度屬揚州由是行者無壅滯至是之後伊婁隸始改隸揚州方漣之開伊婁河為浙東西諸郡漕運計也先是浙東西漕船由鎮江運河出口不能徑達揚州先逾流西上迂繞瓜步始得達漣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此謂揚子縣境非謂揚子縣治也永淳元年分江都縣置揚子縣自隸揚子縣矣其餘上江諸郡漕船仍由儀徵進口唐陳鴻廬州同食館記先時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軸轆相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為風波沈溺者半迺于湖東北岸橐皋里作廩廩三十九間州東二邑人米輸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夏過齋校刊

於此由申港出新婦江至白沙是上江漕船入儀徵運河不入瓜洲後代蘇松常鎮嘉湖等郡漕船入瓜洲口江廣漕船入儀徵口此其權輿矣又按隋開山陽瀆由宜陵高郵寶應之山陽河不由邵伯唐則仍由邵伯顏真卿與蔡明遠帖云追攀不疲以至邵伯南隸李翱來南錄有自邵伯至江之語劉長卿有赴楚州次白田阻淺詩白田在寶應縣南十里其北有清水湖則唐之運道仍由邵伯高郵寶應湖與隋未改道以前同

新唐書地理志云江都有愛敬陂水門貞元四年節度

使杜亞自江都西循蜀岡之右引陂趨城隅以通漕溉  
夾陂田又杜亞傳興元初拜淮南節度使至則治漕渠  
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以通大舟夾隄高卽田因得溉  
灌此邗溝運河借塘水濟運之始

按新唐書李襲譽傳擢累大都督長史揚州江吳大  
都會俗喜商賈不事農襲譽乃引雷陂水又築勾城  
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又新唐書地理志江  
都東十一里有雷塘貞觀十八年長史李襲譽引渠  
又築勾城塘以溉田八百頃是時江南之漕無多襲  
譽所引之渠與所築之塘專以溉田非以濟運新唐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五

欲寡過齋校刊

江都運河

書食貨志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  
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  
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  
石故漕米減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  
亦罹其弊矣開元十八年裴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  
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上  
道至揚州入斗門卽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  
上至四月以後始度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請于河  
口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  
耀卿言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卽逢水淺是開元







時揚州運河已苦水淺也食貨志又云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于是阻絕江淮粟帛由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代宗廣德二年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鹽鐵使凡漕事亦皆決于晏晏即鹽利僱傭分夫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歛艍支江船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河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寡過齋校刊

此揚州有轉般倉之始宋因之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

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是代宗廣德時揚州運河水淺已立轉般之法舊唐書杜亞傳貞元四年揚州官河填淤漕輓湮塞又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擁滯亞乃開拓疏通公私悅賴新唐書食貨志云杜亞濬渠蜀岡疏勾城湖即勾城塘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權德輿杜亞神道碑銘云乃醜二浸於蜀岡之西梁肅為杜亞作通愛敬陂水門記云歲在戊辰戊辰為貞元四年揚州牧杜公命新作西門所以通水庸致人利也又云驗圖考地謀新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寫過齋校刊

革故相川原度水勢自江都而西循蜀岡之右得其  
 浸曰勾城湖又得其浸曰愛敬陂方圓百里支輔四  
 集盈而不流決而可注圖以上聞乃召工徒修利舊  
 防節以斗門醜為長源直截城隅以灌河渠水無羨  
 溢道不迴遠舊傳言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  
 宅此指蜀岡下江都城內漕河而言唐江都縣治在雷塘西十一里  
 兩岸為民居所佔故河益填淤食貨志言濬渠蜀岡  
 者亦指城內漕河而言云疏勾城湖愛敬陂起隄貫  
 城以通大舟梁肅記言新作西門引二渠直截城隅  
 是由陳登勾城二塘起隄數十里貫江都西門城內  
 漕河與今運河形勢迥別嘉慶新志陳公塘在儀徵  
 縣東北三十里勾城塘在儀徵縣東北四十里與甘  
 泉接界其水南流至烏塔溝入運雷塘在城西北十  
 五里上塘長廣共六里餘下塘長廣共七里餘小新  
 塘接連上雷塘東西闊一百丈南北長一百七十丈  
 其水注上雷塘轉入下雷塘由槐子河東流入官河  
 長廣共二里餘江都志云上雷下雷小新勾城四塘  
 皆隸江都時未分設甘泉惟陳公塘隸儀徵縣按唐書食貨  
 志云疏勾城湖愛敬陂梁肅杜亞神道碑云醜二浸  
 於蜀岡之西是以勾城湖愛敬陂為二處愛敬陂即

陳公塘儀徵舊志於陳公塘下引元和郡縣志云百姓受塘利更塘爲陂名其陂曰愛敬陂是以愛敬陂專指爲陳公塘其實五塘皆陳登所築五塘皆名爲愛敬陂杜亞引勾城陳公二塘而梁肅作記統名爲通愛敬陂水門是勾城塘亦得名愛敬陂也太平寰宇記云江都縣愛敬陂在縣西十五里

此据唐江都舊治言

陳登爲廣陵太守初開此百姓愛而敬之因以爲名亦號陳登塘是亦不專指去儀徵三十里之陳公塘也汪氏中廣陵通典云登於城西濬上雷下雷小新勾城陳公五塘四境沾溉歲用豐稔民呼爲愛敬陂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真過齋校刊

是也揚州五塘陳公塘最大勾城塘次之儀徵舊志云陳公塘周紆九十餘里勾城塘東西闊三百五十五丈南北長一千一百六十餘丈是此二塘最大故可藉以濟運宋孝宗淳熙九年錢冲之修陳公塘奏曰大中祥符間江淮發運置司真州歲藉此塘灌注長河流通漕運其塘四周百里東西北倚山爲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壘成隄以受啓閉廢壞歲久見有古來基址可以修築楚州參軍李孟傳爲之記曰真州揚子縣有塘曰陳公漢建安中廣陵太守陳登之所鑿周廣九十餘里西南所至全隸揚子惟東北接





揚之江都者僅十之二倚山為形獨一面為隄以受  
 啓閉凡八百九十餘丈岡勢峻昂環汊三十有六畢  
 匯于此故停漫涵蓄為利不貲異時公私取給纔下  
 其尺寸則已贍足明盛儀五塘定議曰宋靖康時詔  
 淮南運使陳邁引勾城陳公兩塘達于河渠元人海  
 運疏于漕河然至元十八年猶造閘于上雷塘者蓋  
 漕河非塘水則南北不通故也洪武八年開平王北  
 征按開平王卒於洪武二年句疑誤軍需器械船至灣頭河淺不能  
 前進奏開四塘下水三尺五寸官河增水二尺六寸  
 一時得濟十四年旱解京御鹽船至灣頭淺攔開塘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放水船始得行是時塘務為兩淮運司專管永樂二  
 年平江伯陳瑄總理漕河全資塘水濟運十五年欽  
 取皇木時值淺阻亦開塘下水以濟之時設立塘長  
 塘夫常用看守塘內積水常八九尺非遇至旱運河  
 淺澀不敢擅放宣德十年奏改五塘屬府專修不意  
 是後有倚勢占塘者將塘閘之石毀拆移徙以致時  
 水暴至不能節制徑入高寶山陽諸湖溢決隄岸東  
 方之州縣盡沒而灣頭以南河道淺涸運舟阻滯濬  
 亦不通矣潘季馴云某初至時亦嘗銳意求復反覆  
 行勘查得勾城陳公二塘地形高阜水俱無源惟藉

雨積小新上下雷三塘受觀音閣後及上方寺後並本地高田所下之水而局面窄小蓄水無多故漢唐二臣築塘積水以爲溉田之計非以資運也今若慮漕渠淺涸借此水以濟之則不宜築塘以障其流縱有閘座宜洩無幾且冬春運河水淺彼先涸矣若慮河水漲漫借此塘以障則諸水皆從揚儀徑奔出江與諸湖了不干涉也張寧議云勾城一塘膏壤凡九千六百畝四圍皆山起高可二里許止東南一蹊可通烏塔溝入官河且中又無宿水可蓄不過候時雨暴集耳夫雨多則田已先潤何藉于塘雨缺塘亦焦

釜民田何賴焉卽如說者有可蓄亦不過灌烏塔兩岸耳其餘固不能以長綆汲而上也以溝岸之田灌溉無幾而先沒九千六百之膏腴孰爲勝算乎上雷下雷大抵若此惟有小新一塘差可蓄水蓋此塘僅二百畝身處其高有漶邏墩之水汨汨不絕穿中而過倘設一減水閘少蓄多洩可以灌數千畝餘故不敢槩論此皆言五塘之不能復者也嘉靖中鄭曉有議變塘田湊築瓜城疏先是仇鸞佔塘爲田及鸞事敗民間各興苟得之心赴府告佃者紛紛是時黃河入運江都運河止患水多無須藉塘濟運故曉欲依

時值變賣至是五塘不可復復矣

國朝雍正五年廷臣欲修復五塘勘明塘已爲田雖開無益遂改照地畝升科輸賦蓋近塘之民每每盜開成田勢豪之家往往賣緣討佃亦不自仇鸞始按劉攽爲其兄敞作行狀云至和二年王文安公遷參知政事公有列親嫌求知揚州上許之揚州雷塘卽漢江都之雷陂也舊屬民自唐以來耕種其中往數十歲官取蓄水以備漕運舊田主二十六家皆奪業失職官始議以他田償之竟無與也然塘亦破決不修漕運未嘗賴此發運使因以假揚州種稻而舊田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寡過齋校刊

主二百餘口皆饑寒縣官莫省及公至持太和年契書詣府自訟公卽判還之

見彭城集

馬駙谿谷生傳邗溝

西有漢人舊陂決水種稻歲可得萬石羣赴生日事主兩郡倅兩倅皆有子從生遊生啓口卽得願奉陂旁上畝十之六爲生壽是自宋元以來民已佔塘爲田後更積重難返五塘遂不可復然潘季馴謂五塘之設專以溉田非以資運則又失之茲故詳敘唐宋藉塘濟運之事及五塘漸廢之由以著世變焉

新唐書食貨志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湮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



勾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庠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此邗溝運河有平水堰之始

按食貨志敘李吉甫築平津堰先言揚州疏太子港

陳登塘俱在儀徵以益漕河輒復湮塞次言杜亞疏勾城

湖愛敬陂起隄貫城河益庠下走淮則平津堰必在

江都儀徵境內平津堰者平水堰也先是漕河無隄

亞始起隄貫城隄益高故河益庠水無節制開一啓

放水卽下走故揚州之漕河時復湮塞吉甫始廢開

置堰宋向子諲謂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插置堰是吉甫

揚州水道記 卷一 美 欲算過齋校刊

之前已使漕河之水皆平郡國利病書謂宋平河之

法放於此宋真宗天禧二年賈宗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利病書謂鑿

漕路為減水閘蓄水濟五代史周世宗顯德五年上

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能度注云北神鎮

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通江淮于此立堰者

以淮水底低溝水底高防其洩也舟行度堰入淮今

號為平水堰是平水堰施於水中吉甫之平津堰亦

攔河置堰也置堰於河中使上下之水得其平水不

得下走有餘始洩之故謂之平津堰水平則無流李

習之來南錄云自邵伯至江九十里渠有高下水皆

不流渠既有高下而水皆不流者有堰以平之也是  
平津堰之置在河中斷無疑義自祝穆方輿勝覽始  
誤以平津堰在高郵抄本作平淮堰淮乃津字之誤境內然猶以爲  
吉甫築以溉田未嘗以爲運隄也方輿紀要謂高郵  
運河故址卽唐李吉甫所築平津堰則又以平津堰  
爲卽今高郵之運河矣明史稿云唐元和中李吉甫  
爲淮南節度使復大修陂塘築堰于高郵洩有餘防  
不足以通利漕運輓旁灌田千餘頃今所謂平津堰  
者也云利輓旁是高郵州志謂唐李吉甫慮漕渠庫  
下不能居水乃築隄名曰平津堰卽官河隄郡國利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三

欲算過齋校刊

病書謂寶應運河隄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卽唐  
李吉甫平津堰則又以今之高寶運隄爲唐之平津  
堰推原致誤之由總由於唐書李吉甫傳未加體會  
致有斯誤按新唐書李吉甫傳元和中爲淮南節度  
使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謂于高郵築  
塘以溉田也又云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闕以  
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此又是一事謂揚州漕  
渠庫下置堰以平水也新唐書地理志高郵有隄塘  
溉田數千頃元和中節度使李吉甫築亦謂於陂塘  
築隄非謂運河隄也今富人固本二塘皆無可考然  
總在高郵湖西以凡高郵寶應



諸塘皆在湖西也

舊唐書李吉甫傳又於高郵縣

時高郵未升為州

築隄為塘溉田數千頃人受其惠是亦以吉甫所築者塘之隄非運河之隄也唐書所敘吉甫築塘設堰二事至為明晰後人未加詳覈見吉甫於高郵築富人固本二塘以為平津堰在高郵見有築隄之語因以平津堰即高郵運河隄不知唐之漕運高郵寶應一帶皆由湖運實未嘗有湖隄宋史真宗景德三年李溥因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令漕舟東下者載石積為長隄天聖間張綸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光宗紹熙五年陳損之創立隄堰自揚州江都縣至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身過齋校刊

江都運河

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於是始有西隄安得以唐之平津堰為即今之運河隄乎劉寶楠寶應圖經謂平津堰乃攔河蓄水以濟漕運當在江都境內非高寶湖隄是也吉甫之作平津堰以平漕河之水亦非止一處觀於喬惟岳謂建安北至淮滌有五堰見宋史喬惟岳傳則唐之置堰必非一處儀徵舊志云堰河在東翼城外與蓮花池通即今東關裏文山祠前河闊處又云歸水河一名澳河在堰河稍北唐李吉甫廢牖置堰治陂塘洩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是以儀



徵東關之堰河卽唐之平津堰今去古旣遠雖不能確指平津堰的在何所然按食貨志于太子港勾城湖愛敬陂下卽敘平津堰則此堰去勾城湖愛敬陂不遠決非今日之高寶運隄也

又按食貨志云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則太子港陳登塘亦在三十四陂之中陂卽塘也陳登塘爲五塘之一旣在三十四陂之內則勾城小新上下雷塘亦必在其中元和中李吉甫於高郵築富人固本二塘則三十六陂矣宋史熙寧九年劉瑾言高郵縣陳公塘可新置濟運按宋錢沖之修陳公

塘奏云其塘四周百里東西北倚山爲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壘成隄以受啓閉是其塘最大界遠接乎高郵故劉瑾言高郵縣有陳公塘也李孟傳重修陳公塘記曰岡勢峻昂環汊三十有六畢匯于此故停漫涵蓄爲利不貲利病書言用水宜有節在揚則有陳公塘以收三十六水之利是又以環汊三十六水畢匯于陳公塘祝穆方輿勝覽云江都有三十六陂引王介甫題西太乙宮壁詞三十六陂春水今時代旣遠不能確指三十六陂爲何處然以食貨志所言三十四陂陳登塘居其一可以得其略矣自塘制

失修時水暴至不能節制匯而爲湖蔣之奇題高郵東園詩三十六湖水所瀦其中大者爲五湖以諸湖所受者三十六汊之水故言三十六湖元袁桷過高郵湖詩七十二湖春浪濃亦以高郵諸湖受天長六合七十二湖之水非謂高郵有七十二湖也

舊唐書王播傳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早卽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閘門西七里港開河東向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新唐書地理志寶曆二年揚州江都漕渠淺輸不及期鹽鐵使王播自七里港引渠東注官河此邗溝運河由城南引江水濟運漕船不復由城內官河之始

揚州水道記

卷一

四

欽定四庫全書

按方輿紀要江都縣七里溝在府東北十里亦曰七

里港從府北

北字誤當作南

閘門外古七里港開河而東雍

正揚州府志云七里港在城南十里一名十里港嘉

慶新志云江都志作東北十里考播傳當誤然揚州

府舊志謂在城南十里者失之唐時城尙在西播傳之城南乃今城之西南也郡國利病書謂七里港河在城東北十里其誤與方輿紀要同其謂十里港通揚子江得之播蓋引江水濟運也利病書又謂七里

港乃唐長慶間節度使王播所開則尤爲謬誤播爲淮南節度使雖在長慶時而開七里港實在寶曆二年復領鹽鐵之後唐會要寶曆二年正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城內舊漕河水淺舟船澀滯轉輸不及期程今從閘門外古七里港開河東向屈曲至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長十九里與新舊唐書合會要言揚州城內舊漕河水淺舊唐書言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早卽滯漕船是七里港河未開之先漕船皆由城內官河行走杜亞貞元四年爲淮南節度使新作西門疏勾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是也昔人謂

揚州水道記

卷一

聖

欽定四庫全書

隋唐舊城風水完聚而勾城上下雷塘迤邐合流脈絡通貫舟楫四達

明張寧開濬揚州市河序文

漕舟藉小新上下

雷塘之水由槐家河淮子河出茱萸灣所謂舊官河也大曆以前江湖至揚州郭無假于塘水濟運李紳入揚州郭詩序云潮水昔通揚州郭內大曆已後潮信不通李頎詩鷓鴣山頭片雨晴揚州郭裏見潮生此可以驗惟其潮信不通故城內官河淤淺杜亞所以疏勾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也貞元四年至元和三年纔二十年而漕河庫下不能居水李吉甫於是築平津堰以爲之節而漕流遂通然食貨

志謂漕益少江淮米至涓橋者纔二十萬斛寶曆二  
年王播領鹽鐵使上距貞元四年杜亞爲節度使時  
纔三十九年而城內漕河又苦水淺不得不思變計  
此王播所以開七里港河也閘門在唐江都縣城南  
韋應物有喜於廣陵拜覲家兄奉送發還池州南出  
登閘門詩卽此閘門也七里港又在閘門西南通揚  
子江播於七里港開河東向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  
官河出茱萸灣自是漕河始由閘門外不復由城內  
舊官河矣方輿紀要禪智寺隋故宮也寺前有橋跨  
官河上楊吳時徐知訓與主隆演泛舟濁河繼又賞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聖  
欲寡過齋校刊

花禪智寺濁河卽官河矣播傳所謂禪智寺橋卽寺  
前跨官河上之橋也唐自中葉以後江淮漕米至京  
師者纔二十萬斛而江潮不通漕渠屢塞自播開七  
里港河之後至文宗開成二年甫經十二年而揚州  
運河又竭事見唐書統觀唐代揚州水利惟有築塘以瀦  
水開渠以行水設堰以節水其時止患水少不患水  
多杜亞所築之隄專爲藉塘濟運而設至高寶皆由  
湖運無事隄防而志書以揚州運隄始于李吉甫且  
謂吉甫之平津堰卽江都高寶之運隄胥失之矣陸朝

璣江都縣志平津堰卽運河隄又名漕河隄北逕高  
郵寶應西逕儀徵南逕瓜州紆迴二百餘里其誤與

利病書高郵  
州志諸書同

揚州水道記卷一終  
受業儀徵吳養源校字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望

欲寡過齋校刊

揚州水道記

儀徵劉文淇

江都運河

宋史河渠志真宗天禧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  
 歲漕自真揚入淮汴厯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民力罷  
 於牽挽官私船艦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繞城南  
 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  
 歲省官費十數萬功役甚厚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  
 與二堰平漕路無阻公私大便又宋史真宗紀天禧三  
 年六月浚淮南漕渠廢三堰四年春正月丙寅開揚州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一  
 欲夏過齋校刊

運河此揚州運河廢三堰開新河即今城南有運河之  
 始

案宋史喬惟岳傳太平興國中為淮南轉運副使遷

右補闕進為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

悍運舟多覆溺惟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

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滢李燾長編太祖

乾德二年以迎鑿鎮為謂過建安軍總五堰運舟所至十經上下壩也其重載者

皆卸糧而過舟時壞失糧綱卒緣此為姦潛有侵盜

惟岳始命創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距踰五

十步覆以廈屋設懸門積水俟潮平乃洩之建橫橋

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來

無滯矣五堰未詳其名然上文云自末口至淮陰磨

盤口凡四十里下云建安北至淮滄總五堰則五堰

在建安之北淮滄之南賈宗謂自真揚至淮汴歷堰

者五卽指此五堰而言下文言毀龍舟新興茱萸三

堰卽惟岳傳所言五堰之三堰也其餘二堰或以爲

卽北神召伯案北神堰在山陽五代史周世宗紀顯德五年上欲引戰艦

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能渡召伯堰在召伯卽召龍

舟堰在揚子橋南方輿紀要在府南二十里引十道志魏文帝臨江試龍舟於此因名

茱萸堰在茱萸灣宋史向子諲請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灣待賢堰則茱萸堰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二 欲寫過齋校刊

在茱萸灣通鑑韓令坤奏敗揚州兵萬人於灣頭堰胡注九域志揚州江都縣有灣頭鎮在今揚州城北

十五里揚州府志灣頭鎮卽古茱萸灣惟新興堰未詳所在以龍舟茱

萸二堰例之亦當在江都縣地方輿紀要以爲新興

堰在鹽城縣非也李保泰江都縣續志宋時自瓜洲至淮安皆爲運河天禧間江淮發

運使賈宗以五堰剝卸之煩建議毀堰五堰乃北神召伯茱萸新興龍舟也薛奎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

堰而畱召伯北神案北神在今山陽縣境龍舟以魏文帝臨江試龍舟得名則當近瓜洲在淮揚三百里

運河中兩頭總扼以貯水者後復用向子諲議於瓜洲作壩以復龍舟於海陵河口作壩以復茱萸等堰

皆在今江都境內紹興四年詔淮南宣撫司募開瓜洲口牐無通敵船其明年又詔淮南宣撫司募開瓜洲

至淮口運河淺澀之處其時向子諲所議謂運河高江淮數丈則欲通運路不得不資堰閘以宣節其流

第堰則良斷中流不免煩於剝卸牐則中有口門隨時爲啓閉法以後出而益善耳玉海引國史職官志



有運路二十一堰官各一人如今開官者然宋史河渠志既不載而瓜洲堰設官之舊遂莫之紀新興今不可考五堰之設淮惟一北神意新興即在召伯茭英龍舟間殆揚承淮下流故堰之設為特密歟案李說是也儀徵縣志以知賈宗所開之河即今城南之三堰在儀徵縣非也

運河者賈宗為江淮發運使在真宗時而今之揚州

城始於李重進說詳後宋三城條下在周顯德六年賈宗開古

河繞城南接運渠在重進之後故知即今之城南運

河也賈宗云繞城南者即指重進所築今城而言當重進之時運河仍由禪智寺等處與今之運河

同三堰之毀史有明文後以運河水淺復立三堰知

然者夢溪筆談仁宗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

陶鑑始議復牐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三 欲寫過齋校刊

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為發運副使表行之始為

真州牐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

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牐成始為四百石其後所載

寢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

後北神召伯龍舟茭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為利是

天聖前又立龍舟茭萸等堰至天聖後又復罷之也

宋史河渠志徽宗宣和三年詔曰天禧中發運使賈

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

今運河歲淺澀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

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六月臣僚言

比緣淮南運河水澀踰半歲禁網舟篙工附載私物  
今河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江淮歲旱漕運不通揚州  
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  
臘之亂內侍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制置使貫欲海  
運陸輦稹欲開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發運使相  
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宋史向子諲傳初淮  
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疏濬  
運河與江淮平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  
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  
唐李吉甫廢牐置堰治陂塘洩有餘防不足漕運通

揚州水道記

卷二

四

欲寫過齋校刊

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

孝蘊為發運使在哲宗紹聖時

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  
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

毀朝宗牐

方輿紀要以為卽山陽縣洪澤牐

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

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於真州太  
子港作一壩以復淮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

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灣待賢  
堰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真泰所分亨伯用其言其後  
滯舟皆通矣是宣和時又復龍舟茱萸等堰但移易

其地耳

龍舟堰舊在揚子橋南此在瓜洲河口宋史河  
口茱萸堰舊在灣頭此在海陵河口

渠志高宗紹興四年詔燒燬揚州灣頭港口牐泰州  
姜堰通州白蒲堰其餘諸堰竝令守臣開決焚燬務  
要不通敵舟又詔宣撫使拆毀真揚堰牐及真州陳  
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是時高宗懼金人南  
侵故有是詔自是牐堰廢而運河又淺澀矣故紹興  
五年正月詔淮南宣撫募人開濬瓜洲至淮口運河  
淺澀處孝宗乾道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  
課全仰河流通快今河流淺澀自揚州灣頭港口至  
鎮西山光寺前橋堦頭計四百八十五丈乞發五千  
餘卒開濬從之光宗紹熙時淮東提舉陳損之請於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五 欲算過齋校刊

揚州江都等處創立斗門至理宗度宗時軍興旁午  
而牐堰之制又廢矣

又案唐書地理志江都東十一里有雷塘是唐初之  
江都縣城在雷塘西十一里不知何時漸徙而東溫  
庭筠乾牒子云王慤宅在慶雲寺西有賣卜女巫包  
九娘者過之忽曰可賣此宅如言貨之得錢十五萬  
明年春連帥陳少游議築廣陵城取慤舊居僅給其  
半價是少游時已有改築之事

唐書陳少游傳德宗建中四年少游將兵

屯盱眙聞亂歸揚州修塹壘築城想卽在此年也

沈括補筆談揚州在唐時

最爲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



**三十步** 揚州府志唐乾符六年高駢自鎮海節度使徙淮南節度副大使繕完城壘時有大城又有牙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所言里數步數與沈括筆談合然亦不自駢始杜牧之樊川集云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云重城向夕則已有兩城云九里三十步亦指東西里數而言惟牧之作九里三十步與沈括筆談所云七里所可紀者有二十四橋最西濁里三十步微不同耳

**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 原注今大明寺前 **入西水門有九曲**

**橋** 原注今建隆寺前 **次東正當帥牙南門有下馬橋** 南唐書諸葛殷

傳城陷竄至灣頭為邏者所擒既縛入城獄具刑於下馬橋南是也 **又東作坊橋橋東**

**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 原注見在今州城北門外 **又南阿師**

**橋周家橋** 原注今此處為城北門 **小市橋** 原注今存 **廣濟橋** 原注今存 **新**

揚州水道記 卷二 六 欲夏過齋校刊

**橋開明橋** 原注今存 **顧家橋通明橋太平橋利國橋出南**

**水門有萬歲橋** 原注今存 **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

**參佐橋** 原注今開元寺前 **次東水門** 原注今有新橋非古蹟也 **東出有山**

**光橋** 原注見在今山光寺前 **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

**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

**皆在今府城西門外** 蓋指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而言非指上二十四橋也 **方**

**輿勝覽云二十四橋併以城門坊市為名自韓令坤**

**省築州城分布阡陌別立橋梁所謂二十四橋者或**

**存或廢不可得而考是沈括所紀之橋乃據唐城言**

**之至宋已或存或廢元人庶齋老學叢談謂如開明**

橋之類皆因舊徙置是沈括所紀之橋如阿師橋周家橋小市橋太平橋之類今雖尙存亦未必卽唐時所置或亦如開明橋因舊徙置耳然如山光橋旣以山光寺得名必在山光寺前徐鉉寄喬亞元詩禪智寺山光橋風瑟瑟兮雨蕭蕭是山光橋與禪智寺相近沈云出東水門有山光橋則唐時之城已由蜀岡之西迤邐而東方輿紀要云楊行密宮在舊子城之內寶祐志云堡城光孝院卽楊行密舊宅是楊吳時堡城已在州城之內揚州府志云高駢時揚州有大城又有牙城楊行密據揚州改牙城南門曰天興楊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七

欲真過齋校刊

江都運河

溥僭號稱爲都城南唐又號曰東都雖有增改不離舊址案高駢時揚州有羅城又有子城通鑑唐僖宗光啓三年四月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揚子助師鐸壬戌宣州兵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師鐸毀其城以納其眾用之帥其眾千人力戰於三橋北卽沈括所云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是也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沈括云河流東出有參佐橋以門得名方輿勝覽所謂二十四橋併以城門坊市爲名是也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人保子

城是子城在羅城之內羅城卽大城子城一名牙城  
方輿紀要云揚州舊有大城又有子城一曰牙城是  
也通鑑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  
渥遷出於其外以其地爲射場顯溫由是無所憚胡  
注引蜀注曰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  
治爲衙曰牙城卽衙城也南唐書周師襲揚州景東  
都畱守馮延魯等皆棄城走南唐以江都爲東都通鑑周世宗  
分兵襲下揚泰以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  
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景舊將撫巡城中秋毫  
不犯而去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八  
欲寫過齋校刊

宋史韓令坤傳世宗親征聞揚州無備遣令坤及宣  
祖白延遇趙晁等襲之令坤先令延遇以精騎數百  
遲明馳入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撫之民皆按堵又  
云南唐乘勝遣將陸孟俊逼泰州周師不能守孟俊  
遂進軍蜀岡令坤棄其城世宗怒命太祖與張永德  
領兵趨六合援之令坤聞援至復入城守與孟俊兵  
戰大敗之擒孟俊通鑑載此事於顯德三年世宗乃復幸淮右次  
楚州遣令坤率兵先入揚州命揚州城爲吳人所毀  
詔發丁壯別築新城命令坤爲修城都部署通鑑顯  
德五年正月己丑以韓令坤權揚州府軍事二月戊

午帝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

故城之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

舊五代史周世宗紀顯德五年詔發揚州

丁夫萬餘人城揚州帝以揚州焚盪之後居民南渡遂於故城內就東南別築新壘則是令坤所築之城即在此故城之內方輿紀要以令坤所修者為周小城是也胡三省注以為今揚州宋大城者非六年

秋七月以李重進領淮南節度使宋史太祖紀建隆

元年九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以揚州叛遣石守信

討之冬十月丁亥詔親征揚州十一月師次揚州城

拔之重進盡室自焚方輿紀要謂周克揚州使韓令

坤守之州故城西據蜀岡北抱雷陂令坤以城大難

守築故城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後李重進鎮揚州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九 欲寬過齋校刊

復改築州城十二里宋紹興中郭棣知揚州以為故

城憑高臨下四面險固重進始夷之而改卜今城相

距二十里處勢卑濶寇來襲瞰易如鼓掌請即遺址

建築許之未幾役竣與舊壙南北對峙中夾甬道疏

兩濠緩急足以轉餉謂之大城云故城西據蜀岡北

抱雷陂此據楊吳時故城全局而言云令坤以城大

難守築故城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者此據令坤所

修之小城而言雖第得故城東南之一隅而仍據蜀

岡猶得地勢故郭棣謂故城憑高臨下四面險固也

郭棣所謂故城對李重進所築之城而言即指令坤所築之小城是也與韓令坤所指故城不同云

重進始夷之而改卜今城相距二十里者謂重進將

令坤所築之小城夷平之而改卜今城自改卜此城後元明因之

詳見其所夷之城與所築之城南北基址相距有二

十里庶齋老學叢談揚州城乃後周顯德五年於故

城東南隅改築二十餘里其說非也令坤所築

之城甚小史有明文即重進改築之城周十二

里亦不得云二十餘里二城相距二十里耳云請

即遺址建築者謂即韓令坤所築之遺址築之即堡

砦城是也云與舊城南北相對者謂與李重進所築

之城南北相對郭棣就令坤遺址所築之城在北重

進所築之城在南郭棣新築堡砦城故謂云中夾甬

道者謂南北兩城之間夾築土城為甬道云疏兩濠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十

欲算過齋校刊

者疏夾城南北之兩濠也云謂之大城者以新築之

堡砦城較重進所築之城為小故謂重進所築之城

為大城即宋大城圖南至太平橋北至小市橋之城

也宋史崔與之傳主管淮安撫司公事選守將集民

兵浚濠疏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易土城以甃

府志謂崔與之為權發揚州事在寧宗嘉定間與之重修城濠記云守揚州

登城臨眺形勢謂濠河湮陜褻裳可涉守禦非宜乃

度遠近準高下程廣狹量深淺為圖請於朝許之河

面闊十有六丈底殺其半深五分廣之一環繞三千

五百四十一丈濠外餘三丈護以旱溝又外三丈積



封土以限淋漓又廣地七丈以受土使與危堞不相

陵復作甕城五門為月河總百十七丈而南為裏河

又八十七丈以上皆指大城西北曰堡砦城周九里十六步

此即郭棣所修之城相去餘二里屬以夾城如蠶腰此即郭棣所謂中夾

甬道也地所守尤淺隘浚之槩如州城濠計七百三十

一丈且甃女牆以壯其勢府志謂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為

易以甃據與之所言則揚州大城與堡砦城皆有濠河

其濠竝皆深廣是時揚州已有三城大城一也夾城

二也堡砦城三也府志謂寶祐三年賈似道為兩淮

宣撫使築寶祐城於州城之北揚州乃有三城殊失

揚州水道記

卷二

十一

欲買過齋校刊

其實老學叢談載賈似道申省狀云此城高深廣袤

無異一郡舊名堡城不當用既廢之名今名寶祐城

是寶祐城即堡城亦即堡砦城蓋自韓令坤改築之

後以其城小故謂之堡城後為李重進所夷郭棣即

其遺址築之仍名為堡城賈似道所謂不當用既廢

之名者此也宋理宗敕賈似道築寶祐城詔雖有今

復增堡城以壯廣陵之勢之語其實堡城非似道時

始有也理宗詔云卿久護全淮向城寶祐城通州城外戶既稠繆矣下始云今復增堡城以壯廣

陵之勢則上所云寶祐城非揚州之寶祐城也又宋史理宗紀寶祐三年二月己卯復廣陵堡城賈似道

以圖來上言復堡城則修舊可知矣崔與之重修城濠在寶祐前崔云

堡砦城周九里十六步名勝志云寶祐七年敕賈似

道築

按賈似道申省狀云始於二年七月十五日至三年正月二十日告成理宗紀亦云三年此云

七年周非也周一千七百丈包平山而瞰雷塘似道所築之

城周一千七百丈與崔與之所云周九里十六步者

不甚相遠特舊堡城不包平山似道時始包平山耳

宋史理宗紀紹定四年趙范趙葵等誅李全於新塘叛臣傳全使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是賈似道未築之前堡砦城不包平山也

揚城敵至則搆望樓其上張弓弩射城中李庭芝築

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

蓋自似道築城包平山之後又爲敵人所毀故元人

揚州水道記

卷二

十三

欲真過齋校刊

得於平山堂搆望樓而庭芝又築大城以包之也府

志元至正十七年明人取揚州令僉院改宋大城築

西南隅守之周九里爲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五尺厚

一丈五尺高倍之門五東曰寧海今日大東西曰通

泗南曰安江北曰鎮淮東南曰小東各有甕城樓櫓

敵臺雉堞南北水門二引市河通於濠此卽今之舊

城府志又云嘉靖三十五年知府吳桂芳以倭變用

副使何城舉人楊守誠之議請於上官接東郭建外

城卽宋大城之東南隅也工方興以遷去後守石茂

華繼之起舊城東南角循運河而東折而北復折而

西至舊城東北角止約一十里爲一千五百四十一

丈九尺高厚與舊城等爲門七南曰挹江今日曰便

門今日曰徐寧北曰拱辰今日曰天寧日廣儲初亦曰鎮淮日便門今日曰便益

東曰通濟今日曰缺日利津今日曰東關門各有樓爲敵臺十有

二南北水門各一東南卽運河爲濠北築濠與舊城

濠連注於運河此卽今之新城是今之新舊城皆因

宋之大城特略有移易耳如宋之小市橋在北門城內今在城外按宋

之三城最得形勢李全之亂全帥銳師攻揚州志吞

三城而卒爲趙范趙葵等所敗城得地勢故也宋史

叛臣傳紹定三年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三

欲算過齋校刊

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

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此堡砦西城也見濠淺

盛暑中督軍浚濠人苦之旣浚勝決新塘水注焉嘉定

八年崔與之修城濠至紹定四年甫十餘年而濠河又塞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

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納

於市活者數千人糧貨不與焉全悉出眾至灣頭立

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伺三城機

便是時堡砦城未包平山堂也全攻城東門不利全由灣頭攻大城東門也賊

將張友呼請見葵隔濠立馬相勞苦葵切責之全彎

弓抽矢向葵而去張璉戴友龍王銓張青以天長制

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遣人請援范葵親出堡砦西門列陣待之全不敢動璉等乃入城全率步卒五千餘攻堡砦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葵擊却之賊引兵二萬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張璉崔福力戰自已至申全乃歸必勝王鑑于俊擊走之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壩統制張達監軍張大連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田四擊之爲數截殲者五千達大連死之淮西援兵至亦遇全統領張青力戰城中不知也全兇燄益振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且欲破堰洩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軍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十四 欲寫過齋校刊

迎擊乃去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

獻計悉眾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

先是或攻大城

或攻堡城頻不利至是始列築長圍也

糧援俱絕范葵命諸門各出兵

劫砦舉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眾自是賊一

意長圍以久持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平山

堂布置築圍指揮閒暇范葵令親兵牽制親帥將士

出堡砦西全分兵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四年正

月辛卯全兵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

全走土城

此卽李全所

官兵躡之蹂躪甚眾乙未李

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

此



大城之各徑扼賊圍開土城數處夜賊復合所開城四門也  
 丁酉趙勝遣統制陸昌孫舉立橋堡砦於北門賊分道來戰勝擊退之  
 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蔡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竝出為三迭陣以待之賊與大戰別遣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制長槍果大利賊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揚州兵復驅壯兵填濠培鹿角范葵遣騎將出

夾城東西牽制之

此即郭棣所築之甬道崔與之易土為壁之夾城也

親出州

城西門分二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礮焚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道遇于浚軍而歸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蔡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西堡砦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為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全望見喜謂宣

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圍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竝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帥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之賊趨新塘即新塘也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陣士眾獲頭目無得爭以爲獻故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竝殺三十餘人乙巳安用引五百騎逕南門趨灣頭諸將欲追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六

欲夏過齋校刊

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提精兵進賊大潰丙午黎明葵追及于灣頭又破之別將追至大儀不及夫李全與葵范相持兵力甚盛而卒爲葵范所破以三城得地勢故也元兵攻李庭芝亦列築長圍而三城卒不易下厥後明人取揚州改宋大城築西南隅守之而所謂堡砦城夾城者遂廢遽失地勢茲故詳敘三城始末以備覽觀焉

宋史河渠志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葑葑彌滿宜創立隄堰以爲潴洩庶幾水不至於泛溢旱不至於乾涸乞興築揚州江都

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此揚州運河邵伯以北

湖東有隄之始

寶應劉氏台斗謂此卽今之運河官隄是也

案此卽今之運河官隄也知爲湖東隄者以設堰皆在隄東以爲豬洩故知爲東隄也

月河成始以東隄爲西隄而別築東

隄

云乞興築揚州江都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

是江都縣始創建東隄皆土隄也明神宗實錄科臣常居敬再上河工十二事一砌邵伯湖以免歲修蓋邵伯湖一淺二淺等處正當波濤衝擊排椿鑲板何能抵禦應盡包石以捍其銳至萬曆十七年潘季馴修建邵伯石隄一道長一千二百八十丈補石隄六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七

欽定四庫全書

百十三丈南河全考天啓三年九月修築露筋廟湖口石隄長一百六十丈俱從水中壘土砌隄工程堅鉅至四年十一月工完先是邵伯湖游浪一遇西風大作鼓浪拍隄行舟往往觸石覆溺徐國盛先於二月呈詳行委高江二處河官運土實基外砌甃石內用椿板隄外復栽菱柳以禦驚濤此皆東隄也張鵬翻河防志康熙三十八年

上命歲貢馬泰傳諭于成龍曰朕自淮安一路詳閱河道測算高郵以上河水比湖水高四尺八寸高郵至邵伯河水湖水始見平等應將高郵以上當湖隄



岸修築堅固高郵以下河之東隄亦應修築堅固至  
 于邵伯地方固無當湖隄岸而河湖合為一矣不必  
 修築隄岸聽其流行是年五月初一等日陡起西風  
 將高郵城北陸漫插西隄一帶土工打通以致東隄  
 新工浪汕殘缺至護城通湖各口東隄亦被浪汕坍  
 卸又高郵城南車邏鎮起至江都露筋插止及三溝  
 插至邵伯止原無西隄其東隄新工土浪汕入裏二  
 三四五尺不等蕪城墩迤南一帶東隄未完之處亦  
 皆漫水是邵伯以北但有東隄而無西隄也南河成  
 案乾隆五十二年大學士阿桂奏三溝插迤下添建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六  
 欲身過齋校刊  
 西隄一事李奉翰因此兩年湖水盛漲該處湖河相  
 連車邏南壩既未便輕啓而運河東岸隄工亦在在  
 卑薄邵伯一帶民居稠密一遇風浪尤覺堪虞是以  
 請于三溝插迤下添築西隄十五里使西隄有所攬  
 護今臣到彼會同察看現在邵伯對岸灘面全已涸  
 露是該處地勢本高在水小之年固無須隄工攔束  
 若湖水漲發自當使之暢洩方不為患伏思湖水本  
 以漸而長邵伯以下歸江之路不遠水勢本可隨長  
 隨消然遇異漲則消少長多尙至拍岸盈隄茲若添  
 建西隄攔截湖水必至縮高工愈窄而力愈猛西隄



一有疏失東隄亦難保守恐潰決尙不止此應將創  
建西隄之處竟行停止

按揚糧西岸向畱有通湖各港並未一律建築長隄其有

間段建築石工詳載  
運河兩岸工程篇

明史河渠志陳瑄請濬儀真瓜洲河道以通江湖開白  
塔河以達大江郡國利病書永樂七年開揚州白塔河  
此揚州開白塔河轉漕之始

案永樂七年陳瑄開白塔河尋廢明史陳祚傳祚以  
御史按福建回還奏白塔河上通邵伯下注大江蘇  
松舟楫多從往來請開濬從之轉漕稱便宜宗實錄  
宣德六年八月濬白塔河先是御史陳祚言白塔河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九

欲算過齋校刊

宜開濬置牖又侍郎趙新言宜陵白塔河及儀真舊  
江口鑰匙河黃泥灘清江閘俱宜修濬上遣官與陳  
瑄議可否自是奏聞開濬先開白塔河置牖九月武  
進縣言漕運及官民船由本縣孟瀆河出溯水行三  
百里始達瓜洲壩往往為風浪漂沒縣舊有新河四  
十里出江正對泰興縣新河入至泰州壩一百二十  
餘里至揚子灣出運河比今白塔河尤為利便第歲  
久泥淤乞加修濬上命陳瑄及侍郎周忱審計皆以  
為宜濬八年工竣方輿紀要英宗正統四年都督武  
興議以白塔河洩水奏閉之仍從瓜洲過壩郡國利





病書周忱等奏白塔河有四閘可於其中大橋開築壩候運河水泛則開閘行舟水落則仍閉塞南河全考景帝景泰三年正月御史練綱言江南漕舟俱由江陰夏口竝孟瀆河出大江沂流入瓜洲往往風水失利今江南岸有南新河北岸有北新河在泰興正對江北又有白塔河在江都縣與江南孟瀆河參差相對若由此橫渡江面甚近但北新河白塔河淤塞俱應疏濬宣德間曾于白塔河置牐潮漲入牐則沙土積塞潮落啓牐則運河水洩今可易牐為壩成化十二年總督李裕等奏新開揚州白塔河潮水往來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三 欲寡過齋校刊

恐久而淤淺宜下所事與瓜洲儀真等河皆三年一濬王與重修白塔河記曰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古運河支流以南屬于江北達于淮者也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醜浚舊道建新開大橋潘家江口四牐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滋久中多壅闕舟既不通牐亦隨毀迺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昇以為言下其事於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於眾得修河事以屬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于是召集旁近兵民二萬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隄四十里建通江大同二牐其大橋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三

欲寬過齋校刊

新開牖之故存者咸修復之又增建土壩三夏月潮漲則由牖冬月水涸則由壩又建減水牖五以防汎濫淺鋪五以備疏瀹至于莅事有廳享神有祠保障有巡檢司凡有益于河者無不爲之經始於丁酉二十三年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斯河既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投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卽安流忘盜竊之虞而遊樂土烝徒歡呼無事轉挽篙工舵師枕臥而治其爲省費又奚啻數萬而已也哉武宗實錄正德二年六月復開白塔河及大橋潘家通江四牖先是漕運總督都御史洪鍾言蘇松運舟由下港口竝孟瀆河泝大江以達于瓜洲遠涉二百八十餘里往往覆于風浪唯孟瀆對江有夾河可抵白塔河口舊設四閘經四十里至宜陵鎮再折而北卽抵揚州運河于舟行甚便請開濬如舊至是成揚州府志嘉靖三十年郡守吳桂芳開浚故道置巡檢司屬兩淮運司以防私齷而漕道竟不由是河入矣按白塔河之開所以通浙東西之漕也然嘉靖以前旋開旋塞明史河渠志自鎮江裏河開濬漕舟出甘露新港徑渡瓜洲而萬曆以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險遠捨而不由矣反藉此河以洩水神宗實錄萬曆八年潘季馴疏稱

以減水牐言之除高寶江都新舊增置牐座可以宣洩者無庸別議外然減水閘僅可以洩尋常盈溢之水至伏秋淫潦天長六合諸山驟發之水共注於湖止憑瓜儀二牐宣洩不及查揚州灣頭東有運鹽河一道內由芒稻白塔二河直達大江勢甚通便年久淤淺先年侍郎王恕會議挑濬計長三百四十里道路遼遠工費不貲且議者謂私販船隻偷度難防遂致中寢不知洩水之期每年止是五六月七八等月喫緊若從壩口密布椿柵就令白塔巡司守防自可禁絕其餘各月任從築壩實爲兩利而無害也南河成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三

欲夏過齋校刊

案雍正五年總督范時繹等議奏運鹽河南岸董家溝白塔溝董家油坊潘家堰四處係洩運河入江之口岸向設土壩水柵防匪通流因年久損壞不但阻礙河流更多私販出入今於董家溝估建灣壩一座白塔河估建石涵洞一座旣便蓄洩兼可防奸乾隆八年大學士等議泰州河內舊有秦塘港白塔河百汊河三路旁趨入江因防私鹽往來築壩堵塞今應將土壩改建牐門以時啓閉竝挑通河路旣可防範私販復可多洩漲水似屬兩利之道是白塔河又爲洩水之道矣

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一年十二月置儀真河港三牖先是工部郎中郭昇言儀真縣羅泗橋舊有通江河港上至裏河幾四里許潮大之時內外水勢相等此港可置三閘乘潮先啓臨江牖船隨潮而進潮平乃啓中二牖放之如此不惟舟船便利而裏河水勢亦卽疏洩不待決口重費詔與督漕都御史會議不果至是昇復陳開牖之利工部覆奏允行此儀真外河建閘不用車盤之始卽今之閘河也

按宋之漕道略倣劉晏轉般之法儀徵縣志云宋轉

般倉在寧江門西

寧江門宋儀真縣南門也

天聖七年置發運司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三

欲寫過齋校刊

主之明邱濬奏疏云宋朝歲置漕于真楚泗三州轉運至京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臣按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粟載于真楚泗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畱滯也汴船之出必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臣竊以爲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爲便易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日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今日江湖之船各運自嶺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也如此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觀瓊山所論足見

宋人轉般之善然宋人轉般之法行之亦不能久宋史食貨志云譚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壞遂至中都糧儲不繼轉般倉不可不復轉運判官向子諍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糴于真兩浙有米可糴于揚宿毫有米可糴于泗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發運使得以斡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可寬民力蓋是時轉般之法久廢故稹等爲此言儀真有堰河郡國利病書云舊傳在宋翼城外與蓮花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三

欲寬過齋校刊

江都運河

池通今文山祠前河水闊處方輿紀要云縣東南二里舊有江口堰卽宋之真陽堰天聖二年修水閘易堰人以爲利儀真縣志真宗乾興間左監門衛大將軍陶鑑掌水利于真州始易堰爲通江木閘二是置閘于堰河也天聖間始易堰爲閘鑑至真州則在乾興宋胡宿通江木閘記云先是水漕之所經頗厭牛埭之弗便謂盤埭也江影習下河勢倨高斗絕一方壁立九仞每歲木華秋脫天根夕見七澤收潦當涸水之有初萬里連檣自上流而竝至將乘高堰之險必俟靈潮之來淺涸貽憂引挽甚苦守卒達旦而不寐嚴鼓冬夜而有聲人相



告勞官不暇給乾興中侍禁陶侯鑑寅奉辟命掌臨  
 岸局槃結必剖精幹有餘將剗革于舊方特起發于  
 新意按歷長河之曲行營長江之濬經始二閘之謀  
 關白一臺之長扼其別浦建為外閘礪美石以螭其  
 下築疆隄以禦其衝橫木周施雙柱特起深如睡驪  
 之窟狀若登龍之津引方鑑而往來隨平潮而上下  
 巨防既備盤渦內盈珠岸浸而不枯犀舟引而無滯  
 用力寔少成功益多即其北偏別為內閘儀徵縣志  
西日內閘  
 北日外閘內外二字互誤鑿河開澳制水立防瞰下澤而轉深截  
 橫流而中斷月魄所向潮勢隨大上連潮渠平若置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三五 欲寫過齋校刊

棹湍無以悍其激地不能露其險木門呀開羽楫飛  
 渡不由舊地便即中河憧憧斯來霑霑斯喜商旅息  
 滯淫之歎公私無怵迫之勞歲省之費甚多邦儲之  
 運益辦自天聖紀號三年之冬庀徒皆作越明年孟  
 夏僦工大畢材用所給取於城守之餘力役所資輟  
 於篙工之暇沈括筆談云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  
 侍郎陶始議為復閘節水以省舟船過隸之勞是時  
 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為發運副使表行之  
 始為真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二百五十萬運  
 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為四百石其後

所載淺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

石自易堰為閘之後漕運稱便者近百年徽宗時漕

淺澀委陳亨伯措置宣和三年春詔發運使趙億以

車畝水運河限三月中十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

乃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

南岸有洩水斗門入座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

身去江十丈又築軟壩引江潮入河然後倍用人工

車畝以助運水從之向子諲傳子諲言運河高江淮

數丈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

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

歸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儀真縣志宋嘉泰元年

郡守張頌以木閘歲久而腐乃易以石閘二其西通

江濤曰潮閘東曰腰閘相望百九十餘丈吏部尚書

張伯垓記云水莫大于海而江實次之源發于岷澎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三

欲寡過齋校刊



湃奔放萬里東注儀真實當其下流至是與海相為

吐吞駭波洪瀾洶湧尤甚不為之防則襄原野漂室

廬農桑之業盡廢其為害甚巨古嘗築堰以捍水怒

然遇有旱乾水溢江不能注之河河不能洩之江復

病其窒而不通乾興中陶侯鑑始去堰而置閘焉於

是江河相入舟楫無阻人皆以為利閘木為之閱歲

久日以朽腐潮漲於外頽決罔測水滯於內走洩弗

畱補罅苴漏從事一切不暇為遠慮樵李張侯頌作

丞茲郡目其敝而歎無其力齋志久之慶元六年分

符戾止顧而喜曰吾其遂所欲為乎鎮撫之暇經理



錢穀損略燕饋罷不急而吝所出郡計以饒期年政  
成發帑庾之羨而經營之謂不如石之壽乃鑿他山  
之堅悉更其舊門之廣二丈高丈有六尺復為腰牖  
相望一百九十五丈規模高廣大略如之始於嘉泰  
九月成於明年孟冬按張頴所建之閘即陶鑑建閘  
之地鑑所建之閘西曰外閘北曰內閘頴所建之閘  
西曰潮閘東曰腰閘潮閘即外閘腰閘即內閘縣志  
州圖腰閘在潮閘東北胡宿記謂北曰內閘宋真  
縣志謂東曰腰閘或言北或言東非有殊也易其名  
非易其地也宋所建僅有二閘郡國利病書云洪武  
十六年兵部尚書單安仁請因宋張頴石閘故址重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三

欲寫過齋校刊

建清江閘一廣惠腰閘一南門潮閘一儀真縣志云

清江閘廣惠橋腰閘南門裏潮閘明洪武十六年兵  
部尚書單安仁奏開河道乃于縣治正南三里城外

即宋守張頴閘基重建三閘以蓄洩水利分行漕舟

蓋宋故道也縣志清江橋即閘橋在新巷西廣惠橋

後復作東西兩翼城以衛之明則合兩翼城而重築  
焉張桀曰今臨江四閘既大行故清江廣惠二閘浸  
不復用南門裏閘余猶及見板橋其按利病書及儀  
上今實以土民居其旁並水關塞之

真縣志俱云洪武中所建三閘因宋張頴石閘故址

重建亦未言宋有三閘也宋史河渠志淳熙十四年

復損壞是宋時明會典謂宋時儀真嘗建三閘誤郡  
儀真止建二閘

國利病書儀真有五壩縣南一里曰一壩稍南曰二壩又南曰三壩迤東一里曰四壩五壩各疏支渠數十步與外閘河相表裏儀徵縣志明洪武十六年兵部尙書單安仁築土壩皆以數名各疏支渠以達通江大河凡荆湖江浙諸路官民舟及漕餉進京者悉抵壩下遇水涸閉閘則舟於壩上輓轆過之後四閘之利遂棄不復用則是洪武中旣建三閘復立五壩三閘因宋張頴石閘故址重建五壩則係另築五壩與閘河相表裏明會典謂宋時儀真嘗建三閘洪武中卽其地建爲壩者亦誤總觀明代漕運不用宋之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三

欲寫過齋校刊

轉般而行直達之法瓜州運河惟行輓木之船其糧運之船皆由儀真而又分數道入運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三年致仕兵部尙書單安仁言大江入黃泥灘口過儀真縣南壩入運自南壩至樸樹灣約三十里宜濬以通往來舟楫其湖廣江西等處運糧船可由大江黃泥灘口入運河過淮安壩以達鳳陽及迤北州縣其兩淮鹽運船可由揚子橋過縣南壩此卽揚子橋通深港之入黃泥灘出江以達京師明初都江寧其浙江等處運糧船可從下江入深港過揚子橋至運河過淮安壩以達鳳陽凡運輓木之船皆自瓜州過堰不相



混雜如是則官船無風水之虞民船無停滯之患其江都縣深港亦宜考其故道而疏濬之十四年十一月濬揚州府官河自揚子橋至黃泥灘凡九千四百三十六丈十五年十二月濬揚州儀真河九千一百二十丈太宗實錄永樂二年濬儀真縣清江壩下水港河渠志景帝景泰五年十月工部奏近聞儀真瓜州二壩每遇冬春水縮膠淺難行宜于二壩下各置閘蓄水從之此謂壩下之閘非洪武所建之三閘是時洪武所建之三閘每形淺滯漕船過儀真皆車盤過壩成化十一年郭昇別開閘河建四閘吏部左侍郎錢溥記云儀真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三九 欲寫過齋校刊

面江背淮為一都會凡南京供應江西川廣雲貴等處糧貨及並海諸番貢獻悉從江車盤入淮以達京師其各船至壩經旬需次起若凌空投若墮井財廢船壞不可勝算惟羅泗橋舊有通江河港距裏河僅四里許宜開通置閘乘潮啓閉以便往來船可免患于是給軍民夫五千濬通河面闊十二丈下闊五丈高一丈撤羅泗橋石為閘身及兩翅共長二十二丈中通濟閘長一十八丈響水閘長二十二丈各高一丈三尺裏河口閘長十二丈其閘底兩旁各用油灰麻絲脰縫牢不可壞記言四閘而實錄言三閘者不數裏河口閘也其興工

於成化十年甲午二月而訖于次年六月是月消吉  
開閘其船鱗次矢往無復盤費損壞之虞而軍民歡  
震若雷其奈市戶膠于壩利往往啗管河官與言鼓  
惑意在塞墮郭君乃復條陳置閘有五利以聞其一  
船昔至壩雖遇水平其糧貨亦雇挑堆囤過則復挑  
其費不一今乘潮罔費其二昔各壩設法日不過百  
船一遇風雨又不及半今開閘卽過豈下千數其三  
昔船過必損須辦灰蔬備艫今泛安流無慮其四往  
年遇旱甚至掘壩接潮以救糧運今開閘以濟其五  
往年裏河水溢決岸倒壩修費椿草動輒千萬今遇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漲開洩不傷田稼以此五利可利天下豈浮言洩水  
過鹽之足慮哉宜禁革以厲將來上可其奏得夏潮  
開運冬涸封閉以爲常孝宗實錄宏治元年八月丁  
巳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奏揚州儀真地方羅泗橋舊  
有通江港可開閘放船成化間巡河工部郎中郭昇  
奏濬通河面置二閘此指裏河口潮滿則開潮退則  
閉船隻經過無復盤費損傷之患時有好豪侵占緯  
路于沿河水次起蓋浮鋪爲買賣者恐斯閘一開必  
致拆改往往以河水易洩爲辭欲墮其成昇因力辨  
浮議條陳五利冀以行之久遠而司漕運者誤聽奸

詞擅行築塞致令往來船艘仍前受害近壩居民謂  
爲得計就于臨河緯路起蓋文天祥祠宇欲使後來  
不敢輕易改拆而守備指揮亦于閘上擅自蓋亭索  
取財物乞依前修濬開放及將奸豪侵占緯路所蓋  
鋪屋祠宇俱爲拆改則奸弊可革便利可興工部覆  
奏命巡撫官會同總兵官從公勘議以聞吏部尙書  
王與復閘記云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君昇復議置  
閘首東關次響水次中閘以達於羅泗橋凡爲閘四  
以通舟楫一時稱爲便利旣而達官要人旁午雜選  
啓閉無節河流遂耗而閘復廢焉宏治初元今南京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三

欲夏過齋校刊

守備司禮監太監蔣公琮舟經其地疏言于上請復  
閘制事下冬官議久未決閱歲再期始遣內宮監少  
監党君恕御用監監丞李君景屯田司郎中施君恕  
往度形勢延問耆老參酌羣言歸于定論其論曰建  
閘非私智因車壩之病民廢閘非偏見慮漕渠之洩  
水廢置兩端各有所見惟在夏秋江漲則啓閘以通  
潮冬春潦盡則閉閘以瀦水閘壩竝行而互用之庶  
無遺利此論旣定始戒党君施君集材庀工因舊中  
閘而充大之以爲新閘中閘卽通濟閘上高一丈三尺中廣  
二丈袤四丈列板二重兩翼各長八丈有奇下瑩石

基數級高五尺有五寸先是響水閘去首閘纔百步許水勢衝激舟行多敗今撤去之而東關羅泗則仍其舊始事于辛亥十月六日宏治四年訖工于十一月八日未幾而通濟閘又廢宏治十八年重修兵部侍郎邑人黃瓚復建通濟閘記曰肇事于宏治乙丑春正月朔未四閱月訖工閘高一丈五尺南北隄燕尾共長三十一丈蟄石五百八十三丈五尺襯石千七百四十九丈雖閘地仍舊而規制加壯未幾而閘又不用正德十三年重修翰林院編修邑人景暘修閘記事碑曰儀真之爲壩者五爲閘者四竝設兼用事在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三  
欲夏過齋校刊

縣志自宏治以來泄其事者慮權勢由閘之便擅啓難禁以洩水利于是令舟咸由壩必事轉般富者利居停之貲貧者利負擔之直苟一變易毀言日至而閘愈不用久之人昧其故而閘之設殆近于虛矣比年以來漕運遲滯督促之使方爾旁午江河水溢橫潰四出正德戊寅春工部主事楊君汝璉分司于真始至循行閘壩召邑父老詢廢置之故審利害之宜而復參之同事者曰吾有以處之矣乃亟修諸閘之崩損及器什之朽敗者各立亭其側以便休息然役夫啓上閉下俟水緩而進舟舟人不廢牽挽坦然中

流無異平水當夏秋景長日可千艘而漕運無阻矣  
又慮內河洩耗乃候潮至洞啓諸閘以受灌注既平  
而閉之計其所受足償所洩又舟咸由閘往來搬運  
之費有司供億之需十省八九而人咸稱便矣此四  
閘興廢之始末也是時又復四閘之外又有攔潮閘  
郡國利病書云治十四年二月建攔潮閘總督都御  
史張敷華題爲添設攔潮閘座便益糧運事據南京  
工部主事鄒韶呈稱初見儀真設有羅泗橋等閘三  
座是時響水閘已廢故云三閘舊例夏秋江漲則啓閘以納潮冬  
月潮盡則閉閘以瀦水固爲便益但方春糧運上京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三 欲寫過齋校刊

閉閘過壩則利歸塌房竄軍受疲冬糧船回還過壩  
船多損折况水涸冰凍淺阻河道經月不得盡絕是  
閘便于夏秋不便于春冬然以春冬不可開閘者以  
上河爲有限之水而下江無抵壩之潮考訪圖志儀  
真東北二十里漢建安中鑿有陳公塘築隄造礎蓄  
聚山水灌濟運河近年以來礎座廢弛多被軍民占  
爲田產以致水道不通賴有高郵寶應邵伯湖水支  
分接續遞年冬月回空糧船到來必須大江口關王  
廟前打築土壩開溝放水方得車絞船隻過畢未免  
拆卸一年一次勞民傷財不能經久常便爲今之計

合將關王廟前土壩基址置造石閘一座上接三壩  
四壩五壩至羅泗橋閘口下通黃泥港口竝直河口  
俱通揚子大江每年春月潮信速來速去時候如赴  
京重載糧米到來乘潮放進將此閘下板關閉水滿  
則開羅泗橋等閘打放省免塌房挑擔腳力之費若  
冬月回空船到來正直潮涸之時將關王廟前一閘  
下板堰閉後開羅泗橋等閘放下待潮來相接方開  
關王廟前閘放出大江縱使春冬水涸閘不可開若  
得關王廟前一閘關閉則潮水積聚赴京抵挑盤免  
被閣淺回空之日亦得藉水絞車過壩不致虛費土

揚州水道記

卷二

十四

欲算過齋校刊

壩椿木一閘之添四時之便其造閘石椿之類挑濬  
河港項下見存餘剩雇工銀兩取給于斯亦甚爲便  
據揚州府同知葉元等會勘官民甚便糧運有益應  
合准令添設且濬河餘銀積有二千餘兩盡設資造  
不費官庫財物量題附近人夫擇日起工如法砌造

自江至此閘計長二百丈  
區日江北第一閘

大學士楊一清記云宏治辛

酉春二月二十四日儀真新建攔潮閘成便漕事也  
距經始之期纔四閱月耳監察御史馮君允中謂閘  
啓閉宜有定規乃會巡河郎中劉君浩議當河溢潮  
漲則四閘晝夜啓勿閉

宏治四年施恕廢響水閘此  
之四閘謂新建之攔潮閘與





裏河通濟羅泗為四也縣志正德十三年復建響水開儀真乃有五閘後人或不數裏河口開而以響水通濟羅泗

攔潮為四閘如江勢平河水未溢則以潮之長落為

啓閉放舟瀦水兩無所失至冬寒水枯落則閉閘勿

啓檄有司遵行之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畱行揚旂伐

鼓通數百艘于飲食談笑之頃視車壩之勞固有不

待較者比秋霖潦浹湖水大漲得以時洩不橫決

為隄堰害亦惟是閘賴焉先是成化十一年郭昇所

建之四閘其一曰裏河口閘一名東關閘去響水閘

百步許二十三年工部主事夏英更東關浮橋為東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三 欲寫過齋校刊

關閘儀真縣志云郭昇所建四閘其首閘曰東關閘

自夏英更東關浮橋為閘因有兩東關閘郡國利病

書以夏英所建之東關閘即裏河口閘非也利病書

又云東關閘坐落城以東響水以西北振漕河之上

流南通五壩之江脈凡舟之自河而下由江而上者

悉于是乎統會之舊名蓮花池茲其地也浮橋一座

以時啓閉翰林院檢討莊昶記云儀真東關閘工部

主事夏公育才所建也公以上命來督儀真京師襟

喉之地轉輸漕運之所必由朝覲商賈之所必涉有

京師不能無儀真也然儀真五壩又非取給於東關

不可五壩盈則蓄東關以待其涸五壩涸則洩東關



以濟其急有五壩又不能無東關也是五壩者用於儀真東關者用於五壩也又有新河灣萬曆五年知縣况于梧于上江口迤西地名鄧家窩相去地計長二百七十丈開挑成河于梧以冬春之時糧船由四閘者守牐待潮船無灣泊之處上下江雖有二口進閘然以咫尺之地數尺之水舟可以泳行不可以停泊是閘外之艘十一而江上之艘十九風濤時作卒難退避今議開新河則大江水自鄧家窩入冷家灣達新濟橋踏鑰匙河會上江口奶奶廟抵九龍廟河而下江口水亦流入交會于閘口迢遞十餘里可容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三

欲算過齋校刊

二千餘艘魚貫進泊漸次入閘庶幾避險道就安流而風濤不足虞矣河成名曰屯船塢郡國利病書以此策為萬年之利然自挑新河之後銅山源諸水悉從此出與縣不相顧邑人謂戶口人文之日就衰實由于此且屯住路遠漕舟不便入河仍泊江口年久廢棄依舊淤塞蔣廷章有東西兩界水說雍正府志云况于梧開新河後銅山源諸水悉從此出順治庚子知縣童欽承于冷家灣築隄遏水東注後隄復衝決康熙七年知縣胡崇倫挑浚下流自龍門橋至麻石橋一帶淤河成渠而上流之隄亦增高東西兩界水還故道又有新壩河在縣東十里新城縣志云明景泰五年工部主事鄭靈開尋湮崇禎七年江口沙漲總河劉榮嗣總漕楊

一鶴議開通江漕河以避江沙始議自王家溝至蕭公廟止計地二十餘里部以費重難之改議挑濬此河建開通江水勢湍迅舟輒壞今仍塞 國朝初轉漕瓜洲知縣馬章玉重濬開河內河通行無滯焉張鵬翮河防志康熙二十八年總河王新命疏稱儀真縣四關蒙

皇上聖明洞照加意運道民生行令修理查新河口之北新洲係江心長成之沙今欲挑挖成河從來未經試驗之事可否挑成難以預必卽挑成後果否不致淤長尤難逆料且糧船皆由一關行走謂瓜洲關未見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三

欲寫過齋校刊

阻滯所有一切重運似應仍照歷年由瓜洲關入運河其儀真開洲挑河竝修理四關俱應暫停工部議以各省漕船盡由瓜洲一關行走勢必頂阻以致遲誤亦未可定應請 勅下總河總漕兩江總督會勘定議具奏旋據兩江總督會同河漕總督疏稱儀真關外江口北新洲一帶俱係乾涸而北新洲之外又有沙漫洲過水不過二捺餘橫亘二三百丈難以築壩若自沙漫洲尾從北新洲腹內向東北斜開引河以通四關不能保無坍淤似應仍挑北新洲舊河身直逼四關一切糧船令循北新洲尾轉入新河口可



以通行 報可 一十年縣令馬章玉挑濬深廣潘祈  
慶修濬通江開河內河記云萬厯中新洲漸起自青  
山迄舊江口沙漫洲日以侵長漕艘又爲所邊外江  
旣不可漕內開亦不易入遂轉漕瓜洲多數十里風  
濤之患而鹽艘之屯于沙漫洲者冬月澱涸堪虞邑  
侯馬公惄然憂之于是陳白上官奏請疏濬 可其  
奏發帑金以鳩工公日夜勤瘁躬自督理由江口開  
濬以至四關悉爲更建遴良材礱美石築之蟄之旣  
堅旣好凡嚮之潰岸溢河無不整除就理不踰年而  
工告竣公圖之猶未已蓋由響水關入內河河身素  
高漕艘艱進鹽艘亦滯歲例有撈淺之役而歲撈歲  
梗卒以疲民爰首倡募捐不用單里民夫親課畚鍤  
厚給工糈踴躍從事子來恐後時日未淹內河復浚  
南河成案乾隆元年八月奉

上諭朕聞揚州府儀徵縣江口至江都甘泉二縣所  
轄三汊河一道共計六十餘里爲通江達淮要津嚮  
例三年大挑一次撈濬一次共需銀一萬六百兩皆  
商三民七分派捐輸經管里正不無苛索滋擾而承  
修各官復層層侵扣以致撈淺挑濬有名無實無益  
于工程有累于百姓嗣後著將商民派捐之項永行

停止亦不必拘定三年之限如遇應濬之年著鹽政  
委員確估實力挑濬所需工費卽于鹽運司庫一半  
充公項下動支毋得虛冒侵肥草率塞責九年總河  
白鍾山奏響水攔潮二閘于雍正十三年修理至通  
濟羅泗二閘自康熙五十五年修補之後迄今已屆  
三十年潮汐往來衝刷日久兩閘金門閘牆多有倒  
卸閘底石塊衝跌阬塘鬪石等椿朽壞應作速修整  
以資啓閉三十一年總河李宏疏稱儀徵縣通濟羅  
泗二閘因二十九年江水異漲衝擊現今兩閘金門  
倒卸又攔潮等三閘橋梁朽壞急應築壩拆修共估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五

欲寡過齋校刊

需料物夫工銀九千六百六十二兩零下部議行嘉  
慶四年河督康基田奏查響水攔潮兩閘均尙完整  
惟通濟羅泗二閘自乾隆三十一年拆修後歷年旣  
久又兼來源激湍潮汐衝擊實屬難資啓閉估計連  
上下築壩共需工料銀八千三百九十餘兩嘉慶十  
一年河督徐端奏儀徵境內有五里閘河一道中設  
響水通濟羅泗攔潮四閘該河自乾隆三十一年興  
挑以來閱今三十餘載日漸淤墊水不暢行其響水  
閘亦係乾隆四十三年修理後日久損壞勘估應需  
河工土方銀一萬九百六十四兩零需閘工銀三千

五百三十二兩六錢循例在于運庫減半餘平項下  
給發江防廳冊三岔河至儀徵江口昔爲大江上游  
重空漕船要津乾隆四十年後河漸淺澀漕船皆由  
瓜洲進口此河惟爲淮南鹽船經由之道矣按明代  
重運皆由儀徵中葉以後始由瓜洲 國朝乾隆以  
後糧運船由瓜洲惟鹽船由儀真然近年儀徵運河  
淤淺已甚夏時猶不可以行舟鹽船亦閒由瓜洲行  
走雖從事挑濬亦復無濟是不可不詳細履勘矣

明會典瓜州江口舊建土壩江北糧船回空撤壩以出  
而江南重船反令盤壩搬剝艱難風濤守候隆慶六年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旱 欲寡過齋校刊

題准自時家洲以達花園港開渠六里有奇建瓜洲通  
江關二座自此漕艘始免車盤之苦此揚州瓜洲廢壩  
爲關之始

按宋史曾孝蘊傳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糴事建言  
揚之瓜洲等處易堰爲牖以便漕運商賈旣成公私  
便之是宋時瓜洲運河已易堰爲關後以關啓閉不  
時水易走洩復改爲壩宋史河渠志宣和二年向子  
諲請于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紹興四年詔  
揚州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燬務令不通敵舟子諲  
所築之壩想亦開決故漕河旋即淤淺五年詔淮南

宜撫募人開濬瓜洲至淮口運河淺澀處而瓜洲復立開河渠志孝宗淳熙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洲真州兩閘淤積今河水走洩緣瓜洲上中二牖久不修治獨潮閘一座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修整然迫近江湖水勢衝激易致損壞請令有司葺治以防走洩從之是宋時瓜洲有三閘矣明初於瓜洲立十壩郡國利病書云瓜洲十壩俱在本鎮漕河高江水數尺各壩爲河限使不入于江漕河至此分爲三支如瓜字形中一支阻隄隔江東一支通江名曰東港西一支通江名曰西港內中一支入

東西二港築壩隨南北爲壩東西二港以通江湖之來往各壩以限漕河之水揚州府志由中一支入東港有二支第一支築壩二北曰八壩南曰九壩第二支築壩一曰十壩由中一支入西港有四支第一支築壩三北曰七壩中曰六壩南曰五壩第二支築壩二北曰四壩南曰三壩第三支築壩二北曰二壩南曰一壩第四支築壩一曰鹽壩成化六年工部主事吳英移置十壩於壩東一里許外曰鹽壩明初掣鹽於此後徙儀真遂廢英宗實錄正統八年三月濬瓜洲壩東港洪武間瓜洲壩有東西港永樂間廢東港

爲廠以貯材木正統初議濬未就至是武興請修復從之景帝實錄景泰五年工部奏開儀真瓜洲二壩每遇冬春水縮膠淺難行宜于二壩下各置閘蓄水從之孝宗實錄宏治十年總漕都御史李蕙請于瓜洲新壩至倉壩一壩至四壩港口儀真鑰匙河及歇馬亭各建一閘以便糧運工部覆奏謂三壩邊臨大江潮長則壩低水高固易于車放潮落則壩高水低殊不爲便莫若于江口總港內各建一閘潮平之時下板蓄水令與壩平從之按此皆於壩外置閘非廢壩爲閘也南河全考嘉靖六年漕運都御史高友璣

揚州水道記

卷二

聖

欲寬過齋校刊

于瓜州西江嘴置瓜洲閘時監工者不慎工人受賂築不如法居人倡洩水之說閘竟不用世宗實錄嘉靖十九年運糧千戶李顯請令瓜洲陳家灣增一閘若瓜洲壩衝決則下陳家灣閘穆宗實錄隆慶五年給事中張博請改瓜洲土壩爲閘以便漕舟工部覆言茲議勘行已久而有司莫爲奏報必徇私牟利之徒倡言阻撓當事者憚于改作故議久不決宜督河道漕運諸臣刻期會勘以聞南河全考隆慶六年侍郎萬恭更請建瓜洲閘自時家洲以達于花園港開渠長六里有奇其年冬牘成一名廣惠一名通惠州



府志廣惠閘一名頭閘通惠閘一名四閘俱在瓜洲鎮而神宗實錄云萬曆元

年正月河道侍郎萬恭奏創建瓜洲二閘工竣蓋閘成于隆慶六年冬而奏報於萬曆元年春也郡國利病書載恭建閘疏云題爲瓜閘告成速濟新運事據南河工部郎中吳自新管漕參政潘允瑞揚州府知府賈應元會勘得瓜洲花園港豬市二處皆可通江但豬市臨江最近河水走洩中無盤旋之勢不無可慮花園港至時家洲相去六里河身宛轉水不直下再將河道開闢以便停泊相應於此創建二座具呈詳允隨督率揚州府知府賈應元同知陳可大等各

揚州水道記

卷二

聖

欲寡過齋校刊

督役催工採石運料濬開河渠分投任事羣力畢集于隆慶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興工至本年十二月十二日二閘河渠俱告完合行呈報臣惟國家漕運四百萬石而過瓜洲壩者獨二百萬石百七十年挑掣車盤軍民勞苦船泊江岸累患風濤湖水瀾漫隄岸衝決科道諸臣屢經條議建閘竟成道謀仰荷先皇聖謨獨斷先皇指穆宗成二百年未成之功廟堂主持決五十年未決之論一時在工諸臣或議於始或成於終惟早運以爲期乘冬融以敏事不百日而二閘之功屹屹踰六里而新河之水滔滔吳浙方舟之粟直

達于灣高寶巨浸之流建瓴而下是時瓜儀二閘既已藉資于湖水

免挑盤雇剝之苦又無風波險流之虞新河所占雖

失之民田運頭償還又得之鋪店糧運方竣商船由

之是時商船與糧船不能並行也遠近喧騰上下感激再照儀真之

閘抽分船稅河道大工全賴于此今建瓜閘辦料雇

夫費及萬金悉取諸宮中而用之全不累民工得速

就今瓜閘既成相應比照儀真事例使昔之由壩者

許之由閘一體抽分則儀真無走船走稅之虞瓜洲

得修河修閘之利在商船就安而去險歡呼樂從在

編氓取盈以濟虛分毫無累其瓜閘船稅就令儀真

揚州水道記 卷二 欲寡過齋校刊

主事帶管該閘應設閘官閘夫即以本鎮原有閘壩

官夫改用不必另行銓選編簽此尤全利而至便者

也疏入下工部覆上如所請治水筌蹄萬恭作云瓜儀

濱江閘外春運江湖未盛潮上則通潮落則滯司河

者為濬渠焉愈深愈滯蓋潮帶漕水同落故也余止

濬渠獨令閘外與江相接之所置壩蓋以畱舊潮而

接新潮故也萬曆元年八月築閉瓜洲閘罷過閘船

稅議者以閘開水數為洩每歲運船及白糧船過時

度可三月而盡于是僅開三週月運船過訖即塞之

遂罷開閘船稅明會典萬曆四年于瓜洲開港塢以

泊運船神宗實錄巡按御史陳世寶條陳開瓜洲河  
港塢屯船塢挑浚深闊使船之先入者屯聚于內又  
于鹽壩之東開一曲港與新開外港相合使船之後  
至者續泊于內以免金山挂江之險部覆允行江防  
廳冊康熙五十五年三月總河趙世顯奏瓜洲自四  
閘起至江口止計長二百九十七丈總名花園港地  
方坍塌一百二丈以致屯船無所應于四閘之旁運  
河北岸開挑月河一道以爲屯船之地經部議行揚  
州府志瓜洲閘河在城南四十里由瓜洲通惠廣惠  
二閘至江口康熙五十四年因江流北徙將廣惠閘

揚州水道記

卷二

聖

欲寫過齋校刊

江都運河

堵閉另浚繞城河通漕後因花園港坍卸繞城河運  
口難以行漕雍正六年閉繞城河仍開閘河船由閘  
河行走乾隆十一年將廣惠閘堵閉仍開由閘上之  
青蓮庵舊越河行走原設閘官一員二十一年移駐  
丹徒專管橫越二閘裁存閘夫十二名交瓜洲巡檢  
董率府志又云瓜洲月河在廣惠閘之上雍正八年  
因閘河水無關蓄自青蓮港起至尤家碾止開月河  
一道長三百六十七丈九年又於瓜洲西南正人洲  
另開引河一道長六百四十一丈五公灘開支河長  
三百六丈夾口內築貼心壩一道長一百五十五丈五

尺又南北兩頭接築攔水土壩續行水金鑑云瓜洲舊有廣惠通惠二閘今府志止敘有堵閉廣惠閘其通惠閘或坍或拆未載查該閘坐落花園港江風山月亭之側康熙五十四年江流北徙坍塌入江明史河渠志萬曆二十五年四月江都運河南門二里橋一帶水勢直瀉爲鹽漕梗巡鹽御史楊光訓請檄揚州知府郭光復開自二里橋河口起入西折而東從姚家溝以入舊河名寶帶新河此卽揚州城南運河之新河灣也

按郡國利病書云新河在城南二里萬曆二十五年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吳 欲寫過齋校刊

巡鹽御史楊公光訓題請發貲七千緡檄揚州知府郭光復開浚自南門二里橋入西向折而南又折而東周迴共六七里從姚家溝入舊官河與明史河渠志合利病書所云郭光復所開之新河卽河渠志所云郭光復所開之寶帶新河也揚州府志寶帶河在南門外文峯寺北萬曆二十年知府郭光復浚三十年知府朱錦續成以挽河之直流也又云新河在城南二里明萬曆二十五年知府郭光復開浚自南門二里橋入西向折而南又折而東周迴共六七里從姚家溝入舊官河則分寶帶河與新河爲二矣與

河渠志不合

又按世宗實錄嘉靖十九年九月運糧千戶李顯疏築運河三事其二謂北自淮安南至瓜儀水勢上下相去丈許惟賴瓜儀二壩關防先年壩決水衝河道淤淺宜令瓜洲陳家灣儀真新城地方竝揚子橋揚州東關各增一閘若瓜洲壩衝決則下陳家灣閘儀真壩衝決則下新城閘閉水不及則下揚子橋閘再不及則下東關閘以留水利上命工部議行郡國利病書隆慶六年萬恭奏三汊河水勢大趨瓜洲未免奪儀真河流以致淺阻又經牌委賈應元于三汊河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七

欲寫過齋校刊

創建吊橋一座東流水勢務令平分利病書又云江都南有十一淺曰新廟淺浪蕩湖淺頭溝淺宋家淺柳青湖淺東西灣淺花家園淺李家莊淺姚家潭淺吉祥莊淺江家莊淺每淺各置老人淺長各一名夫役四十名歲椿木四百株草四萬餘束凡有挑浚專責前項淺老人役爲之萬曆二十三年奉工部裁革共用淺夫二百一十四名淺夫之設昔以挑浚今以修隄蓋時勢變遷水有浩縮也然自淺夫旣裁之後止務高隄不務浚河故運河時有淤淺南河全考萬曆四十五年十月江都三汊河淤三百二十三丈耶

中徐待聘嚴督挑濬萬恭治水筌蹄云百餘年來不為濬淺之易而為高隄之難其亦未之思夫

南河全考萬曆二十八年正月總督河漕尙書劉東星檄郎中顧雲鳳署道事揚州府知府楊洵督夫開挑邵伯越河長一十八里闊一十餘丈建南北金門石關二座又建減水石關一座迄今官民船隻永避湖險此邵伯有月河運船不復由湖之始

按郡國利病書云宣宗宣德四年八月御史陳祚言揚州府邵伯開壩舊設官一員民夫二百三十人置盤車挽過舟船今高郵湖隄及儀真瓜洲壩岸高固

揚州水道記

卷二

吳

欲寫過齋校刊

江水積滿舟經邵伯皆自平流開壩官夫盡為虛設而白塔河上通邵伯下注大江凡直隸蘇松常州及浙江諸郡公私舟楫以孟河至瓜洲江濤險惡多從白塔河往來然河既淺狹且有不平之處若遇少水未免艱阻如以開壩官及夫移于白塔河稍加疏浚又置閘積水以通浙江蘇松之舟實為利便上命行在工部勘實果利便則從之英宗實錄正統二年正月省揚州府邵伯鎮開壩官吏竝江都縣守塘夫先是揚州府奏邵伯鎮二閘一壩各設官吏人夫以防高郵湖水泛溢今湖水既平乞裁其半又江都儀真



二縣舊有雷公上下勾城陳公四塘舊設夫三百三十五人守之今運河轉輸不絕塘水宜洩入河夫可盡罷事下巡撫高宏核實宏奏塘水無源若盡洩之則涸矣按東晉於邵伯置埭歷唐及宋皆沿其制以水不平流故也明初猶盤壩過船迨平江伯引淮通漕自是淮水入湖邵伯水皆平流故司事者謂閘壩無所用此運河之大變革也淮既入湖而湖遂險郡國利病書云邵伯湖故無越河其險如高寶湖隄萬厯初督河科臣請之業有旨允行而分導工大此舉未遑二十八年總河漕尙書劉公東星申前畫明年

揚州水道記

卷二

吳

欲算過齋校刊

邵伯越河亦成自唐宋通運以來沿河策凡屢變然蓄水惟恐不足至國初猶未甚遠故于瓜儀則復攔潮通江諸閘于通泰泰興海門則修江海諸堰于高寶則倣平津之法而興化爲秣稻區乃百餘年獨苦水害環三百里巨浸以漫衍于腹心其受無涯其歸無所遏上流而無所涸瀦導下流而無所輸寫若病蠱然失今不治勢將日深昔害一而利什今利什而害百不可同年語矣顧氏在明季時已爲此論則是邵伯一帶水勢已常患衝決矣張鵬翮河防志康熙三十八年十月總河于成龍奏邵伯更樓決口一工

其隄舊有涵洞隄內原有河形在平日隄工完整每歲水發之時西岸一片汪洋東岸甚屬危險是以今歲水漲卽致漫決卽堵築完固亦難堅守今臣等親詣酌量不若就此決口之下將舊引河疏挑寬深至于河東築做土隄束水南下以固東西兩岸上可其奏成龍復奏督同道廳親勘決口迤東被水衝久河底太深難以越過卽使水內築隄工程亦難驟起今議將決口西岸繞挑越河築隄並打攔河壩使由月河改行而現在之決口日後自必挂口另議堵築不特省費亦可以濟運道之急部臣議覆報可

揚州水道記

卷二

辛

欲寡過齋校刊

康熙四十一年揚州府志邵伯月河在府城北四十里萬曆二十八年于運河東築月隄引水行舟以避湖險此卽劉東星所築之月河也在邵伯鎮北志

又云新月河在邵伯鎮南舊有南壩更樓居民稠密商賈輻輳之所康熙三十八年洪水衝決更樓官隄民屋倏成巨浸事聞

命都御史壽鼐侍郎于成龍堵塞決隄復開月河一道自倉巷口西向折而南至大王廟止築南北二壩鎮以鐵牛此卽于成龍所開之月河也河渠紀聞乾隆七年河督高斌面奉







聖訓將邵伯以下入江之路酌增請于金灣滾壩下東西灣地方建滾水壩二壩下深挑引河復增挑仙女廟金灣對過之越河揚河廳開金灣對過越河長一千丈乾隆八年開挑寬深河越金灣開壩東西灣滾壩至八搭鋪入運河以避開壩行船被掣之虞南河成案道光十一年四月總督陶澍等奏前已將瓦窰鋪東灣西灣金灣鳳凰等橋壩啓放洩水尙暢惟溜勢橫趨下游糧船到此行走倍難五月陶澍等奏揚糧廳之舊鹽河內普賢墩至觀音庵應俟水落後改挑河一道卽以所挑之土另築西隄以避瓦窰鋪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二

至 欲寡過齋校刊

至六關七處吸溜之險十一月河督張井奏臣數年來力主大關歸江之說如開瓦窰鋪新河及去年冬展挑東西灣鳳凰橋各路原思多一分歸江之路卽少一分爲害之水無如行漕減漲時涉兩歧途有顧彼失此之患其尤可畏者如本年三月內正當重運盛行忽值洪湖水勢長至一丈九尺五寸不得不啓山盱壩河不得不先放歸江各路然僅開放數處已覺軍船挽運維艱因商爲籤椿搭橋設關加緯之法截流橫渡辦理旣爲棘手所費亦復不貲臣於彼時卽與道將廳營悉心熟商擬于揚糧廳邵伯鎮迤下

運河西岸外自普賢墩起至觀音庵止估挑月河一道以備空重船隻避險趨行曾于五月內附奏並聲明應候水消分別確估在案茲于回空事畢臣復親至其地察看情形極爲便順惟須于新估越河之西再築緯隄一道並將舊西岸緯隄一律加幫寬厚卽以挑河之土築做亦屬一舉兩得此道越河如得卽早辦成則遇水小之年各壩不放重空兩運往還仍令照舊行走倘遇三溝開誌椿長至九尺以外不論何時卽將歸江之金灣以下各處橋壩相度機宜次第啓放以期暢達歸江其時軍船入境卽由新挑越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五

欲寫過齋校刊

江都運河

河行走西隄儘可行緯既不致吸溜損船兼免繞湖行走其便一也下有掣消之路而上無積漲之虞不特高寶等處湖身可以早爲騰讓卽山盱河壩亦從此應放卽放不必守候重運全完其便二也歸江之路旣已早放運河水勢不致漲滿則歸海之高郵四壩及揚糧之昭關壩亦卽得守且守以保下河田禾而上河亦有豐收之望其便三也嚮放歸江各壩水深溜激每貽行旅之憂今不論何項船隻均可改由越河繞道其便四也臣于勘定後卽委明幹之員並往查估約需銀四萬兩

按此疏雖有四便之說十二其實專虞軍船掣溜耳

年三月張井奏臣于上年冬底請將該廳西岸普賢墩一帶估挑月河一道竝築緯隄以利濟川當卽確切查估封釘信椿派員趨辦責成道廳梭織查催以杜偷底墊厓之弊茲據各該員稟報完工臣于查料事畢卽自清江浦起程前往逐段躬親查量長寬悉照原估高深每分俱比原估加挑一尺及八九寸不等界壩腮土亦俱啓除淨盡其挑河所出之土方卽于越河之西估築緯隄一道竝將西岸舊緯隄酌量加幫一律全完錐試堅實尙無草率偷減當卽啓放過水水深七八尺不等形勢極爲暢順現在重運軍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三

欲寫過齋校刊

船卽由越河行走繞避各壩橋口門吸溜之險按萬厯間劉東星所開之月河專避湖險康熙間所挑之月河以東岸決口繞挑月河至乾隆道光所開之月河專避軍船被掣之虞與昔之情形又異矣方劉東星之未開月河也知縣張寧議曰昔年論漕河之險者先高寶次邵伯而今之水大者莫如邵伯最難守者亦莫如邵伯蓋高寶昔固稱險障之則有西隄而內河成則湖分于外人由夾河中行不知有湖矣今邵伯一帶隄與水鄰絕無外障以故水乘風勢其隄隄若蹴埵耳況估舟值迅風疾雨多蕩貫淪身月且

屢見是不可不急為處分也今之議者有二一曰障

之使北自露筋南抵馬家渡舊隄以東另築一隄

此以

舊東隄為西隄

又自馬家渡而南至八搭鋪舊隄以

另築一東隄也

此仍以舊隄為東

西另築一隄

成一夾河竝如高寶之制費不過六七萬金而湖隄

可保無事一曰疏之便今議疏漕者皆言自高廟由

揚州至瓜渚皆開闊數十丈

今高廟至瓜洲河道皆狹窄

此淮水

入江之正路然高廟瓦窰鋪民舍多逼官河其屋居

卑朽卽拆毀不足惜第揚城東關折而南闐闐聯屬

且轉運之鹽場在焉一經遷易不無廢業之歎不若

揚州水道記

卷二

書

欲真過齋校刊

一意開金灣卽三四十丈不為闊也蓋三十餘里入

江此勢之最捷而洩水最易者也舍此二議而欲圖

便易之說止有每歲帶修石工一百丈名為帶修而

漕河西岸有露草處所擇有心計者委之多栽蘆葦

野樹則可以障風破浪而泥渣漸次淤墊東隄亦恃

以無恐矣是時邵伯南北皆由湖運明史河渠志邵

伯湖長十八里劉東星所築之月河亦長十八里于

是邵伯以北不復由湖至乾隆八年所築之月河越

金灣關東西灣滾壩至八搭鋪入運于是邵伯以南

不復由湖始符張氏之前議矣

萬曆二十二年金灣建開河亦卒符張

氏之議夫運河自築重隄之後糧船皆由內河行走不復由湖誠計之便者也然有時不得已而由湖嘉慶十一年甘泉汎荷花塘漫溢總督鐵保奏揚州二三年幫重運經臨因口門吸溜上水過急由湖內沿河行走計程十餘里水深六七尺不等業俱平安過竣道光十一年高郵汎馬棚灣決口總督陶澍奏回空船隻指日南來不容稍事停待自以循舊繞湖爲正辦湖中水勢尙深足資浮送且繞湖路程僅止十二里先經派委革職畱工之通判陶斌玉孫厚坤守備王拱壽等會同漕臣委員守備牛斗南令其專辦回空

揚州水道記

卷二

三

欲身過齋校刊

繞湖事宜設法籤椿排船節節維繫雖有風暴亦可無虞所有由運入湖之大營房對過及由湖入運之邵家港等處刷隄抽溝早經分投發辦計空運未到之先均可完竣無誤是皆因決口未堵不得不繞湖行走矣



揚州水道記卷三

儀徵劉文淇

高郵運河

水經注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良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此邗溝運道由高郵樊良湖之始

按水經淮水篇淮水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道元注云淮水右岸卽淮陰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向九江將東奔袁譚路出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一 欲寫過齋校刊

斯浦因以爲名焉又東逕淮陰縣故城北北臨淮水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爲侯國王莽之嘉信也昔韓信去下鄉而釣于此處也城東有兩冢西者卽漂母冢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卽信母冢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縣爲一都之會故曰江都也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耳歲三祭與五岳同舊江水道也各本脫江字今據戴本訂正下同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

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

渠水也各本作築水誤西北至末口入淮各本西誤作而又脫入字自永

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埭引江入埭六十里

自廣陵城楚漢之間為東陽郡高祖六年為荆國十

一年為吳城即吳王濞所築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

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廣陵王莽改郡曰江平縣曰定

安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

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

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

耶乃至山陽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二 欲寫過齋校刊

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徑渡渡十二里各本作度又方脫下渡字

達北口直至夾耶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

南口各本南下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

者不復由湖各本復作敢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

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戴本作陳敏誤更鑿馬瀨百里

渡湖者也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

陽縣之故城也應劭曰在射水之陽漢高祖六年封

楚左令尹項纏為侯國也王莽更之曰監淮亭世祖

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為山陽公治此十七年為王國

城本北中郎將庾希所鎮中瀆水又東謂之山陽浦

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以上水經及酈注原文如此中多誤字義復踳駁後人既不詳水經之時代又不審酈注之訛脫或引前略後或襲謬踵訛今先引原文于上而分段釋之從其可信者辨其不可信者庶古水道不至終晦耳其云淮水右岸卽淮陰也至東一陵卽信母冢也一段此因釋經淮陰縣遂敘袁術韓信兩事皆淮陰故實也云縣有中瀆水者縣指淮陰縣云首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縣者中瀆水雖出廣陵郡而北注淮陰故謂淮陰縣有中瀆水首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也云縣城臨江至舊江水道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三

欲寡過齋校刊

也此謂漢之江都縣縣城臨江

漢江都城去唐時江都縣四十六里說已

見江都運河

吳于邗城掘深溝引江達淮至晉永和中江

都水斷于歐陽引江入埭則非舊道矣故於此云舊江水道也云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一段釋經中瀆水卽地理志所謂渠水爲吳夫差所溝通者先是江水不能達淮夫差于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溝

漢廣陵城在唐江都縣北四里在今雷塘之北說見江都運河自

江東北通射陽湖卽地理志所謂渠水也知中瀆卽



渠水者地理志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中瀆水亦首受江于廣陵之江都縣東北通射陽湖故知中瀆水即渠水也但地理志云渠水至射陽入湖水經注云中瀆水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杜預亦謂邗溝水至末口入淮其左傳注云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末口即北神堰在今山陽縣北五里胡氏渭禹貢錐指遂謂班固言渠水入湖而不言入淮頗有分判撰水經者乃云淮水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道元遂以為此水直至山陽口入淮而其說牢不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四 欲算過齋校刊

可破矣竊疑高郵寶應地勢最卑若釜底然胡氏引潘季馴

兩河議曰高家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以是為高寶地勢最卑之證不知漢唐以前南高北下胡氏據明季地勢證漢以前水道誤矣邗溝首受江水東北流

至射陽湖而止杜預云自射陽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不過言江達淮之糧道耳路可通淮而水不入淮也水經殆不如地志之確胡氏泥于漢志言渠水入湖而不入淮遂謂邗溝水至射陽湖而止創為路可通淮水不入淮之說不知左傳明言溝通江淮既言溝通則江淮之水通矣安得謂邗溝之水不入淮乎水既入淮漢志僅言至射陽入湖而不言入淮者如沔

水入泗泗水入淮地理志僅言術水至下邳入泗術即

沐見顏師古注不言入淮不得云泗不入淮也辰水入沅沅

水入湘地理志僅言辰水入沅不言沅水入湘不得

謂沅不入湘也而又何嫌于渠水不言入淮耶云自

永和申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埭引江入埭六十

里至廣陵城者江都水未斷之先縣城臨江迨江都

水斷去江絕遠故改道由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乃

至廣陵城永和者晉穆帝年號也漢順帝亦號永和

必知此為晉永和者宋竟陵王誕舉兵于廣陵沈慶

之討之慶之至歐陽誕遣客說慶之梁侯景之亂南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五

欲寡過齋校刊

郡王正表於歐陽立柵欲襲廣陵陳太建五年北伐

徐敬成自歐陽引埭上沂江由廣陵自樊良湖下淮

三事與晉永和近前此至廣陵無由歐陽者故知酈

注所言為晉永和也云楚漢之間為東陽郡至縣曰

定安一段此因言廣陵城遂敘廣陵沿革也云城東

水上有梁謂之洛橋者水即中瀆水洛橋在廣陵東

門外說見江都運河謂中瀆水既從邗城引入遂從廣陵城

東門洛橋下出也云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

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良

湖者此仍言吳邗溝之舊道也揚州府志甘泉淥洋

湖在今府城東北六十五里西南接艾陵湖東北半

屬高郵州界淶洋即陸陽唐張薦答權載之書云寶應中相國丈被褐營道寓居陸陽謂權

載之寓居陸陽湖也府志又云高郵州淶陽湖在州南三十里

公田邨通小涇溝西南屬甘泉縣界武安湖在州西

南三十里武安邨即武廣湖樊良溪在州北二十里自天

長縣石梁河流入州界古樊良湖也樊良一作繁梁

陳書太建中徐敬成自繁梁湖下淮北伐一作樊梁

太平寰宇記云樊梁溪在高郵縣北二十里宋時高郵為縣

又案元和郡縣志合瀆渠在江都縣東二里此据唐江都縣

言合瀆即中瀆寰宇記謂縣東二百里誤衍百字太平寰宇記云廣陵縣有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六 欲寫過齋校刊

邵伯埭有斗門在縣東北四十里臨合瀆渠蓋中瀆

水由廣陵城北出至邵伯皆是渠水不由湖邵伯以

北有武廣陸陽二湖中瀆水出二湖之間亦是由渠

不由湖也邵伯以北長十八里之月河明萬曆二十六年始開未開之前由湖不由渠與邗溝

舊道至樊良則下注湖矣酈注于中瀆水自廣陵北

出之後詳言邵伯以北不言邵伯以南以邵伯以南

皆由渠不由湖故略之也云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

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者此謂中瀆水既注

樊良湖之後乃分二道舊道由博支至射陽是為東

道改道由津湖至白馬是為西道二道雖殊而皆先

由樊良湖故于注樊良湖後始言舊道見舊道由樊良出博芝始與建安後由樊良出白馬湖異其必由樊梁湖則同云東北出博芝射陽二湖者謂舊道從樊良湖東北至博芝後又至射陽也云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者則中瀆水入淮之道也上文言吳掘邗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第言其略此則詳言所經之道酈注及杜預左傳注皆言東北至射陽地理志言北至射陽入湖志言其略耳亦不得据班志所云遂謂北至射陽爲吳故道東北至射陽非吳故道也胡氏溝通江淮圖以邗水入樊良湖又由樊良湖入博

高郵運河

芝湖是矣焦氏循以胡說爲非其廣陵考云水經注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此一段謂永和所改之邗溝道也注又云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此所云舊道卽永和前吳所溝通之故道漢志云江都縣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蓋博支與射陽南北相連中瀆水自廣陵東南直北入博芝射陽二湖不注樊梁也博支射陽在東樊梁在西旣至樊良不得又繞於

博芝胡氏作圖以邗水入樊湖又由樊湖入博芝湖  
竟合吳之舊道與永和改道爲一于酈氏之文未細  
審按胡氏未誤而焦氏于酈氏之文有未審也酈注  
言永和中歐陽引江之後有楚漢沿革一段下乃復  
述中瀆水下注樊良事焦氏引酈注刪去中一段遂  
謂下注樊良一段蒙上永和此則焦氏之疎也酈注  
上述江水改道中述廣陵沿革下始詳敘中瀆舊道  
由武廣陸陽之間下注樊良不蒙上永和也其舊道  
二字不屬之上文而必屬于注樊梁之下前已釋訖  
焦氏見酈注上文言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

陸陽湖西二湖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良湖下  
云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遂以下注樊良湖  
爲永和改道誤矣且焦氏之意謂博支射陽在東樊  
良在西旣至樊良不得更繞博支不知未設隄岸之  
先東西本可通行旣至樊良又繞博支者正與蔣濟  
三州論淮湖紆遠之言合況博支湖在今寶應東南  
九十里射陽湖在今寶應東六十里去廣陵邗水甚  
遠焦氏謂舊道不由樊良湖自廣陵直北入博芝射  
陽則越去高郵一邑中瀆水自廣陵北出之後果由  
何道至博支耶焦氏豈得謂寶應博支湖竟遠接邵

伯以北之合瀆渠也酈氏以舊道至博芝必先由樊良故詳言中瀆水出武廣陸陽二湖之間下注樊良湖始得東北出博芝射陽也且博芝射陽本不相連府志博支湖西北通廣洋湖北接馬長汀亦不能徑入射陽湖焦氏謂博芝與射陽南北相連亦非也蓋由樊良至博芝由博芝至射陽皆不能直達中間必有小支渠相通酈注言其大綱其所經之地不能一一縷析者勢也是在讀者細審之耳酈注釋吳溝通舊道自廣陵北出注樊良入博支射陽出末口入淮皆不誤以下敘改道則有訛脫矣云至永和中患湖

道多風陳敏因穿樊良湖北口下注津湖徑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耶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此一段皆敘改道事按晉書陳敏本傳趙王倫篡逾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爲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後以討石冰功爲廣陵相則陳敏在廣陵或可

穿樊良湖下注津湖然敏於懷帝永嘉元年伏誅不得至永和也晉書惠帝紀太安二年義陽蠻張昌舉兵反陷江南諸郡昌別帥石冰寇揚州刺史陳徽與戰大敗諸郡盡沒臨淮人封雲舉兵應之十月揚州秀才周玘前南平內史王矩前吳興內史顧祕起義兵以討石冰冰退自臨淮趣壽陽征東將軍劉準遣廣陵度支陳敏擊冰敏本傳時敏統大軍在壽春永興元年三月陳敏攻石冰破之二年正月帝在長安十二月右將軍陳敏反自號楚公矯被中詔從沔漢奉迎天子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遣弟恢南略江州刺

揚州水道記

卷三

十

欲夏過齋校刊

史應邈奔弋陽懷帝紀永嘉元年平東將軍周馥斬送陳敏首綜核陳敏生平惠帝太安二年爲廣陵度支次年永興改元敏以破石冰功爲廣陵相旋以父喪去職二年帝幸長安東海王越承制起敏爲右將軍俱見本傳是年十二月敏據歷陽反懷帝永嘉元年伏誅永嘉元年下距穆帝永和凡三十九年時敏誅已久則永和不得有陳敏穿樊良湖事又案酈注云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興寧爲晉哀帝年號此謂津湖多風興寧中又自津湖之南口沿津

湖之東岸二十里別穿爲渠入津湖之北口其所以傍湖穿渠者以津湖多風故也此處文義明白惟酈注於穿樊梁注津湖事上下文多踳駁上云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按尋文義似當有傍湖穿渠事乃下接陳敏因穿樊良湖北口下注津湖則仍是由湖與上患湖道多風句不相應云下注津湖徑度十二里方達北口此謂達津湖之北口謂由樊良湖之北口穿渠入津湖之南口徑度十二里方達津湖之北口也云直至夾耶似由津湖之北口卽直至夾耶矣夾耶雖未詳所在然按酈注敘邗溝舊道謂東北出至

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則夾耶必在射陽湖西北津湖卽界首湖在寶應縣南六十里度津湖十二里何能直至夾耶也此條文義其誤有三永和無陳敏一誤也上云患湖多風下述陳敏穿樊良注津湖仍是由湖二誤也旣至津湖必由白馬湖射陽湖而後可達夾耶詳見下文津湖不能直達三誤也云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故者承上之辭今引蔣濟論于陳敏穿樊良及興寧穿渠二事下與陳登鑿馬瀨事毫不相涉以意測之酈氏敘邗溝舊道畢卽宜敘



建安中東道不通陳登改道鑿馬瀨及穿樊良湖事  
方與下引三州論相應後人既以三州論中陳登穿  
溝誤爲陳敏遂以穿樊良湖亦爲陳敏事因上文江  
水改道又有永和年號因改建安爲永和又見下文  
津湖多風句妄意穿樊良湖下注津湖亦是患湖道  
多風一誤再誤酈注遂不可讀今按三州論所謂淮  
湖紆遠者謂舊道由樊良至博芝復由博芝至射陽  
水道紆遠也云水陸異路者水路遠陸路近故云異  
路水陸之所以異路者以淮湖紆遠故也云山陽不  
通者山陽卽高寶之山陽河此指射陽湖以南之水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三  
欲寡過齋校刊

路不通是時由樊良至博芝由博芝至射陽中間支  
渠不通又以舊道紆遠故必須改道也云陳登穿溝  
者此穿溝卽指穿樊良湖下注津湖也云更鑿馬瀨  
者津湖以南旣穿樊良以通之津湖以北更鑿馬瀨  
以通之津湖與白馬亦本不相連故須鑿之使通言  
百里渡湖者白馬湖在寶應縣北十五里津湖在寶  
應縣南六十里樊良湖在高郵州北二十里  
高郵界首去寶  
應六由寶應白馬湖至高郵樊良湖百十五里言百  
十里  
里渡湖者舉大數也蔣濟於津湖以南言穿溝於津  
湖以北言鑿瀨津湖以南引樊良湖之水津湖以北

引白馬湖之水只此數句而建安改道之事已包舉無遺矣夫白馬未鑿之先中瀆水由東道出博支至射陽陳登既鑿之後乃改由西道出津湖至白馬水經爲三國時人所作經言淮水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則已在陳登鑿白馬之後酈注言登鑿馬瀨正釋經中出白馬湖之所自來也注與經正相應水經所云中瀆水出白馬湖是建安改道與班固地理志所云出博芝射陽者不同二道不能合爲一也但陳登改道之後中瀆水自廣陵城北出武廣陸陽二湖之間下注樊良湖由樊良湖北口下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三

欲夏過齋校刊

高郵運河  
注津湖出津湖北口穿渠入白馬湖又東北貫射陽湖始出夾耶而入淮也必知既鑿白馬之後又東貫射陽者謝靈運西征賦云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以憩舫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津潭卽津湖白馬卽白馬湖靈運由江適淮既至白馬又貫射陽是既至白馬之後又必貫射陽而後達淮也由白馬而貫射陽陳登鑿白馬之後南宋時由淮至揚州者道已然非由靈運時始然也猶如此楊萬里有順風過射陽湖詩云都梁三日雪沒屋盱眙縣有都梁山小船行水如行陸山陽一朝帆遇風大船行水如行空昨來牽夫凍得泣買蘆燎火蘆自

濕朝來牽夫皆上船收纜脫巾篷底眠樓船忽然生  
兩翼橫飛直過陽侯國千邨一抹片子時四岸人家  
眼中失似聞咫尺是揚州更數寶應兼高郵青天萬  
里當竟渡不堪回首都梁路是南宋時由淮至寶應  
者猶過射陽湖也或又謂陳登之鑿馬瀨第注津湖  
而止其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者非陳登事乃陳  
敏所鑿陳敏雖不得至永和然永和年號或爲太安  
及永興之誤子何以必知穿樊良注津湖爲陳登事  
乎曰揆諸情勢攷諸史傳陳登穿溝必不至津湖而  
止三州論曰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

揚州水道記

卷三

十四

欲夏過齋校刊

高郵運河

湖陳登以東道不通改由西道若鑿馬瀨通津湖而  
止津湖去樊良湖四十里則是西道仍不得通陳登  
又何必爲是無益之舉乎此揆諸情勢可知者也又

案魏志張遼傳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

陵臨江

通鑑記此事于黃初三年太平寰宇記海陵縣東至通州三百里西至揚州廣陵界二十

里南至大江七十五里北至楚州界四百里東南至如皋赤岸鄉界一百三十里西北至高郵故縣城邨界一百里東北至鹽既云乘舟至海陵必由津湖以

南過高郵由今裏河至海陵矣通鑑黃初五年帝欲  
大興軍伐吳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頴浮淮如  
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

爲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縣相接數百里一  
夕而成又大浮舟艦于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  
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  
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上云爲水軍親御龍舟浮淮至  
壽春及至廣陵之後亦云帝御龍舟則是由淮至廣  
陵皆御龍舟也若津湖以南不通魏之水軍龍舟何  
由至乎魏志滿寵傳大軍南征到精湖精湖卽津湖說見前寵  
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敕諸將曰今夕風甚  
猛賊必來燒軍宜爲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伏  
十部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魏志敘此事于黃初三年前按文帝紀建安廿五年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五

欲寫過齋校刊

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庚午遂南征寵傳云大軍南征當在是年云到精湖與賊隔水相對津湖徑度十二里是魏兵在津湖以北吳兵陳津湖

以南夜半吳襲寵軍必渡湖矣若南道不通吳船何以得至津湖耶通鑑又云黃初六年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南岸事見上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怒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尙書

蔣濟表言水道難通

蔣濟傳表言水道難通作三州論以諷帝此年帝以舟師至廣

陵而濟云水道難通者謂邗溝經冬易涸故云難通也

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

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

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

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

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于逕路夜要帝帝大驚

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于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

議者欲就畱兵屯田蔣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

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

湖水消盡盡畱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

濟本傳作船本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六

欲寡過齋校刊

歷適數百里中

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

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七年春

正月壬子帝還洛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

謂分半燒船于山陽湖中

蔣濟傳作山陽池

卿于後致之略

與吾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

思論之詳味通鑑原文上云帝以舟師征吳冬十月

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有渡江之志時天寒冰舟不

得入江是帝以舟師至廣陵也云戰船數千皆滯不

得行謂滯于廣陵也云議者欲就畱兵屯田蔣濟言

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津湖者

謂帝車駕卽發還到寶應精湖也云水稍盡畱船付  
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者津湖以南渠水稍盡帝車  
駕先發而盡畱船付濟故船連延在數百里中也云  
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  
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此如後世開挑  
引河之法凡挑引河必先穿地鑿四五道而後引水  
注之便得通利所謂川字溝是也云吾前決謂分半  
燒船于山陽湖中者謂前車駕將發畱船付濟之時  
與濟計議若船不能盡致或有一半仍滯不得行卽  
須燒之不必畱船資敵也山陽池統謂津湖以南帝

到精湖水始稍盡謂津湖以南之渠水稍盡不謂湖  
水盡也若湖水亦盡濟又何能遏斷湖水以通船耶  
足知水稍盡者謂渠水盡也然則渠水未盡之時津  
湖以南固通舟楫矣若樊良湖下注津湖之渠非陳  
登所穿文帝征吳亦何能以舟師直至廣陵臨江觀  
兵耶又按吳志孫亮傳太平元年吳太平元年爲魏  
甘露元年上距黃  
初六年凡孫峻用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  
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  
入淮泗孫峻傳同云自江都入淮泗則由江達淮之路固  
通尤爲切證此皆按諸史傳可稽者也酈注又云自

廣陵出山陽白馬湖

白馬湖在今寶應縣北十五里

寶應劉寶楠云晉時白馬湖或屬山陽故水經注云山陽白馬湖自隋以後湖屬寶應故隋志安宜有白馬湖

逕山陽城西

射陽故城詳

應劭曰在射水之

即射陽縣之故城也

陽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項纏為侯國也王莽更

之曰監淮亭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為山陽公治

此十七年為王國城本北中郎將庾希所鎮中瀆又

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此一段

敘中瀆水出山陽口入淮因敘山陽在漢為王國按

山陽郡縣晉義熙始立荆之所封在今之兗州閻氏

若璩錢氏大昕等皆以酈注為誤是也總核水經此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六 欲寡過齋校刊

條敘建安後中瀆改道由白馬湖本與班固地理志

不同胡氏渭以水經為誤謂水經不如地志之確故

其溝通江淮圖誤合地志水經而一之不知水經所

云中瀆出白馬湖專論建安改道事酈注先敘邗溝

故道後敘陳登改道至敘興寧穿渠事但傍津湖穿

渠仍是由西道也焦氏循以出武安淶洋二湖之間

下注樊良湖為永和改道於酈注原文未經細審又

胡氏焦氏引水經注皆不述三州論陳登穿溝事遺

却建安一大沿革尤為疎略歸震川文集壬戌紀行

云古廣陵古當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相直

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良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至山陽永和中陳敏因湖道多風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二十里以避湖風此亦約舉水經注之文惟以興寧所穿之渠爲永和中陳敏所穿則又誤矣顧氏炎武郡國利病書引水經云淮陰縣有中瀆水謂之邗江亦曰韓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一曰北口晉永和中自廣陵北出武廣湖之東陸陽湖之西相距五里下注樊良湖東北出博支射陽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是時陳敏患湖多風乃穿樊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九

欲寫過齋校刊

良下注津湖徑度十二里達北口直至夾耶興寧中

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北口緣東岸二十里穿湖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顧氏以注樊良湖爲晉永和事其失與焦氏同又刪去舊道二字以出博支射陽亦蒙永和之文尤爲繆誤蓋自建安誤爲永和陳登誤爲陳敏後人遂以訛傳訛而水經之義益晦矣幸酈注引蔣濟三州論有陳登穿溝數語而蔣濟傳又有作三州論事濟與陳登同時登於建安二年爲廣陵太守濟於黃初六年作三州論相距二十八年其言足信故据以爲本復旁稽史傳以證酈注之訛辨諸家之失俾讀水經者有



所考焉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新唐書地理志廣陵郡高郵上有隄塘溉田數千頃元和  
和中節度使李吉甫築此高郵築塘以溉田非築湖隄  
也

按新唐書地理志第言高郵有隄塘爲李吉甫所築  
不言何塘李吉甫傳爲淮南節度使居三歲築富人  
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雖不言在高郵界然吉甫傳  
與地理志所言實是一事則富人固本二塘在高郵  
可知玉海引唐書李吉甫傳築富人固本二塘卽引  
地理志揚州高郵有隄塘以爲注則王應麟固以富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三

欲算過齋校刊

人固本二塘在高郵矣二塘久廢今不知其處然按

高郵州志高郵有白馬塘阻三阿溪

三阿鎮在州西八十里

茅

塘在州西南二十里裴公塘在州西南六十里盤塘

在州西三十里柘塘在州西五十里萬家塘在州城

西北通新開河下塘在州城西一百里諸塘皆在州

西蓋高郵之水皆受自天長以西諸山吉甫所築之

塘亦必在西可知塘曰富人曰固本皆取義于溉田

非築湖隄以濟運也又按吉甫本傳爲淮南節度使

居三歲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

能居水乃築隄閘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後

人見富人固本二塘在高郵平津堰之文承築塘之下因謂平津堰亦在高郵又不知平津之名專以堰水置在河中而以平津堰爲運河隄則誤甚矣吉甫本傳平津堰雖承築塘下實另是一事新唐書食貨志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湮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勾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此志上文云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下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三  
欲寡過齋校刊

云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則是慮渠水之下走淮非慮湖水之溢也堰當置在水中宋史河渠志向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牖置堰治陂塘洩有餘防不足子諲宋人去唐未遠所云廢牖置堰當得其實蓋吉甫所置之堰亦非一處置堰之意恐渠水之走淮故攔河置之必非今之運河隄也萬曆庚辰高郵修東隄成李春芳作記曰東隄者高郵之東河塘也其河曰運鹽河而其西則爲官河隄亦曰運河隄卽唐刺史李吉甫所築平津堰宋陳損之議築隄堰其云自

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謂今官河隄又自高郵  
至興化則東河塘實自平津始焉按李文定既誤以  
運河隄爲平津堰又以東河塘實自平津始是又誤  
以吉甫所築之塘爲卽東河塘矣不知高郵諸塘受  
天長以西諸水皆在州西去東河塘絕遠不得謂吉  
甫所築之塘爲東河塘也利病書云唐憲宗元和三  
年節度使李吉甫于高郵築平津堰灌田千頃亦誤  
合築塘堰水爲一總由見李吉甫傳二事連敘致有  
斯誤食貨志則以築平津堰承河益庠水下走淮則  
平津堰專爲節水非以溉田也明矣自李文定誤以  
高郵運河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三

欲寫過齋校刊

運河隄爲平津堰後來志書皆承其謬前于江都運  
河旣辨平津堰非運隄茲又推諸書致誤之由而引  
食貨志以正之

輿地紀勝引元和郡縣志云高郵縣是秦之高郵亭太  
平寰宇記云高郵縣本漢舊縣秦之高郵亭因以立名  
三國時荒廢晉太康中復立隋大業中移于樊良鎮至  
永徽二年復舊所運河在縣郭下通邵伯堰此高郵之  
運河也

按元豐九域志廣陵郡高郵縣有運河通鑑唐咸通  
九年楚州戍卒龐勛等叛還徐州道經淮南淮南將

李湘言于節度使令狐綯曰高郵岸峽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而以勁兵圍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勅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文獻通考云高郵軍地形皆低爲沮洳蒲葦之澤城基特高狀如覆盂李湘所謂岸峽水深當指近城運河而言自唐永徽移復舊所而樊良之故城廢今猶名其地曰故縣邨今州治仍唐縣治也歷代雖有增築不離舊址高郵

州志云宋開寶四年知軍事高凝祐始築

嘉慶揚州志云開寶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三

欲實過齋校刊

四年所築之城仍舊址而築非別創也

紹興初韓世忠命郡守董啟營

繕之乾道間郡守陳敏重修淳熙乙巳郡守范嗣蠡于南北開二水門通市河開禧三年增重濠州志又

云繞城有濠塹西臨運河玉海運河二十一堰高郵

有新河樊良二堰

樊良堰必在樊良湖新河堰未詳其處宋人名新開湖爲新開河新

河堰或卽在新開湖歟

太平寰宇記云運河在縣郭下通邵伯

堰蓋自中瀆水出武廣陸陽二湖之間下注樊良湖宋人于樊良湖置堰恐運河之洩入湖也宋史高宗

紀紹興四年十月金人攻承州

建炎二年升高郵軍爲承州

韓世

忠遣將成閔解元合兵擊于北門敗之繫年要錄初

金人至近郊元料翼日必至城下乃伏百人于路又

伏百人于城東北岳廟下

州志東岳廟在州新城小東門外

自引四

百人伏路隅令日金人以高郵無兵必輕易而進俟

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立幟

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嶽廟走則伏者出眾皆諾

又密使人伏樊良決河岸以遏其歸路

即決樊良堰也

紹興

三十一年劉錡檄淮東副總管張榮以所部人船盡

赴淮陰榮被檄即發泰州至楚州則大軍已退其所

統民兵皆驚潰榮收散亾僅千人至邵伯埭決運河

水入湖以自保焉此皆決運河水以入湖也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三

欲寫過齋校刊

宋史李溥傳景德中任制置江淮等路竝發運使漕舟

東下令載石輸高郵新開湖積爲長隄此高郵新開湖

東有長隄之始

按行水金鑑新開湖在高郵州長三十五里方輿紀

要新開湖州西北三里其水東南俱通運河長闊各

百五十里天長以東之水俱匯此湖而入于淮湖中

突起一洲可百餘枚水雖盛漲終不能沒其洲去城

十里州境自昔恃湖爲險山堂考索云淮東川澤之

國凡小洲大渚水勢環遶人所不到處皆水寨也自

老鸛新開諸湖而言凡四十餘處而相通之寨九一

寨一將主之南宋所為守淮者皆新開湖以為之險

耳按新開湖為高郵絕險要處李溥雖積石為隄然

時有衝決州治北二十里有清水潭州志清水潭在

縣邨新開湖隄旁上有五龍王廟宋寧宗嘉泰間郡守吳鑄

重建曹叔遠宋人五龍王廟記曰高郵古望縣皇朝重

兵宿京師倚東南六路賦入于是東淮轉漕之責最

天下高郵始為郡矣建炎中高郵升為承州故云始為郡漕河自真揚

道江北趨楚盱眙入淮沿河而隄延袤六百餘里自

宗紹熙間陳損之建議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

淮陰縣三百六十里隄堰于是運河東岸始有長隄

曹氏連真州盱眙言之故言延袤六百餘里耳高郵治當其中運輸淹速係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三

欲算過齋校刊

隄修廢郡重事無先焉郡西界天長凡濠滁上流諸

水至天長合聚演迤浸為巨瀼所謂三十六湖者往

往皆繇郡左右入漕河清水潭在郡北二十里尤為

受水要害處雨潦時至湖流自西出蕩衝激奔隄不

能支始縱水所嚙匯為潭隄因潭為偃月回曲盤礴

流賴少緩然潭以東地勢益傾侈里俗號稱下河儻

隄稍弱又不支則潭潰東注湍怒愈甚舟冒而過之

或漂淪莫測也潭之左舊有五龍祠歲時牲祭惟謹

當承平時舳艫相銜郡嚴視隄既不容一日有潰決

猶必乞靈于神以鎮之其畏重固如此中興以後漕

事重在江浙南北講解邊柝靜寧東淮糧餉征發之  
令久息惟北使歲一再至餘卽販商農畷所由歷郡  
于隄因不復經意間遇潭衝齧始調民徒畚土輦薄  
當作簿隨塞隨敗或役未就遇使命期會急不可須卽  
于潭口繩聯數舟設平板橫絕湍流權以濟事然常  
必請于轉運常平二使繕其力乃辦而五龍祠亦浸  
廢矣嘉泰三年直祕閣吳侯鑄守郡旣再期冬十月  
大雨潭復決郡寮撫舊事諭侯侯曰是奚可苟也隄  
在境其修廢正吾職郡計雖僅足無羨贏敢不自力  
而又重浼二部使乎乃定規要商工力先設三壩截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三

欲寫過齋校刊

河流南北而後授役始潭之決其徑才十有七丈至  
是益廣偃月以殺勢其徑爲丈三十圍三徑一環潭  
之隄加徑之大三倍隄址厚廣以丈計者六其顛眠  
址三殺一焉築功緻嚴屹崇而堅水波順靜檣桅奠  
輯歡誦藹如也又新開湖中有康澤侯廟州志云在  
州城西北十里新開湖中嘉靖壬寅重修工部邵南  
撰記云高郵西北隅距城十里有耿七公廟肇建于  
宋哲宗屹然于湖之中洲生而神異沒而靈顯歷乾  
道淳熙景定年間救災捍患耳目所睹聞載在紀傳  
累封康澤侯迨東南之漕自揚達淮必由于湖湖實

市百里水漫漈洶湧烈風怒濤覆舟決隄恆患之民  
瀕危者亦屢公精神上下于虛空水波之燈幟炳揚  
隨患隨救若有形見事亦甚奇宣德間平江伯陳公  
瑄奏聞于朝命秩祀典春秋二仲州守率僚屬祭惟  
謹往來之舟必禱焉合二記觀之可以見新開湖之  
險矣宋始有新開湖楊萬里有過新開湖詩新開湖  
之名著而樊良湖之名晦太平寰宇記高郵有樊良  
溪在縣北二十里州志以  
為卽古樊良湖是樊  
良湖之名久晦矣新開湖在城北三里長三十五  
里樊良湖在州北二十里則是新開湖已竝樊良湖  
爲一矣其湖絕險此明宏治間所以于新開湖旁開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三

欲寡過齋校刊

月河也

宋史河渠志光宗紹興五年陳損之興築隄堰自揚州  
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此高郵新開湖隄  
南北接築長隄之始

按李溥于新開湖築石隄三十五里

李溥傳未言里  
數新開湖長三

十五里溥傳言積爲長隄  
知溥所築亦三十五里也

宋史張綸傳拜江淮制置

發運副使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錮鉅石爲  
十礎以洩橫流是綸又于李溥所築隄之北又接築

至淮陰也

明陳應芳敬止集言自宋天禧中江淮轉  
運使張綸因漢陳登古迹經畫就中築隄

界水俾隄以西匯而爲湖據此則陳  
氏亦知運河改由西道始于陳登矣

宋史河渠志光



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

湖渺漫葑葑彌滿宜創隄堰以爲瀦洩庶幾水不至

于泛溢旱不至于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

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此謂運河隄又自高郵興化至鹽

城縣三百四十里其隄岸傍開一新河此謂鹽河隄以通

舟船仍存舊隄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

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墟鎮舊有隄

牖乃泰州洩水之處其牖塘久廢亦于此創立斗門

此謂泰州入江之隄牖也西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起自揚

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而入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三 欲寫過齋校刊

于淮此謂築隄引水入淮仍申言運河也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

而入于海此申言運鹽河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

于江此申言泰州入江之路共爲石礎十三斗門七乞以紹熙

爲名鑿諸堅石其所云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

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專指湖東運河之長隄高郵有

運河又有鹽河運河又謂之官河鹽河又謂之運河

方輿紀要云官河在州城西自州南三十里江都縣

界露筋廟起至州北六十里界首鎮止其西七十二

澗之水由壁社等湖經城南北金門閘及城西窰港

閘而入官河今漕運所經也是謂運河爲官河矣紀

要又云運河其故址卽唐李吉甫所築平津堰溉田

數十頃者也

此亦沿李  
文定之誤

宋時修爲運隄

謂運鹽  
河隄

大中

祥符間轉運使吳遵路請于高郵等處置斗門九十  
以蓄洩水利天聖中轉運方仲開言淮南漕河宜作  
木閘石窗分水溉田宣和初柳廷俊復請修高郵運  
河隄岸斗門水閘是又謂運鹽河爲運河矣高郵有  
運河又有運鹽河南宋以前運河與運鹽河竝重中  
興之後糧餉不經運河故運鹽河獨重曹叔達五龍  
王廟記謂中興以後東淮糧餉征發之令久息惟北  
使歲一再至餘卽販商農峻所由厯郡于隄因不復

揚州水道記

卷三

无

欲夏過齋校刊

高郵運河

經意亦可見運河之廢墜矣又按陳造江湖長翁集  
與奉使袁大夫論救荒書曰自江而淮爲南北之運  
河自高郵而鹽城爲東西之鹽河兩河湮廢不修而  
聽其自爾者六七十年矣此不惟使客往來鹽漕之  
所資而一路征商利源之要實藉此也資此以灌溉  
者皆膏腴之田平日規模不復見矣雖近者稍置斗  
門石礎函管等民微得其利然始興倉猝未究其極  
兩河兵革之前其隄固其流深者月有培歲有浚而  
時開闔其洩水處兵革而來河之泥淤積已數尺隄  
淪于河而日薄河不濬則隄不固不濬不固則斗門

石礎等庸足恃乎又云運河以淤淺故一遇使客釘  
閘壩流無所不至興役之民蟻集而民勞功少商旅  
阻滯茲未足論而鹽河淺淀雨足水漫猶苦重舟膠  
澀今舟斷不通承鹽之虧承卽承州其課以袋計之蓋四  
萬八千造又與王提舉論水利書曰自本軍至鹽城  
鹽河二百五十里其左有隄則以民田之在右者下  
于左數尺故也隄所以障水古人之計不惟通漕運  
亦以灌民田隄介高下之間其或水浸高郵八十里  
間爲函管三十三其數多其制小則欲分洩之分洩  
之者爲其隄之薄而防其水勢猛戾將決吾隄且害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三

欲實過齋校刊

稼也分洩之有不暨于是有斗門之立所以佐函管  
之不及八十里之間爲斗門二其一曰東河口其一  
曰三垛一斗門所洩可竝十餘管之水然必東河口  
必三垛他處無之者二處地甚闊水雖湍猛不壞也  
又東河口其下則海陵大溪三垛其下有山陽河皆  
所以受湍猛之水捨此不可爲矣古法三四尺通漕  
運之外容民取水溉田則兼公與私利之此元祐間  
毛公法也據陳造所云則宋人視鹽河重而視運河  
輕也明矣元世祖本紀端宗景炎元年六月姜才夜  
率步騎數千趨丁邨堡守將史弼苦徹出戰斬首百

餘級獲馬四十匹詰旦阿里都督陳巖以灣頭堡兵邀其後大破之獲米五千餘石阿朮又以高郵水路不通必由陸路餽運以千騎邀之米運果來殺負米卒數千獲米三千石蓋宋至南渡後糧運不由淮東湖隄久不修聽其衝決卽至走洩之後高郵一帶運河遂不能通舟楫矣此亦運河之大變革也

明史河渠志陳瑄築高郵河隄隄內鑿渠四十里此高郵新開湖傍湖爲渠之始

按陳瑄傳瑄開泰州白塔河又築高郵湖隄於隄內鑿渠四十里避風濤之險與河渠志同瑄開白塔河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三

欲真過齋校刊

在宣德七年傳於開白塔河之後言鑿渠事則亦在宣德七年也云於隄內鑿渠則是在老隄之西傍湖爲渠此渠不久卽廢後又開康濟河此亦如洪武九年用老人柏叢桂言開寶應直渠不久卽廢故後又開宏濟河也蓋叢桂與瑄所開之渠倚湖爲渠皆在隄內湖水漫溢渠與湖連其所以不久卽廢者以未隔隄爲之也後此高郵所開之康濟河寶應所開之宏濟河皆隔隄爲之矣憲宗實錄成化十四年三月太監汪直言邵伯高郵寶應白馬四湖每遇西北風作則糧運官民等船多被隄石椿木衝破漂沒宜築

重隄於隄之東積水行船以避風浪部議遣官相度從之明史河渠志亦言成化時遣官築重隄于高郵邵伯寶應白馬四湖老隄之東按劉健作白昂康濟河記謂前此董河事者嘗議修湖東鑿複河以避風濤便往來不果行則是成化議築之重隄亦未果成若重隄成月河卽成矣劉健云不果行是未成也明會典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隄運船觸隄往往敗溺宏治三年命官于高郵河迤東開新河以避其險曰康濟河中爲圈田南北置閘以時啓閉兩岸俱甃以石此高郵新開湖東繞田開康濟河之始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三

欲夏過齋校刊

按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春正月癸酉命工部主事楊德禮往高郵督有司修築竝湖隄岸因揚州府同知任祥上言隄岸圯壞故有是命太宗實錄永樂二年正月戊申揚州府高郵州耆民言州北門至張家溝湖岸兩京之要路民田之巨防湖納天長盱眙諸水雨潦漲溢風波衝決隄岸每歲修築旋復旋圯阻絕驛路傷損民田乞遣人相度重爲修理從之永樂十九年九月丙寅修直隸高郵州新開湖塘岸此

皆修築新開湖旁湖隄也

宋陳損之于高寶創立隄堰則高郵湖已築有長隄

矣南河全考宣德七年平江伯陳瑄築高郵寶應池光白馬諸湖長堤以度牽道不過因舊址增築之耳

利病書云永樂七年平江伯陳瑄修築高郵寶應池  
光白馬諸湖長隄與南河全考所載當是一事惟利  
病書作永樂七年誤當作孝宗實錄宏治七年七月乙丑高郵

康濟河成大學士劉健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略曰

白公昂視運道自山東抵揚州議所以濬治時監察

御史孫君衍工部郎中吳君瑞董河事與巡撫右副

都御史李公鼎漕帥署都督僉事都公勝署都督指

揮同知郭君鉉合議高郵州運道九十里南至露筋北至界首

計九入新開河即新開湖宋人亦名湖東直南北為

隄舟行其下自國初以來障以椿木固以碎石決而

復修者不知其幾其西北則與七里張良巖社石白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三

欲寫過齋校刊

高郵運河平阿諸湖通滌洄數百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舟

與沿隄故椿石遇輒壞多沈溺前此董河事者嘗議

修湖東鑿複河以避風濤便往來不果行今欲舉運

河便利宜莫先于此者白公議允遂相地興工開鑿

起州北三里之杭家嘴至張家溝而止州志云按始濬河時白公

議自車邏鎮迤東北至九里環繞城郭西隄縣厚湖

水不至拍城漕水安流而風氣完固時有勢家以不

便于已之所居黃緣阻撓自西門直去以至水道衝

城破郭反跳無情而郵郡形勢破壞矣近年水患頻

仍西門渡之外田地皆化為湖陂而越河圈子久不  
得耕種西門城腳水齧去過半其為害當未有涯也  
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而兩岸皆擁土為隄椿  
木甃石之固如河岸南北有閘與湖通岸之東又為

開四涵洞一每湖水盛時使從減殺焉以三年三月始事凡四閱月而成自是舟經高郵者人獲康濟白因采衆議開之名曰康濟河吳寬作白公傳云白公昂見高郵之甓社湖風浪時作多覆舟或舟觸岸輒壞議卽其東開複河以避其患河成舟安行無險名其河曰康濟人思公惠名白公隄按明會典及劉健記俱謂于新開湖旁作複河而吳寬謂于甓社湖之東開複河者蓋新開湖西北與甓社湖連故吳寬謂于甓社湖東開複河也白昂之開康濟河越民田爲之故謂其田爲圈子田利病書云圈子田乃開康濟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三

欲寬過齋校刊

河時于民田中鑿渠其田越在河外遂爲越河圈子田中皆膏壤額糧四百餘石若隄岸弗治久之將復爲湖而新開河之險惡如故矣又孝宗實錄宏治九年四月庚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鄧章言高郵湖爲運河喉襟之地而自杭家開迄于張家溝凡三十餘里其隄面故甃爲風濤所齧屢修輒壞營費無算宜易以石庶幾可久此謂新開湖老隄也而新修康濟河兩岸亦須預爲甃築以免衝決之虞河之北閘仍宜北遷五里許庶舟行可以盡避湖面之險事下工部請如所擬萬恭治水筌蹄云高郵湖宏治三年白公以七十

餘萬金成康濟河商誠便也第不當東繞圍民田康濟與湖通水如城田如孟不得已于月河之底沈三涵洞穿月河而東拽船行洞之上方未七十年松板洞窒不復能穿月河水匯田中是老隄之東又益一萬八千畝之田湖也左哉左哉老隄如綫浸萬頃中八面受敵而大隄壞大隄卽老隄中隄故卑薄大湖擁田湖濤擊之而中隄壞中隄卽康濟河之西隄二隄俱壞則康濟東隄直弱繪當萬石之弩耳豈不危哉今議固老隄塞金門決康濟涸湖田乃循老隄之東長十丈爲之東隄一護老隄一成月河歲加修築則運與民與商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三五

欲夏過齋校刊

高郵運河

船萬世之利也  
南河全考萬歷四年五月漕撫吳桂芳題請委郎中陳詔殷建中兵備陳學博知州吳顯修復高郵西湖老隄繇圈田改挑康濟越河竝築中隄糧運賴之至今此高郵新開湖靠老隄改挑月河之始卽今高郵以北之運河也

按白昂所開之康濟河未六七十年而隄輒壞明會典嘉靖五年題准于汜光湖東旁舊隄開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河謂于寶應汜光湖東開河而高郵則仍由湖行走遂棄康濟河不用河防權云萬歷四



年正月高郵州清水潭隄口衝決時督漕侍郎張紳以修復老隄工力浩大數年始可成功恐新運已臨決口未就且令糧船暫由田圈裏行而御史陳功則稱圈田淺澀不便牽挽外湖水面闊四十餘里風有不順必至稽阻工科給事中侯於趙亦以兩臣持議未決恐致過淮後期乞敕所司速議竝欲以淮南運道專責漕臣而以淮北運道命河臣傅希摯一意經理務時加挑濬

謂挑濬圈田淺澀處

以圖萬全從之神宗實錄

萬曆四年三月漕運侍郎吳桂芳言高郵南河隄

南字

誤當作老乃永樂中陳瑄所建運舸俱行湖內波濤爲患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三  
欲寫過齋校刊

至宏治中侍郎白昂議開越河中爲土隄東爲石隄兩頭建閘名爲康濟河其中隄之西老隄之東約圈民田數萬所謂圈子田是也彼時未傍西隄爲河而別作越河于數里內舳艫安流軍民稱便但河去老湖太遠瞻顧不及缺壞不修遂致水入圈田又成一湖而中土隄遂潰壞東隄遂受數百里湖濤故有昨歲清水潭之決蓋勢所必至也今若盡復白昂舊迹策非不善但据估銀二十七萬有奇比之白昂所費尙不及半誠恐修築不堅數年後復壞不如照宏治中侍郎王恕議就老隄爲越河祇修築東西二隄爲

費既省而濬隄牽挽亦可隨壞隨修高郵既完徐及寶應事下所司萬曆五年漕運侍郎吳桂芳言高郵石隄功將底績宜及時挑越河查先年侍郎白昂開康濟越河去老隄太遠河成之後人心狃于目前越河之安而忘老隄外捍之力年復一年不加省視遂致老隄與中隄俱壞而東隄不能獨存今宜倣侍郎王恕之議傍老隄數十丈取土成河使隄上往來共由人得照管不致蹈前頽圯事下所司十一月漕運侍郎吳桂芳奏高郵湖土石二隄新開越河南北二牐及老隄加高石層增設護隄木城各工竣事報聞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三

云傍老隄數十丈取土成河是改挑之月河雖傍老隄實則去老隄數十丈不緊靠隄也云土石二隄新開越河南北二牐及老隄加高石層各工竣事土石二隄謂新開越河之東西隄也東隄以石西隄以土老隄本係石工但加層數耳南河全考云高郵捍湖老隄長亘四十里永樂年建至宏治間白昂于境內越民田三里鑿康濟越河通餉近河者爲東隄其捍隔民田者爲中隄中隄之西有田數十萬畝則圈田也嗣後圈田淹沒老隄傾圯萬曆三年泗水南下衝決清水潭等處故塞決後卽議修老隄甃砌甃石改

越河廢東隄改築中隄以便牽挽湖隄卽今堅固越河利涉云廢東隄改築中隄則是改築白昂之中隄以爲東隄矣後仍名之曰中隄高郵州志濱湖有捍湖隄曰西隄傍城曰中隄原注自城東古漕河廢東隄圯壞今亦概名東隄謂名中隄爲東隄也南河全考萬曆二十一年淮水大漲湖水泛溢高郵南北中隄衝決魏家舍等處大小二十八口共長五百餘丈又西老石隄洪水漫過衝決東隄天啓三年築高郵中隄及露筋湖口石隄高郵中隄長亘四十五里歲久不修每遇夏秋漲隄力不支農田被潦先惟塞南

北金門二關以爲障而船由外湖以行時遭覆溺且以築壩擾民天啓三年徐國盛蒞任清出揚屬曠夫銀八百兩因會揚州海道郭士望呈詳總河房公壯麗漕撫呂公兆熊修築之計長六百四十四丈前銀不足佐以公帑酌其緩急分年砌之其工已完隄下田產亦可恃以無恐矣

又按萬曆八年尙書吳桂芳復政府書言淮河不可入江者二書云淮泗入江之說孟子原屬誤筆考禹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謂時江淮未通浮江沿海始與淮泗達蓋三江入海淮泗亦入海故江淮各入海

始相會合豈嘗內地相通哉近日淮水南至轉爲高寶則其去江密邇矣但揚州儀徵地形甚高故高寶五湖嚮來蓄而不洩至明朝迺匯之以通運常年湖水泛濫如近年淮水南注水甚加增則揚州儀真之間亦可開闢開壩稍洩逾額之水若洩至二尺以上則揚儀河道逐漸就乾涸而高寶之水涓滴不南昨者高郵告急大闢揚儀通江諸途可謂無餘力矣迺高郵湖僅減二三尺之濤而揚州灣頭鈔關遂涸回空及官民船隻阻塞者三十里遂復亟行閉閘塞港築汊而後膠舟且入通此其明驗矣故淮河入江之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三

欲寬過齋校刊

途不可于揚儀求之也必欲于揚儀求之則必將掘深揚儀五七尺盡廢閘壩縱湖淮大水大與江合顧萬一江水復濫且引之入則揚之患又烏有極哉此關二百年運道成規且亦誰敢爲盡廢閘壩之議者此淮水不可入江者一也考導淮入江漢魏唐宋時皆有此舉如魏黃初元年造龍舟從潁至淮入廣陵江口廢帝時司馬宣王伐吳使鄧艾通天長漕隋煬帝幸揚州度淮水今洪澤河尙其改名唐魏景倩引淮水至天長通揚州劉晏于揚州造船轉江南粟自淮泗入汴抵河陰宋漕河自真揚導江北趨盱眙入

淮訪其跡淮自盱眙天長達六合縣瓜埠與江水合  
今其遺址見多存者翁見海總河時已嘗差官備探  
謂爲可行但鳳陽皇陵正南對淮海全以黃淮入海  
爲水會天心萬水朝宗真萬世帝王風水若引淮從  
六合入江是抱身之水乃反挑去而不朝入大爲堪  
輿所忌誰敢任之此淮之不可入江者二也前所稱  
引淮入江之說非惟不可行而亦不必行矣但當俟  
秋冬水落之後議大修高家堰以堵淮之勿南理所  
當爲勢所得爲不過如此內閣李文定公復塘初議  
治水之法濬海口要矣固高寶漕隄要矣築高堰要

之要矣築高堰者使西水之不入固漕隄者使中水  
之不洩濬海口者使東水之不畱雖然十四塘不復  
終非十全之利而所謂三要者不能久也何也蓋高  
堰者本于山陽之高阜爲堰以排黃淮之水而入海  
也自堰之旣廢北水注而南走勢不可遏連年堰成  
北水之害稍息矣然邇者萬厯八年堰成之後水復  
漲而入湖漕隄潰決高堰之功何在哉則由堰而南  
自葉城而下也葉城者寶應之西塘乃十四塘之首  
地也儀真之塘四江都之塘五高郵之塘三寶應之  
塘二而其中五塘爲大在江都者曰上雷下雷小新

凡三也在儀真者曰勾城陳公凡二也故舉其大者  
但曰五焉塘之始制起于漢唐之年其間興廢利弊  
備諸雜揚乘志今不繁敘至我國初陳恭襄公瑄洞  
悉水利稽倣古法造爲十四塘壩閘上濟漕運而下  
利民田蓋地之形勢自壽州盱眙天長六合一帶其  
地高高則水注而東之使衆河爲之壑也故于界水  
之處爲塘閘以防之各塘之東爲璧社珠瑚新開邵  
伯白馬黃子朱家赤岸等湖其勢中中則易洩而東  
下使興鹽爲之壑也故于湖畔之東築漕隄以蓄之  
方其水年則西山之水高不過閘而南浮于江及其  
旱也塘水不洩山澗俱通而西田得熟至于大旱漕  
輓不通乃東塞茱萸灣閉漕隄閘礎決塘水而灌則  
水道不阻而國運以濟古人之制善矣每塘螿石以  
爲斗門而塘長塘夫是設故洪武永樂間軍器商鹽  
皇木三資放塘之便及宏治以來日漸倒塌正嘉之  
際奸民盜種之矣屢被告訐屢罪不悛先有薛釗繼  
有仇鸞用財仗勢佃官承領時值倭寇之變築造瓜  
城管工官高守一受私議將各塘之石移運修城而  
塘之故址不復存矣遂有衙門猾吏土豪勢家蠶起  
效尤佃塘爲田官派其租民獲其利而不復再議興

復之計是以連年以來西山之水無塘可蓄稍遇天旱則赤地千里水漲則泛濫盈河不得已乃增隄以防之不知隄愈高則水愈漲隄高則中空而下危水漲則勢湧而易決且新培客土日洗于河隄崖日高河底日積一朝決潰無不上阻運道下沒民田者豈爲政者經遠之計哉故計求十全以復塘爲本一時錢糧浩大不能礮石姑于塘口去處倣其舊迹仍于開基暫取兩崖之土實而築之以觀有益與否又不然如小新二雷由淮子河而洩則塞淮子之上流勾城陳公由烏塔灣帶子灣而洩則塞烏塔灣之上流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聖

欲寬過齋校刊

他如北山水櫃茅家劉塘茅柘白水羨塘東塘柳塘橫塘鴨塘亦皆如是尋其水口以便築塞相其隘阜易于成功俟有盈財加石制閘如舊是成功之序也興化閩縣士大夫條陳水利總論略云夫欲興水利先究大源水自高來者勢必趨卑古人急治諸塘以蓄之平時用之以溉田水涸決之通運江都則有五塘曰勾城曰小新曰大雷曰小雷曰鴛鴦儀真則有四塘曰陳公曰北山水櫃曰茅家山塘曰劉塘高郵則有三塘曰茅塘柘塘麻塘寶應則有二塘曰白水曰羨塘當夫山水時發則盱眙破釜山陽諸水由雲

山衡陽諸澗洩于寶應而寶應以二塘蓄之天長銅城諸水東洩高郵而高郵以三塘蓄之西連大儀甘泉盤古山澗諸水又盡洩於東南而江都以五塘儀真以四塘蓄之此諸塘者明興百八十年名卿碩輔畱心經濟未有不謀繕治者自島夷東犯諸塘闢礎甃石取城瓜洲塘無蓄水于是始有私耕公佃投獻鬻賣豪鄰貴族各售已私專爲世業遂使國家大計經略遠猷蕩焉不存于是上游山澗之水盡以諸湖爲壑矣河渠紀聞論揚州五塘宜復云世皆知五塘水無來源潴水爲利然聚西山萬派之水自高而下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三

欽定四庫全書

立閘堰以束之西山之水高不過閘南浮於江此卽保高堰固漕隄濟運舟之根源諸議皆未及此五塘地廣水闊蓄水而不虞泛濫者大江爲之尾閘也當水大之年西水盛下閘洞隨地宣洩不逾走高郵邵伯諸湖而運隄常安洪湖洩下之水騰空湖面足以容納併分洪湖之勢塘水亦得潴蓄洩有餘以濟不足民田灌溉之益沾利無窮是皆行之有效者也潘季馴言五塘不可卒復年遠故蹟久湮民田佔種轉相授受固有難復之勢然謂古制不宜於今猶未深原古人立法之意窺其分湖濟運之妙用也



明史河渠志劉東星開界首越河長千八百餘丈建金門石閘二座漕舟利焉此高郵迤北界首有越河之始按劉東星傳萬曆二十六年河決單之黃堙運道堙阻起東星爲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漕計五閱月工竣明年渠邵伯界首二湖則是東星之築界首越河在萬曆二十七年也明史河渠志萬曆二十一年舒應龍爲總河尙書高堰及高郵隄數決應龍罷去楊一魁遷總河尙書請改湖水以疏漕渠言高寶諸湖本沃壤也自淮黃逾壅遂成昏墊幸入江入海之路旣濬請于涇河子嬰溝分灣河諸閘及

揚州水道記

卷三

器

欲寡過齋校刊

高郵運河

瓜儀二閘竝爲開治大放湖水就湖疏渠與高寶月河相接旣避運道風波之險而水涸成田給民耕種漸議起科可充河費二十六年劉東星繼之守一魁舊議東星在事開邵伯越河長十八里闊十八丈有奇以避湖險又開界首越河長千八百餘丈各建金門石閘二座漕舟利焉南河全考萬曆廿八年正月總督河漕尙書劉東星檄郎中顧雲鳳署道事揚州府知府楊洵督夫開挑邵伯越河長二十八里闊一十餘丈十一月又挑界首鎮越河長一千八百八十九丈七尺各建南北金門石閘二座其邵伯越河又

建減水石閘一座迄今官民船隻永避湖險云界首鎮越河界首鎮屬高郵南河全考又云天啓元年界首鎮南淤三百二十二丈耶中徐待聘嚴督挑濬云界首鎮南淤三百二十二丈謂界首鎮南之越河淤也是界首鎮南已有越河矣南河全考又云天啓四年界首迤北一帶當高郵接界處河身淤涸市猾擅剝淺之利故屢濬無功是年淤淺澀處先築草壩東水衝刷復加撈濬蓋東星所築界首之越河連高郵寶應築之楊一魁所謂就湖疏渠與高寶月河相接者是也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五

欲寡過齋校刊

揚州府志康熙十七年築江都漕隄以高郵清水潭決口深不可築更于湖中繞回開河一道改築東西隄與舊隄相屬名曰永安河又云康熙二十年增置高郵南北滾水壩凡八座壩口二三十丈不等對壩皆開月河以防舟行之險此高郵運河因清水潭決口難築繞湖開河及壩口水湍急對壩皆開月河之始

按高郵運河新開湖爲最險揚州府志清水潭在州北二十里故縣邨新開湖隄旁上有龍王廟地勢低窪當河淮下流之衝屢築屢決是其地最險也宋人五龍王廟記前見已述新開湖之險明代因清水潭決

口乃開康濟河南河全考萬曆三年高郵西隄清水潭丁志等口決工部郎中屠元泳陳治督塞之神宗實錄萬曆四年正月高郵清水潭衝決時督漕侍郎張紳以修復老隄工力浩大數年始可成功恐新運正臨決口未就且令漕船暫由圈內行走御史陳功則稱田圈淺澀不便牽挽外湖水面闊四十餘里風有不順必致稽沮給事中侯于趙以兩人持議不決恐致過淮後期乞飭所司速議三月漕運侍郎吳桂芳改挑康濟月河高郵州志康熙八年周橋未閉清水潭決民田仍被淹沒九年決高郵運河之茶庵清

揚州水道記

卷三

吳

欽定四庫全書

水潭江都縣運河之東隄四淺是年淮水大漲由翟壩入高郵湖民田淹沒殆盡十年淮漲十餘日清水潭隄決十一年四月清水潭復決十二年大水清水潭西隄將竣復決寶應縣志十三年清水潭決口塞揚州府志十五年水侵揚屬漕隄始不能支高郵之清水潭陸漫溝江都之大潭灣等處共決三百餘丈殘缺不可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罷總河王光裕移安徽巡撫靳輔爲總河都御史高郵州志是年夏五月水發清水潭西隄再決及城南東隄上下河俱淹靳輔治河書清水潭之決深洞異常下埽填土隨下

隨溜竊計決口不患其闊而患其深決口雖深而決口之上下五六十丈未必加深其法當避深就淺於決口上下退離五六十丈爲偃月形抱決口兩端而築之計所築之隄其長必數倍於決口然較其淺深必減七八九倍不止因命於決口之上測之果深不過六七尺然老土難得因命回空漕船每船載老土數千方計方給價大抵皆梁王城之土土性膠凝絕勝他土于是立標授工就湖中越築之每下埽箇內釘排椿外填坦陂築成西隄一道長九百二十一丈五尺東隄一道長六百五丈更挑繞西越月一道長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三

欲算過齋校刊

八百四十丈凡一百八十五日而工竣改清水潭曰永安新河原估銀五十七萬兩止費九萬兩有奇十八年四月清水潭決口工竣行水金鑑清水潭隄內有深潭不能幫築康熙四十年創築裏月隄長九十六丈續南河成案道光十一年六月張井奏臣于二十日亥刻在山盱工次接据揚河廳營稟稱永安汛東岸之馬棚灣竝趙家門首浦家門首郭家門首及兵三堡北首等處于十七日風勢大作波濤洶湧潰及隄身當卽竭力搶護至十八日午刻風雨交加浪勢益猛人力難施卽時平漫過水等語又奏稱臣于

本月廿日接據揚河廳營呈報馬棚灣等處過水之信初係狂風湧浪各處普漫過隄尙無定處所當卽一面据稟馳奏一面親詣查勘途次續据該廳營稟稱十七八日陡起西風暴雨異常狂猛致將永安汛馬棚灣迤南及十四堡下首無工處所于十八日午刻漫成缺口臣于二十三日行抵該工查明馬棚灣迤南漫口一處寬一百八十餘丈十四堡下首漫口一處寬六十餘丈兩處相距約計五里現在尙未塌定是月陶澍等奏查馬棚灣逼近清水潭前于康熙年間漫缺工歷數載經靳輔另築長隄東西各數百年間漫缺工歷數載經靳輔另築長隄東西各數百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哭

欲寫過齋校刊

丈此時四顧汪洋竝無勺土可以壓埽施工尤屬不易七月又奏查得馬棚灣在高郵州北三十里其漫口迤南逮北已有二百五十六丈十四堡下首卽張家溝相距馬棚灣五里其漫塌之處已有五六十丈兩處裏頭一時尙未能堅築八月張井奏臣于八月十三日由清江浦前赴揚河其時高郵湖河水勢遞消察看永安汛十四堡漫口一處溜已平緩口寬六十八丈水深一丈內外對岸西隄漸見涸露兩壩頭所積正雜料土約足敷用情形已與前奏不同自應趕緊堵合以免河水過消臣卽親駐該工督同文武

員弁土埽並進晝夜趕築復至馬棚灣緝量缺口仍寬二百六十餘丈兩頭稍淺金門水深三四丈不等溜尚湍急若就該處興堵約估需正料二千餘堆繩纜椿橛及一切雜料費幾與正料相埒而清水犀利口門一經收窄必致愈刷愈深不特時日耽延抑且辦理非易復勘對岸西隄石工亦有涸露形如城堞殘缺甚多緊對東口處因經大溜衝跌透底寬至一百三十餘丈雖水勢尚不過深而水下全係塌卸石塊高下不平斷難進埽又探量西隄五十丈外湖水深八九尺至一丈餘尺不等湖底尚屬平正臣與在

工文武相度形勢再四籌商擬就西隄兩頭石工作爲壩基向湖中越堵較有把握仍于正河內兩頭各築攔壩一道則馬棚灣口門已包在河湖之外再爲補還東隄于錢糧大可節省惟西隄甫經涸出隄身本窄殘缺復多必須趕緊一律填平並將兩壩頭酌量幫寬以爲堆料積土之地所需正雜各料早經發辦不日可齊如能趕于空運之前堵閉全完則軍船便可照常行走倘船來而工尚未畢自應循舊繞湖計程不過三十餘里所有由運入湖之大營房對過由湖入運之邵家港越河港等處並湖中行走之路

經臣親坐小船節節探量毫無阻礙均插標記認臨時或籤椿繫纜或多雇大船拋錨排泊以便安設統關至官民船隻來往南北皆可繞湖亦無阻礙道光六年九月琦善等奏揚河揚糧境內各壩尚未堵閉恐致吸掣現飭廳營州縣查照舊案察看現在情形自高郵州境之越河港即奮子營地方由運入湖至邵伯湖鰍魚港由湖入運越過各壩口門計長五十餘里均屬水深七八尺至一丈餘尺不等足資浮送是亦因各壩未閉糧船繞湖行走也九月張井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据林則徐奏經過馬棚灣十四堡潰口之處目覩溜勢十四堡已覺平緩易于堵合馬棚灣一處訪之輿論多稱先堵西岸則回空漕船可不必走湖而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五

欲寫過齋校刊

高郵運河  
東岸溜亦漸弱較易集事等語究竟該處工程係如何籌辦該藩司所稱先堵西岸是否必應如此辦理于漕船行船是否有益著陶澍張井會同熟商體察情形妥為辦理並將現在籌辦情形据實具奏欽此臣查馬棚灣形勢原以先堵西岸為正辦但現在雖已集料籌備非可旦夕竣工且西岸堵後湖水既無路入河而運河北來之水又全從馬棚灣缺口東注則缺口以南水無來源難通舟楫若俟正河上下築壩攔截補還東隄再行啓除攔壩至速已在仲冬軍船歸次最急豈容曠日耽延況馬棚灣迤南高郵城

迤北運河多有間段淺澀之處林則徐過時存水四五尺今止消存一二尺及數寸不等現在官民船隻已不能通行無阻何況軍船總由先後情形不同辦理卽難膠執爲今之計惟有趕將入湖入運各港口折展疏濬一律深暢俾往來船隻得以繞湖通行回空軍船到時亦做照行走不過三十餘里儘可無誤歸次一面將高郵城迤上淺澀之處趕緊築壩興挑勒限半月完工再將馬棚灣迤下邵家溝地方刷通西隄軍船由湖入運又可少行二十里更爲徑捷是月陶澍奏現在十四堡缺口已于八月二十四日合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五

龍馬棚灣亦定于九月初九日興工十一月張井奏馬棚灣漫口先由西岸越堵尅日合龍臣于回空軍船全數渡黃後卽馳赴揚河查勘壩工業已閉氣穩固後戩亦澆有過半其時因值洪湖水復驟長又放山盱義禮兩河減水匯注高寶湖亦疊見加長壩埽出水卑矮深恐風浪撞擊卽令酌量加鑲以資抵禦其該處東岸正隄逼近清水潭係康熙年間前河臣靳輔避溜圍築向東繞成大灣故有馬棚灣之名每遇水勢異漲湖河一片通連窩浪犯風最爲著名險要之地查量舊隄缺口共長二百餘丈水淤深至四



五丈若仍照舊施工不特需費過大且形勢過灣終屬隱患因督同道將廳營節節探量隨于舊隄之西擇其水淤較淺處所就舊隄兩頭作爲壩基順勢取直補築東隄埽土竝進已于本月二十日完工量長一百六十六丈水深二丈三四尺較舊隄計短一百餘丈河勢旣順隱患亦除現仍趕澆後戩一俟兩處戩工全完再行補還西岸緯隄拆啓兩頭攔壩挽河歸正以備重運經行十二年四月陶澍等奏竊照上年馬棚灣漫口勘由西岸越堵因于運河南北兩頭各築柴土攔壩一道將漫口包在河湖之外先就西

岸興築尅日合龍隨即補還東正隄竝改建西緯隄并力施工疊經奏明在案特派河營參將張兆會同廳營專司其事旋據稟稱工已堅定擇于本月初十日起放正河臣陶澍自省前赴清江是日行抵馬棚灣卽親飭啓除兩頭攔壩創挖深通挽河歸正溜勢直趨卽提漕船由故道行走極爲暢順其大營房對岸及邵家溝兩處通湖缺口竝已暫行用料堵塞俟過大汛後再爲補砌石工現在重運後船暨往來船隻均接續由正河行走諸復舊規按馬棚灣逼近清水潭素稱極險而馬棚灣決口廳營稟報云無工處

所茲故詳敘清水潭之險俾爲前車之鑒焉

又按利病書云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疏邗溝引舟自大江歷揚州至淮安以通漕運運河雖用湖水而湖水或多又于淮揚運河東岸爲減水閘減水洞限則水勢七尺以下蓄以濟漕七尺以上減入諸湖會于射陽湖以入海用水有節漕運旣便岸東西之田皆利焉其法在淮則有高家堰有西長隄有五壩以隔黃淮之水于外而泛舟其間在揚則有陳公塘以收三十六水之利在山陽寶應盱眙天長之界則有塘堰以節四縣之流湖水苟多則自運隄之減水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三

閘洞以下于溪東至于射陽湖又東入于海揚之海口去黃淮也遠故皆通利是時黃未入淮運河東岸之減水閘專爲減湖水也明史河渠志萬曆元年萬恭請復淮南平水諸閘上言高寶諸湖周遭數百里西受天長七十餘河秋水灌湖徒恃百里長隄若障之使無疏洩是潰隄也以故祖宗之法徧置數十小閘于長隄之間又爲今日但許深湖不許高隄故以淺船淺夫取河之淤厚湖之隄夫閘多則水易落而隄堅濬勤則湖愈深而隄厚意至深遠也比年畏修閘之勞每壞一閘卽堙一閘歲月旣久諸閘盡堙而

長隄爲死障矣畏濬淺之苦每湖淺一尺則加隄一尺歲月已久湖水捧起而高寶爲孟城矣且湖漕勿隄與無漕同湖隄勿開與無隄同陳瑄大置減水閘數十湖水溢則瀉以利隄落則閉以利漕最爲完計積久而減水故迹不可復得湖駸駸且沈隄矣今建復平水閘閘欲密密則水疏無脹患閘欲狹狹則勢緩無齧決虞尙書朱衡覆奏從其請于是儀真江都高郵寶應山陽設閘二十三濬淺凡五十一處各設撈淺小船二淺夫十

恭上此疏在白昂所開康濟河既廢之後吳桂芳改挑月

河之前則高郵所設之閘仍在老隄也

河渠志又云高郵州計牐九壩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五十四

欲寡過齋校刊

一康濟河南北二牐萬曆四年建城南河隄三減水牐嘉靖中建新中隄四減水牐萬曆五年建蛤蜊壩舊有觀橋上下二牐車邏王琴二減水壩俱廢孝宗實錄宏治十八年正月管河郎中張瑋奏高郵等州縣原設石牐石橋涵洞蓋專爲湖河之計比年以來爲近隄人家私立洞口遇水則竊自閉塞水消又輒挖隄岸以致衝決貽患乞將涵洞築塞每五里改建減水石牐一座以絕盜決之弊穆宗實錄隆慶二年十月御史蒙詔奏高郵康濟河故有木牐涵洞相旱澇爲啓閉今歲久浸廢加之節年大水衝齧內外隄

僅如一綫宜及其未敗經理工部復奏議行已而給事中孫枝言比年江淮蕭然不任修作當俟國用稍裕徐爲之圖上是之河防一覽萬歷八年潘季馴題河工未盡事宜疏云除高寶江都新舊增置牐座可以宣洩者無庸別議外高郵南門舊橋口應改建減水牐一座靳輔治河書康熙二十年創建寶應子嬰溝高郵永平港南關八里鋪柏家墩江都鮑魚口減水牐共六座改建高郵五里鋪車邏港減水牐二座二十四年靳輔奏減水牐之最大而多者莫過高郵城南今應將高郵城北竝車邏以南邵伯以北之零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五十五

星牐壩俱行閉塞拆取石料移于高郵城南邵伯鎮南改建深底大石牐二座使洪澤湖減下之水竝天長盱眙各山澗之水由高郵城南之南關大壩五里八里柏家墩車邏等壩并新建之大石牐內洩去十分之八邵伯鎮南已建之減水壩并新議建之大石牐內洩去十分之二

按是時靳輔建議挑下河故先塞零星間壩也

旋奉

旨止將高郵州大小壩及高家堰牐壩照靳輔等所奏定限堵塞張鵬翮河防志康熙三十一年二月侍郎博濟等疏稱高郵州等處減水壩九座內有八里鋪車邏鎮二壩底石被水衝損其古溝東壩底竝北

二壩底衝損之處均應令堅固修理高郵以南五壩應仍照原定限期開放三十七年

上命歲貢馬泰傳

諭于成龍曰朕自淮安一路詳閱河道高郵東岸之滾水壩涵洞俱不必畱用將湖水河水俱由芒稻河人字河引出歸江入江之河口如有淺澀處責令挑深如此則湖水河水俱歸大江各河之水俱不歸下河下河不必挑深又

諭于成龍此運河東岸著再加寬不必開減水壩其涵洞與金灣滾壩舊有河身民間用水灌田仍照例

州水道記

卷三

奏

欲寬過齋校刊

開放減水壩著河官堵築堅固用心防守是年五月初一等日陡起西風將高郵城北陸漫牖西隄一帶土工打通以致東隄新工浪汕殘缺奉

旨今年運河滾水壩既經堵塞水勢浩大勢所必然該督著遵前旨不時謹慎防備務使隄岸堅固九月于成龍奏高郵河身與山陽寶應河身相等驟受高寶諸湖滔天之水開牖則有害于民田閉牖則有傷于隄岸欲兩相保護難已臣往來查看再四思維惟將洩水減壩盡改爲滾水石壩水長聽其自漫而保隄水小聽其涵蓄而濟運則運道民生兩有裨益三

十九年河道總督張鵬翮題高郵自撫軍樓起至東西灣止因高堰洪澤之水滔滔東下西隄淹沒漫入運河東隄一望汪洋水由城南大壩而出洶湧泛溢當伏秋水漲恐東隄單薄難以捍禦致有不虞宜將見閉三壩相機酌開以保城池隄岸等因九卿科道會議覆准張鵬翮尋奏宜于秋盡水落照前河臣所估將五壩改爲四滾水壩壩下相度情形開引河使水有去路

此五壩謂靳輔于高郵南北建設大小減水壩五座也

南河成案乾隆四年十月大理寺卿汪漑等奏以淮揚運河東岸隄工實爲數州縣之保障嚮因設有洩水大壩以致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七

欲寫過齋校刊

高郵運河

下河被淹民罹水患所最甚者高郵南關五里車邏三壩其次邵伯之昭關壩寶應之子嬰壩一經開放則泰州興鹽等屬盡被淹沒今年將洪澤湖之天然壩堅閉不開高寶東隄等壩俱加謹不許開放所以水患頓除請將壩基全行平撤俾東隄一律相平擬于子嬰五里中壩車邏三處壩下原有河渠之路各建洩水牐一座事下大學士九卿議奏尋議前項舊壩寧可閉而不用俾遺址尙存以防患于未然不應全行拆毀將前功盡廢致難補救于事後應責令該管河道加意防護謹閉不開至于嬰等壩三處壩下

各添建洩水牐一座應准其添建八年正月大學士等陳奏高郵南關等壩一經開放則運河之水全勢傾注下河難受必應永閉與天然壩同第恐高寶水盛入江之路尙屬不足則入海之路亦宜分籌臣等酌議除高郵三壩仍照舊永閉外另于三壩之上下添建石閘四座竝于昭關壩之上添建石閘三座金門止寬一丈二尺較之各壩口門闊至六七十丈者寬狹懸絕兼之逐層開版量水勢之大小抽版開放節制由人不致徹底傾瀉王大臣議俱准行未幾河道總督白鍾山奏高郵三壩請復舊制從前設立高

揚州水道記

卷三

五

欲寬過齋校刊

高郵運河

郵三壩分注下河原與山盱滾壩上下相應是以山盱三壩共寬一百八十丈束水旣多則洩水之路宜廣廷議請建石牐七座但七牐金門止議寬各一丈二尺計共止有八丈四尺較之三壩舊制寬狹懸殊且山盱地方現議建滾壩二座口門共寬一百二十丈連舊有之三壩二百丈已共有三百二十丈之寬而尾間之石牐僅止八丈四尺下游去水之路較上游進水之處不及十分之一設或諸水畢集高寶兩湖不能容納不獨上河萬頃民田盡遭淹沒高寶之城池倉庫民舍田廬均爲可慮而運道亦因之阻梗

查三壩之所以永閉者原爲從前開放之時徹底傾瀉竝無抵禦則水勢建瓴而下興鹽窪下地方勢難容受必瀰漫爲患臣等量爲更改除洩水過多之五里中壩仍行堅閉不得輕開外查南關大壩原寬六十四丈其壩脊高河底自八尺餘寸以至九尺不等每遇汎水漲發之時始與壩脊相平今擬請盡改爲滾水石壩再將壩脊加高五尺則嚮之河底高八尺餘寸以至九尺者今則高至一丈三尺餘寸及一丈四尺矣如平常水發之時則新建之七牖自可隨時啓放如遇湖河異漲七牖不足宜洩之時始從壩面

過水一二尺亦屬有限水一平壩便已斷流與舊有之壩徹底傾瀉者大不相同況運河水少之時不過六七尺卽水長之時亦不過一丈一二尺今滾水壩面已高河底一丈四尺是必河水異漲至一丈四尺有餘始行過水若僅止一丈四尺猶無水可過況壩面所過之水又係循序漸下水勢平緩分注下河湖港溝港陸續消洩必不致有奔騰漫溢之患經廷議准行九年七月尙書訥親奏南關車邏二壩督河二臣奏請將壩面加高五尺臣將壩脊河底量驗與督河二臣面加詳酌應于所加五尺之內去石二塊共



減二尺四寸令新加壩脊之河底合計總不出一丈之內運河水深一丈以上卽令過水則蓄洩多寡適宜而兩壩俱歸實用矣十一年七月運河汎水盛漲協辦大學士高斌馳驛察看尋奏南關車邏二滾壩今年開放宣洩通暢唯壩下西岸東水隄堰尙應展寬加高十五年高斌進呈河工圖說二十條內高寶各壩下河圖說云查高寶一帶插壩口門俱寬四五六尺不等節宣有制唯五里車邏南關等壩俱各寬六十餘丈洩水過多今來源旣減則此三壩毋庸輕放其五里等壩俱用柴草堵築設遇洪澤湖異漲三

滾壩洩水過多請酌量將南關車邏二壩啓放以減水勢其五里中壩地卑下洩水過大一經啓放則下河不能容受應請常行堵閉經臣高斌奏明遵照十一年侍郎嵇璜奏南河關鍵尤在五壩蓄洩合宜前河臣張鵬翮將車邏五里南關三壩改爲石滾壩使有過水節制是運河之三滾壩原與高堰之三滾壩上下相應也今高堰增二滾壩共有五壩已覺來路多而去路少若遇大水堅閉不開固爲保全下河起見但湖河之水同時壅漲不特上河田廬淹沒迨至波濤衝激隄岸潰決則下河之受害更甚此中緩急

機宜甚有關係高斌于乾隆四年曾經奏明若遇洪湖異漲三滾壩洩水過多請將南關車邏啓放以減水勢然不立一界限則開放過早與開放過遲均有受病之處查高堰各壩于十六年欽奉

聖訓指示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始將智信二壩次第開放實爲不易之良規今擬倣效此法于運河各壩亦宜定以水誌以便遵守查水勢異漲之年高于車邏壩脊四五尺以上今酌中定議應以水高壩脊三尺爲準先將車邏壩開放至三尺以外再將五里南關等壩次第開放未至三尺以上不許輕開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空

二十二年大學士公傅恆等奏洪湖五壩過水既多而下游承受僅高郵之車邏等三壩未免來多去少應于昭關地方復設滾壩滾壩之下開一支河更將南關舊壩改建滾水石壩便與高堰五壩相應十一月嵇璜奏高郵運河東隄添建石壩已經完竣竝請酌定水則如上游五壩過水漸多車邏南關五壩過水三尺五寸開放五里中壩若車邏南關二壩過水至五尺再開放新建石壩視水勢之大小以爲啓閉自無壅積之虞旋奉

旨著照嵇璜所奏過水尺寸立誌壩旁以垂久遠

揚州

府志南關大壩即舊五里滾水壩長六十六丈係石壩康熙四十四年建南關新壩長六十六丈係石壩乾隆廿二年建五里中壩即舊八里鋪滾水壩康熙四十七年建牆高石脊一丈二尺此壩地勢最卑壩底較諸壩亦為獨深尤不可輕易開放車邏大壩長六十四丈係石壩康熙四十四年建昭關壩在邵伯鎮北五里乾隆廿二年與高郵州南關新壩同時建合南關大壩五里中壩車邏大壩定為運河五壩上與高堰五壩較準尺寸相為表裏續南河成案道光八年二月英和等奏揚糧廳昭關壩因四年六月洩放洪湖漲水壩底損壞跌塘甚深張井等奏請移地改建原擬于舊壩迤南柏家墩之上照舊制建造以邵伯士民呈稱此壩若改移往南相距更近懇請移建舊壩迤北之四棚灣地方當即親詣各該處履勘審其形勢柏家墩之上原議築壩處所逼近通湖港口藉資宣洩惟究在舊壩以南相距七十丈與邵伯地方較近不無關礙四棚灣則西有石隄間隔須于隄上開通口門使湖水先入運河再行折流而東方能歸壩下注其勢又覺紆緩且該處民人亦復以有礙田廬墓舍紛紛環顧竊思湖河水勢漲發築壩疏揚州水道記

卷三

空

欲實過齋校刊

高郵運河 宣原為保護民生而設若能將舊壩修復或再就近往北移建則該二處民人均不致懷疑畏懼臣英和回浦後與蔣攸銛悉心籌議一面咨會河臣張井等再行詳慎查復旋准張井等以勘得昭關壩舊基跌塘極深實不能修復請于舊壩之北三元宮之南刷隄移建該處土性堅凝洩水形勢甚便且下有舊通苻絲湖河形即可就作引河等因咨覆前來臣查既据河臣確勘應即照辦但此項壩工與林家西所建石壩相為表裏均係備豫不虞一經洩放湖水建頤而下于下游地畝總不免有被淹之處應令河臣嚴飭廳員平時堅守倘遇異常盛漲萬分喫重廳員會同州縣相度機宜方准啓放非此則斷不准率行宣洩違者嚴叅治罪所有移建昭關壩連築柴壩計口寬二十四丈共估銀九萬兩嗣于九年完工 按昭關壩本在甘泉汛因與高郵四 廿五年九月督臣尹繼善河臣白鍾山言洪澤一湖儲蓄全淮之水每當盛漲即由五滾壩減洩盡入高寶各湖將欲南流歸

江而去江尚遠欲東流歸海而爲道甚紆唯有下河各州縣地勢甚窪湖水由各場建瓴而下先及高郵次至寶應次至興化泰州以及鹽城節次被淹皆由車邏南關等壩竝無限制故也前高斌任總河時曾奏明堵閉高郵諸壩截攔湖水而注之江不使流入下河後因束水大緊東隄不能完固致有二牖之潰臣等悉心講論高斌之誤在于不能因時變通謂之事非全美則可而泥于一時之成敗謂其所辦全非則不可也乾隆十八年臣尹繼善同劉統勳奏明將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伏秋水漲次第開放後于

揚州水道記

高郵運河

卷三

三

二十二年又經改議不必封土聽其過水以爲由漸而去下河可以容納但漫無節制一遇水長卽易受淹臣等從前所議原未合宜不可不亟圖變計今欲使下河減災唯有節其來水欲節來水唯有將南關車邏等壩仍封土三尺俟水勢長至三尺以外方許啓壩再不能容方啓五里昭關等壩次第宣洩如在三尺以內則謹嚴防守不得擅啓俾湖河之水專注歸江

南河成案乾隆四十年閏十月撫臣薩載奏江省被旱情形

命軍機大臣傳諭高晉吳嗣爵曰高郵寶應等處地屬濱湖易資灌溉何亦一例被旱歉收前因下河地方低窪易致淹浸是以令將五壩堵閉不輕宣洩勿致有礙民田若當夏秋缺雨之時稍減洪湖之有餘

以濟下游之不足于事實為兩便與其令湖水暢出清口滔滔歸海何如酌計尺寸分潤下河之為愈乎高晉等平日但視洪湖為敵黃之資而不知其可為濟旱之用故未嘗計及于此自屬缺略著傳諭高晉會同吳嗣爵薩載畱心籌核嗣後或遇下河高寶等州縣稍旱之年如何酌計分寸開放插壩以資灌溉之處悉心妥議預定章程以聞尋奏嗣後高堰誌椿如長至九尺以上仁義禮三壩應聽其過水下注高寶諸湖以為儲備遇稍旱之年洪湖水小誌椿在九尺以下石脊不能過水而高寶諸湖之水充裕沿湖西鄉地畝足敷沾溉即先將西岸各港口酌開數處灌注入運河東岸除南關車邏等大壩非遇異漲之年仍不輕易開放其餘各插壩涵洞均須相機啟放分潤下河總以存水五尺為度以濟漕運多餘之水則儘歸下河

南河成案續編道光八年五月張井等以資灌溉

奏高郵汎東岸設有車邏南關五里中新四壩以資分洩歸入下河從前原定有啟閉水則嗣因黃水倒

揚州水道記

卷三

畜

欲寡過齋校刊

高郵運河

灌運道受淤不能以時啟閉下游田廬動輒被淹臣等飭道廳妥議具稟旋據覆稱遵照乾隆二十二年奏定水則車邏南關二壩地勢較高原係常行啟放俾河水得以隨時減洩如車南二壩石脊過水五尺再開放新壩查南關壩石脊高七尺五寸若過水三尺五寸則運河水止存一丈一尺過水五尺則運河水止存一丈二尺五寸今昔情形互異應請酌中定制以運河之水長至一丈二尺八寸方可開放車邏壩長至一丈三尺二寸再開放南關大壩長至一丈三尺六寸再開放五里中壩長至一丈四尺再開放南關

新壩俟河水長符定則卽由該廳州等隨時啓放或雖符尺寸而勢已平定仍當堅守不放竝以中新二壩地勢較低請俟水勢平定首先堵合等語臣等復與督臣蔣攸銛悉心商酌所議均屬允協卽應如稟辦理竝飭令較准水則尺寸勒石各壩許官民共見共聞永遠遵守

續南河成案道光六年八月琦善等奏六月卅日參將張兆前往揚糧廳

啓放昭關壩一事蒙

飭令查明據實具奏欽此查臣張井等前奏昭關壩不准開放原就歷年盛漲情形比較彼時水勢計開放車南中新四壩似已足資減洩不料來源旺盛湖漲日增爲近年所未有下游先有雨水頂托四壩之外復將沿河大小開壩涵洞悉行啓放運河水勢仍復日有增加兩岸隄工處處著重節經常鎮道劉名載以運河隄岸單薄恐有疎虞再三稟請俟三溝開

揚州水道記

卷三

奎

欲寫過齋校刊

水誌長至一丈七尺卽將昭關壩啓放臣張井臣潘錫恩溯查舊案嘉慶十一年湖水盛漲因未啓昭關壩致荷花塘蔡家潭甕家營等處仍有漫溢之事彼時荷花塘口門寬至七十餘丈蔡家潭寬至六十餘丈衝跌阮塘深至八丈有餘荷花塘一處至次年始行堵合是以糜帑甚鉅再四籌畫運河工段縣長隄埽疊報危險與其他處失事不若昭關壩尙係洩水舊地批令俟三溝誌椿長至一丈八尺再行啓放一面委令參將張兆前往會同常鎮道劉名載辦理及該參將到壩水誌已及一丈八尺因卽啓放過水復會同臣琦善于七月初六日奏明在案竝非該參將敢于自作主張按是時昭關壩尙未移建三元官所放之壩仍邵伯以北五里之舊壩也据此奏知昭關放壩之長水尺寸尙未奏定也其金灣以下橋壩開放之制道光十二年張井奏三溝開誌椿長至九尺以外不論何時卽將歸江之金灣以下各橋壩相度機宜次第啓放以期暢達歸江

道光九年正月蔣攸銛等奏高郵

四壩雖爲減漲實宜守而不宜放第水漲靡常若專

事固守而不知變通恐遇非常異漲揚河東隄不能  
抵禦是欲收守壩之功仍須廣籌疏消之路前經河  
臣看工時週歷查勘見車邏壩旁乾隆五年間建有  
耳閘一座金門僅寬一丈二尺視河水之消長隨時  
啓閉最爲靈便若南中新三壩旁亦做照建造四五  
月河水漸長重運漕船足資浮送卽啓板宣放由各  
壩下河道循序下注不致驟漲且維時農田正當插  
蒔秧苗有此閘水接濟縱遇旱年無虞乾涸而河水  
預行宣放汎水長發可期不致十分猛驟四壩雖未  
必遂能永守亦不致倉猝竝啓致釀出槽泛溢之患

揚州水道記

卷三

矣

欲寬過齋校刊

高郵運河

當飭淮揚道鄒錫淳督同揚州府高郵州分別勘估  
臣等覆加查覈新南中三壩耳閘每座各約需銀一  
萬三千餘兩共銀四萬九百餘兩擬本年先辦新壩  
耳閘其南中二壩之間分年次第辦理至壩下河道  
七處共估銀十萬五千餘兩于道光十一年奏報完  
工此歷來建立牯壩及放壩洩水之成案也夫滾水  
閘壩之設原以洩有餘之水使循序漸進無妨民田  
至水勢盛漲放壩洩水而壩下之引河久淤各場之  
海口全塞水無去路壩放而民田未有不被淹者故  
列聖諭旨皆以放壩爲萬不得已之計焉

揚州水道記卷三終

受業儀徵吳養源校字

揚州水道記

卷三

卷終

欲算過齋校刊



揚州水道記

儀徵劉文淇

寶應運河

水經淮水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道元注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卽射陽縣之故城也此邗溝水改道由白馬湖之始

案建安以前邗溝水由東道博芝湖至射陽入淮

安以後改由西道白馬湖亦至射陽入淮詳見江都高郵運河

白馬湖屬寶應而酈注言山陽白馬湖者道元北魏人時白馬湖屬山陽故言山陽白馬湖也寶應在兩

揚州水道記

卷四

欲寫過齋校刊

漢爲平安縣地舊唐書地理志寶應漢平安縣是也

在梁爲安宜縣南齊書州郡志陽平郡領縣四泰清

永陽安宜豐國寄治山陽隋書地理志云江都郡安

宜縣梁置陽平郡及東莞郡開皇初郡廢又廢石鼈

縣入焉有白馬湖新唐書地理志楚州寶應縣本安

宜上元三年以獲定國寶更名通典亦云安宜縣本

漢平安縣地方輿紀要安宜故城在縣西南謂今寶應縣之

西南也漢縣治此一統志安宜舊在寶應西南漢置平

安縣晉廢太平寰宇記云安宜溪在縣界古安宜邑

因此溪爲名郡國利病書方輿紀要竝云安宜溪在

縣西南六十里紀要又云唐初始遷今治劉寶楠寶應圖經云

平安故城在今縣治西南六十里梁安宜縣亦治此  
新唐書杜伏威傳大業十二年伏威轉剽淮南攻安  
宜屠之安宜舊治自伏威屠後城邑邱墟故唐初遷  
今治今治即漢白田為安宜勝地唐李嘉祐送皇甫  
冉往安宜詩江皋盡日惟煙水君向白田何日歸楚  
地蒹葭連海迴隋朝楊柳映隄稀津樓故肆生荒草  
山館空城閉落暉若問行人與征戰使君雙淚自沾  
衣故肆空城即指安宜舊治兵燹之後滿目淒涼不  
勝禾黍秋風之感據諸書言之寶應在漢為平安縣  
唐初遷今治信矣

南齊安宜寄治山陽蕭梁安宜移治漢之平安城唐  
初始徙今治肅宗上元改名寶應隸于楚州此寶應  
沿革之大較也惟寶應與射陽山陽犬牙相錯省立  
不常兼或僑置易于淆惑今博稽史志細為分析俾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二 欲寡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讀史者有所考焉前漢地理志廣陵國領縣四廣陵  
江都高郵平安而臨淮郡領縣二十九淮浦盱眙射  
陽鹽瀆淮陰等縣屬焉是平安屬廣陵國射陽屬臨  
淮郡不相雜也後漢郡國志廣陵郡領十一城射陽  
故屬臨淮今改屬廣陵與前漢異而廣陵江都平安  
高郵四縣仍屬廣陵與前漢同後漢書臧洪傳廣陵  
射陽人也唐章懷太子注云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  
宜縣東即今縣治據已徙之安宜言也江南通志揚州府志並云寶  
應縣東七十里射陽鎮漢射陽故城是也其北齊所  
置之射陽在鹽城縣非此地方輿紀要射陽城在鹽城西九十里劉寶楠寶

應圖經云隋志鹽城後齊置射陽郡陳改曰鹽城唐志本漢鹽漬縣地隋末韋徹据其地置射州及射陽安樂新安三縣武德七年廢是鹽城之射陽故城始置于齊復置于隋其非漢射陽審矣劉昭後

漢書郡國志注于射陽下云有梁湖又引地道記曰

有博支湖嘉靖維揚志云梁湖在射陽湖北博支湖

在寶應縣東南九十里是今寶應縣東南及東北境

皆漢射陽地也而安宜故城即漢之平安城在今縣

西南六十里則今寶應西境為漢之平安縣也前漢

書地理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射陽即

射陽縣也以縣統湖射陽在前漢屬臨淮不屬廣陵

博支湖亦屬射陽不屬平安則射陽湖亦屬射陽不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算過齋校刊

屬平安矣廣陵厲王胥傳傳相勝之奏奪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奏可閻氏若璩以射陂即白水

塘固非太平寰宇記通鑑地理通釋並云射陽湖即射陂案射陂若即射陽湖當屬臨淮不屬廣陵非勝

之所得奏奪也射陂或別是一地闕疑可耳兩漢廣陵郡俱治廣陵後漢

建安二年陳登為廣陵太守五年登移治射陽魏吳

交爭之際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見吳志孫韶傳

又宋書州郡志云江淮為爭戰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射陽海陵高郵江都三國時廢晉武

帝太康元年既平吳後立廣陵郡統淮陰射陽與海

陵廣陵鹽漬淮浦江都八縣又立臨淮郡統縣十盱

眙高郵等縣屬焉而無平安故一統志謂平安為晉

廢也宋書州郡志云太康三年廣陵太守治淮陰故

城後又治射陽江左治廣陵廣陵郡徙治淮陰在太康三年方輿紀要謂魏

時徙治淮陰非也案太康元年立廣陵郡已有淮陰縣而宋

書州郡志云廣陵太守治淮陰故城者沈約作宋書

在蕭齊時淮陰已無實土故謂太康時廣陵所治之

淮陰為故城也晉書地理志元康七年分臨淮置淮

陵郡永嘉之亂臨淮淮陵並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之

後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義熙七年又分

廣陵界置海陵山陽二郡宋書州郡志云海陵太守

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本屬廣陵安帝于廣陵分出立為郡統建陵寧海如皋臨江蒲

濤臨澤等六縣而海陵舊縣則仍屬廣陵山陽太守晉安帝義熙中土斷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四 欲身過齋校刊

分廣陵立云土斷者山陽本屬兗州安帝時兗州久陷至是土斷分廣陵立山陽郡領縣

四山陽令射陽縣境地名山陽與郡俱立鹽城令舊

曰鹽瀆晉安帝更名東城令晉安帝立左鄉令晉安

帝立太平寰宇記山陽縣晉義熙元年省射陽縣置

山陽郡屬徐州又立山陽縣以隸焉以境內有地名

山陽因名郡寰宇記又云楚州淮陰郡今理山陽縣

宋書郡國志並記云安帝義熙元年省射陽縣分廣

陵之鹽城地立山陽東城左鄉三縣為山陽郡沈約宋書

無此文沈書每引何徐州郡志寰宇記所引或何徐書也云郡國志者謂齊永明郡國志也沈書亦嘗引之則是義熙之時已省射陽而別立山陽自是山陽

著而射陽微或疑劉宋猶有射陽至南齊始僑立江

南案宋書州郡志臨淮太守領縣七海西射陽廣陵

誤增廣字陵當作凌志云前漢屬泗水後漢屬廣陵案前漢志泗水國有凌縣南齊書正作凌淮浦

淮陰東陽長樂志又云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下邳之

淮南為臨淮郡治盱眙江左僑立晉書地理志元帝渡江之後分武進

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是臨淮郡于元帝時已僑立江南臨淮郡屬南徐州時

南徐州治京口去京都水二百四十陸二百京都指建康

則臨淮郡所屬之七縣亦僑寄可知其南沛廣陵海

陵山陽盱眙鍾離割屬南兗廣陵為南兗州刺史治

去京都水二百五十陸一百八十廣陵太守亦治廣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五 欲夏過齊校刊

陵領縣四即廣陵海陵高郵江都是也而射陽則無

實土故與淮陰淮浦僑寄江南南齊書州郡志南徐

州鎮京口有南東海郡晉陵郡義興郡南琅琊郡晉

陵義興皆舊郡南東海僑治丹徒南琅琊徒置白下

二郡雖僑置而尚有實土又有臨淮淮陵等十二郡

志於臨淮郡下云自此以下郡無實土臨淮郡所領

之六縣海西射陽凌淮陰東陽淮浦與宋書同唯省

去長樂耳宋書于臨淮太守下明云江左僑立則臨

淮郡所屬之射陽亦僑寄而無實土可知不得謂宋

時尚有射陽縣也蓋自義熙立山陽郡縣而射陽之

舊縣遂廢矣山陽本義熙置故南齊州郡志云晉明  
帝太寧三年郗鑒為兗州鎮廣陵後還京口是後兗  
州或治盱眙或治山陽桓元以桓宏為青州鎮廣陵  
義熙二年諸葛長民為青州徙山陽時鮮卑接境長  
民表云此番十載覺故相襲城池崩毀荒蕪散伏邊  
疆諸戍不聞雞犬且犬羊侵暴抄掠滋甚乃還鎮京  
口長民之鎮山陽在義熙二年時山陽已立而孔衍  
為王敦所惡太興二年敦出行為廣陵太守時人為  
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  
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勅其黨以衍儒雅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六

欲實過齋校刊

之士不得妄入郡境孔衍傳海西公太和四年九月桓

溫軍敗于枋頭十一月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

中桓溫傳安帝元興二年桓元入京師劉敬宣渡江奔

廣陵與廣陵相高雅之等俱奔洛陽還据山陽又與

雅之及江都令張誕等奔南燕劉牢之傳此皆在義熙未

立山陽前以山陽本射陽境內地名郡縣未立之前

已有此名也宋書及永明郡國志云省射陽縣分廣

陵之鹽城地立山陽東城左鄉三縣為山陽郡謂既

省射陽縣又分鹽城地于射陽鹽城二縣地立山陽

東城左鄉三縣其射陽縣遂廢其鹽城本漢鹽漬舊

縣不廢特較舊縣削小耳故宋書青州郡志山陽太守  
領縣四卽山陽鹽城東城左鄉是也山陽東城左鄉  
爲安帝立鹽城乃安帝更名山陽卽今之山陽縣城  
宋書云山陽令射陽縣境地名山陽謂山陽乃射陽  
縣境內之地安帝于此立郡縣非改射陽爲山陽也  
宋書又云山陽去州水三百陸同州謂南充州治廣  
陵太平御覽云楚  
州理山陽縣南至揚  
州三百里與宋書合則是義熙所立之山陽縣卽今  
之山陽城無疑射陽故城在今寶應縣東七十里俱  
與山陽無涉而通典舊唐書俱謂山陽爲漢射陽縣  
地晉置山陽郡改爲山陽縣非也劉寶楠寶應圖經  
云所以謂山陽爲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七

欲寬過齋校刊

射陽地者宋志山陽令射陽縣境地名山陽與郡俱  
立謂于射陽境內之地舊名山陽者立山陽郡令猶  
今分泰州置東臺分鹽城置阜寧作地志者不得不  
曰東臺泰州地阜寧鹽城地而遂謂泰州城在東臺  
鹽城城在阜寧可乎且宋志曰射陽縣境境者疆界  
之名言山陽爲射陽界上地通典諸書去境字直曰  
射陽縣地一統志諸書去地字直曰射陽縣屢變失  
真巧于傳會于是晉之山陽指爲漢之射陽以流爲  
源而棄其源以末爲本而遺義熙既立山陽之後歷  
其本自唐以來皆蒙此誤

宋至齊皆無所改梁初亦有山陽後入于魏魏收魏  
書地形志云山陽郡治山陽城領縣二卽山陽左鄉  
是也山陽爲郡治酈道元魏人水經注云出山陽白  
馬湖逕山陽城西者卽指此山陽城時白馬湖屬山  
陽故道元謂山陽白馬湖宋書索虜傳初太祖聞虜

寇逾燒廣陵城府船乘使廣陵南沛二郡太守劉懷之率人民一時渡江虜以海陵多陂澤不敢往山陽太守蕭僧珍亦斂居民及流奔百姓悉入城臺送糧仗給盱眙賊逼分畱山陽又有數萬人攻具當往滑臺亦畱付郡謂山陽郡城內垂萬家戰士五千餘人有白米陂去郡數里僧珍逾下諸處水注令滿須賊至決以灌之虜既至不敢停引去自廣陵還因攻盱眙或謂白米當作白水白水陂卽白水塘在寶應縣西南八十里白水陂去山陽郡數里似宋之山陽城逼近白水陂矣案劉宋之山陽城卽晉所置至今不改未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八

欲寫過齋校刊

聞其移置也

郡國利病書云淮安府舊城晉時所築宋金交爭此爲重鎮周一十一里新城

去舊城北五里山陽縣北辰鎮也元末張士誠將史文炳守此時築土城臨淮洪武十年改築甄石周七里二十丈聯城在兩城之間嘉靖三十九年倭寇犯境時漕運都御史章煥建聯貫新舊二城故名是山陽止有此三城也白米陂未詳所在通鑑載此事云初上聞

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逾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

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畱山陽

胡三省注義熙中土

斷分廣陵立山陽郡今楚州卽其地是胡注固以宋山陽城卽晉義熙城矣

蓄陂水令滿

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畱因攻盱眙通鑑刪去白米及去郡數里亦以山陽城未聞移置



白水塘也道元謂中瀆水逕山陽城西不誤惟以東  
晉所立之山陽城卽漢之射陽城則誤甚矣舊唐書  
太平御覽皆沿其誤實道元啓之也道元致誤之由  
又因應劭注漢志射陽云水北曰陽謂射陽城在射  
陽湖之北其說非也劉寶楠寶應圖經云應氏注漢書據水北曰陽之例凡地兼水  
名則曰某水之陽其說不通則不注如臨淮郡縣二  
十九開陽東陽蘭陽皆不曰某之陽惟射陽有射陽  
湖因傳會爲射水之陽夫射水水經及諸史無明文  
射陽縣爲射水之陽之縣將射陽湖爲射水之陽之  
湖乎竊謂郡縣有以水氏邑有以邑氏水漢陽河陽  
瀕水置邑邑遂氏水丹陽歷陽邑名旣立水名隨之  
漢書志江都渠水至射陽入湖上舉縣名酈注又云  
下單言湖言射陽縣之湖是以邑氏水也

城本北中郎將庾希所鎮案希爲庾冰之子哀帝紀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九

欲寡過齋校刊

隆和元年二月以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庾希爲北中

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十二月庾希自下邳退

鎮山陽庾冰傳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

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友爲東陽家于暨陽

是庾希之鎮山陽史有明文此事亦在義熙前郡縣

未立而山陽已有城者鎮守之地必築城池故有城

也義熙中遂于希所鎮之地立郡縣耳晉書荀羨傳

穆帝時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

晉陵諸軍事羨至鎮發二州兵謂徐兗二州兵也南齊書州郡志云晉元

帝過江建興四年揚聲北討遣宣城公裒督徐兗二  
州鎮廣陵其後或還江南然立鎮至此始荀羨至鎮

謂至廣陵也 使參軍鄭襲戍淮陰羨尋北鎮淮陰謂羨先

鎮廣陵後乃鎮淮陰也南齊志北兗州鎮淮陰穆帝

永和北中郎將荀羨北討鮮卑云淮陰舊鎮地形

都要水陸交通易以觀釁沃野有開殖之利方舟運

漕無他屯阻乃營立城池云淮陰舊鎮者元帝過江

淮陰已僑置江南故云舊鎮也兵燹之後故城已毀

至是羨乃營立城池太平寰宇記于楚州云東晉為

重鎮元帝以劉隗屯守案劉隗傳太興初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

率萬人鎮泗口是隗之所鎮者乃泗口非山陽也 穆帝時中郎將荀羨北討

云舊淮陰鎮地形都要乃營立城池是誤以荀羨所

築者為山陽城不知荀羨所鎮者為淮陰城庾希所

鎮者為山陽城也酈注又云中瀆又東謂之山陽浦

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謂中瀆水既逕山陽城西之

後又東出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太平寰宇

記楚州山陽縣云邗溝水南自安宜縣界流入於淮

陰云濁水今謂之山陽濁東南自州郭下西北流經

縣北流入于淮即古之邗溝又云淮水在縣西六百

步酈注所言山陽浦山陽口皆在淮陰縣即今之清

河縣地而亦云山陽者邗溝水自揚州至淮陰皆謂

之山陽瀆故也自建安改道由白馬湖之後歷南北

朝不異宋謝靈運西征賦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以

憩船是亦由西道也隋開皇大業復改由東道說詳見江

都運河唐初復由西道縣治亦移置今城劉長卿赴楚

州次白田阻淺問張南史詩云楚州今近遠積靄寒

塘暮水淺舟且遲淮湖在何處今城南五里有白田

鋪劉長卿赴山陽而道由白田舟行阻淺又唐儲嗣

宗有過范水詩云行人倦遊宦秋草宿湖邊露溼芙

蓉渡月明漁網船寒機深竹裏遠浪到門前何處思

鄉甚歌聲聞採蓮是唐時運河由西道也

宋史張綸傳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築漕河隄二百里

揚州水道記寶應運河

卷四

十一

欲寫過齋校刊

于高郵北旁錮巨石爲十礎以洩橫流此寶應湖東有隄兼設減水石礎之始

案東都事略張綸爲江淮發運副使在宋真宗天禧

時宋史陳敏傳孝宗乾道中敏爲都統制兼知高郵

軍自寶應至高郵案其舊作石礎十二所自是運河

通洩無衝突患宋史河渠志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

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芟薪彌滿宜

創立隄堰以爲瀦洩庶幾水不至于泛濫旱不至于

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

十里此皆修築湖東之隄也石礎卽減水閘萬厯寶

應志云減水橋古名石礎今名減水橋俱在官河隄  
上漕河通志石礎俱在河東隄上自白馬鋪至馬家  
潭而安宜間邱溪清水汜光湖赤水金釵澗衡陽濟  
河等衆流委之波濤百里故漕河隄岸惟此易壞宋  
紹興中造斗門石礎十所洩水案紹興無作石礎事  
天禧乾道所作之石  
礎十所十二所亦  
不專在寶應也嘉定六年增修五座年久俱壞案

宋時所作之石礎專以洩湖水也與明代之減洩淮  
水者不同宋元運道皆由諸湖其所經歷者在寶應  
則射陽白馬范光界首諸湖其見于詩者宋楊萬里

有過射陽湖詩見前高  
郵運河元薩都刺過射陽湖詩云秋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十三

欲夏過齋校刊

風吹白波秋雨鳴敗荷平湖三十里過客感秋多元

薩都刺過白馬湖詩春水滿湖蘆葦青鯉魚吹浪水

風腥舟行未見初更月一點漁燈落遠汀汜光湖一

名寶應湖明會典范光湖卽寶應湖范光卽  
汜光宋呂存

中過寶應湖詩半升濁酒試尊羹賤買魚鰕已厭烹

淺水依蒲有船過淡煙籠日更人行梅堯臣詩沙頭

風雨來貼水野雲黑如觀曹公營萬弩射船側津湖

一名界首湖明會典界首湖卽津湖是也元薩都刺

有過界首湖詩清氣撲人湖面水幽聲到耳樹頭風

人家蠶老櫻桃熟恰是淮南四月中其見于史者宋

史趙立傳建炎四年趙立守楚州金人攻城承楚間有樊梁新開白馬三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絕不與通故楚糧道愈梗楚遂陷陳敏傳都統制陳敏與金人戰射陽湖敗之焚其舟据胡銓傳此事在孝宗隆興二年元史李璫傳景帝元年元已取漣海數州元江淮大都督李璫言近獲生口知宋調兵將攻漣水且謀見許浦射陽湖舟艦相望請繕城塹以備博羅歡傳元將博羅歡進軍拔淮安南堡戰白馬湖及寶應掠高郵石普傳樞密院都事石普從守淮安詣丞相陳破賊之策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實過齋校刊

以行而汝中柏用事陰阻之滅其半普行次范水砦

縣南五十里曰范水鎮舊作范水

日未夕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

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卽登城樹幟賊大驚潰乃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砦直抵高郵蓋白馬射陽二湖爲寶應達淮之要衝而范水則由寶應達高郵之路也劉寶楠寶應圖經云唐之運河穿城過儲光羲詩云十里次舟楫二橋通往來二橋卽今城中嘉定廣惠二橋跨宋涇河卽市河金王惲詩雙橋穿寶應一岸入高郵是也明代始不穿城矣

郡國利病書洪武九年用寶應老人柏叢桂言發淮揚

丁夫五萬令有司督發高寶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浪  
二十八年寶應縣老人柏叢桂建言發丁夫五萬餘人  
開寶應直渠卽月河初自槐樓抵界首槐樓抵界首四十里沿湖  
一帶隄岸屢修屢圯民甚苦之操舟者亦甚不便由是  
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築一長隄與渠同期月而  
成引水于內行舟自是隄無潰決之虞民亦休息而舟  
行稱便此槐樓至界首倚湖爲渠之始

案利病書所言督發高寶湖隄六十餘里合高郵寶  
應言之也明史橐河渠志太祖時淮揚之間築高郵  
湖隄二十餘里明會典湖東有隄長三十餘里洪武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十四

欲夏過齋校刊

九年用甄修高家潭等處

明會典又云成化二十一年高家潭等處造石隄漸

修至二十餘里案嘉靖維揚志高家潭在縣南十五里西會清水湖是洪武時發高郵

湖隄二十餘里發寶應湖隄三十餘里合二縣計之

故云六十餘里也明史河渠志云太祖時開寶應倚

湖直渠四十里築隄護之卽指叢桂所開者萬曆寶

應志人物列傳柏叢桂素以梗直服其鄉人洪武二

十八年建言邑中水利請築塘岸四十里以備衝決

先是言于有司寢不行乃相度地多淤泥草莽不可

行以牛步準程無甚差爽經理會計陳說利害畫圖

奏于朝詔許發丁夫五萬六千餘人令叢桂董其役

期月而成今自槐樓至界首是矣邑人至今以為美  
談曰柏氏舊堰也案利病書言洪武九年有司督醵  
寶應湖隄又云沿湖一帶隄岸屢修屢圯是洪武九  
年所醵之隄逼近湖側二十八年叢桂就湖外直南  
北穿渠四十里築一長隄長與渠同此東隄也遂以  
洪武九年所醵者為西隄此渠既開行者不復由湖  
不知廢于何年利病書云柏叢桂就湖外直南北穿  
渠四十里湖外即湖東今其渠尚存是時不漕而且  
穿明初都南京漕路不由此故云不漕今漕舟甚行屢有風險而渠不  
復何也利病書雜引方志此條未載何人之說然必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五

欲寡過齋校刊

在宏濟河未開之先案英宗實錄景泰五年六月大  
風雨湖水泛溢決高郵寶應隄岸英宗天順元年十  
月漕運總兵右都督徐恭奏揚州一帶寶應汜光邵  
伯高郵等處隄岸衝決憲宗實錄成化十四年三月  
太監汪直言邵伯高郵寶應白馬四湖每西北風作  
糧運官民等船多被隄石椿木衝破漂沒宜築重隄  
于隄之東積水行舟以避風浪劉寶楠寶應圖經云  
洪武中所開越河槐樓以南界首以北四十里嘉靖  
時所議越河即萬曆所開之宏濟河城南至新鎮三十六里槐  
樓至新鎮十餘里新鎮至界首二十餘里新鎮以南

柏叢桂所開河未廢新鎮以北至槐樓柏叢桂所開河成化時已湮是也

明史橐河渠志云陳瑄之督運也鑿清江浦導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永樂十三年五月工成緣西湖築隄亘十里以引舟竝築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隄皆置涵洞互相灌注明會典云揚州高寶運道自清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匯管家白馬二湖隄黃浦入淺及寶應縣槐角樓南諸湖相接皆運道所經此寶應縣汜光白馬諸湖有西隄之始亦卽由白馬湖至黃浦達淮不復由射陽湖之始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六

欲寡過齋校刊

案明時運道其與宋元異者宋元由射陽湖達白馬湖明陳瑄旣鑿清江浦導水由管家湖達淮又緣西湖築隄亘十里以引舟于是由淮安直達白馬湖不復由射陽湖矣寶應縣治北十里曰白馬鋪又北五里白馬湖又北五里黃浦鎮是黃浦在寶應縣北二十里而宋樓鑰北行日錄云召伯埭去揚州四十五里三十里過露筋三十里到高郵三十里過塘頭三十里過界首二十五里過范水范水鎮至界首二十里此云二十五里者或范水之新鎮也三十五里至寶應夜風雨行三十里過黃浦二十里過平河橋言寶應至黃浦三十里者由白



馬湖入射陽湖乃至黃浦繞道多十里也

利病書山陽縣故城

河去治東南五十里東入射陽湖西南連黃浦宏治中挑浚淤塞以達鹽城高郵寶應興化等州縣是黃浦固與射陽湖通矣太平寰宇記寶應射陽湖在縣東六十里

據湖之東境而言方輿勝覽寶應射陽湖在城北十五里據湖之西境而言是時射陽湖未淤故謂寶應射陽湖在城北十五里也白馬湖亦在城北十五里則由白馬湖至射陽湖以達于黃浦繞道多十里不足疑矣陳瑄之築汜光白馬諸湖隄據明史橐在永樂十三年南河全考宣宗宣德七年平江伯陳瑄築高郵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長隄以度牽道蓋隄已圯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七

欲寬過齋校刊

壞瑄復修之也

明史河渠志武宗末年郎中楊最請開月河此為議開城南月河之始

案萬曆寶應志云寶應越河之議始于宋陳損之之疏考宋史河渠志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芟薪彌滿宜創立隄堰以為瀦洩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此謂創立隄堰非開月河也下文云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三百四十里其隄岸旁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隄以捍風浪損之議開之新河

乃鹽河非湖東之越河也萬厯志謂寶應越河之議

始于陳損之誤矣宏濟月河之議起于楊最明史楊

最傳授工部主事歷郎中治水淮揚值世宗卽位正德

十六年世宗已登極上言寶應汜光湖西南高東北下運舟行

湖中三十餘里而東北隄岸不踰三尺雨霰風厲輒

衝決阻壞運舟鹽城興化通泰良田悉遭其害宜如

往年白昂修築高郵康濟河昂誤圭河誤湖加修內

河培舊隄爲外障可百年無患是爲上策其次于緣

湖樹杙數重稍障風波而增舊隄毋使庫薄亦足支

數年是爲中策若但窒隙補闕苟冀無事一遇霍潦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六

欽定四庫全書

蕩爲巨浸是爲無策部議用其中策焉是越河之議

實起于楊最而憲宗實錄云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

言邵伯高郵寶應白馬四湖每遇西北風作糧運官

民等船多被隄石椿木衝破漂沒宜築重隄于隄之

東積水行舟部議行漕運總兵巡撫等官相度從之

是成化時第遣官相度竝未聞漕運總兵等覆奏舉

行而明史河渠志云遣官築重隄于高郵邵伯寶應

白馬四湖隄之東非也劉健高郵康濟河記云前此

董河事者嘗議循湖東鑿複河以備風濤便往來不

果行則高郵康濟河未開之前亦未聞築重隄積水

以行舟也或謂成化時但築重隄而不積水以行舟然重隄成則越河成矣況萬厯間御史陳世寶請于寶應湖隄補石隄以固其外而于石隄東復築一隄是成化時未築重隄也若果築重隄則後此越河之築亦易爲力何至議之數十年之久而始舉行哉自楊最建議之後繼此請開越河者多矣嘉靖二年秋大水決湖隄種菱汜光湖中護隄以捍風浪名曰青龍港朱應辰青龍港記云揚州之壤有三十六湖尤要害者其在高郵曰璧社其在寶應曰汜光璧社之險宏治間大司寇毘陵白公有康濟河之役汜光自

若也而湖彌險惡舟行往往覆溺又夏潦作隄防屢決決則甚傷公私田畝廬舍歲時繕完丁夫木石土埽糜費數萬工役我御史大夫俞公來聞之卽部視狀旁詢諸便宜言人人殊公徐計曰曷以菱菱水草也性易植又漘衍繁殖可以制水有功命長隄之西如運渠之廣緣之以菱長竟湖寬二十餘丈許七閱月而工成葱葱茸茸蛟蜿湖中若蛟龍然公便來視喜曰此其狀如龍當以青龍港名之而以記屬應辰辰再拜而言曰難乘而易失者時也難建而易惑者謀也難就而易毀者功也今茲之役有三宜焉有四

節焉有五利焉茲可記也夫何謂三宜旱而涸爲易  
植芟于天時宜植芟無難爲于人宜植芟于湖之隄  
于物性宜是故三宜順而有以獲乎天矣何謂四節  
無帑藏之發節乎財無征調之擾節乎力無采石伐  
木之費節乎工無畱時惕日之久節乎時是故四節  
謹而有以裕乎民矣何謂五利庇風捍流其于隄防  
也利遠險去害其于商賈也利濬渠之中以便漕舟  
其于轉運也利多張水門時蓄洩之澆溉田苗其于  
農功也利罷歲繕隄防大費其于丁也利是故五利  
興而有以益于時矣順三宜謹四節興五利而智以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二

欲寬過齋校刊

乘之謀以定之果以決之茲固其可記也夫按前楊  
最所建之中策緣湖樹杙數重以護隄此則于湖種  
芟取其柔而制水舟行其中一若港然故名曰青龍  
港也世宗實錄嘉靖五年六月丁卯工部郎中陳毓  
賢言揚州寶應縣范光湖爲糧運必由之路湖四面  
甚廣水勢瀾漫僅以三尺之隄障之一旦積雨水發  
則橫奔衝決不惟阻糧運而河隄以東田土俱成巨  
浸此第一患也臣以爲障水固所當先洩水亦不可  
緩請于河隄以東修築月河以分水勢如工費浩繁  
財力有限則請自淮安而下自寶應至高郵建平水

開數處以洩其流亦中策也得旨令治河都御史辛  
拯督漕都御史高友璣會議相度果開月河有益卽  
定計爲之毋惜小費題准于汜光湖東傍舊隄開新  
河長三十里明會典嘉靖五年題准于汜光湖東旁  
舊隄開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河不  
用康濟河在高郵與寶  
應月河無涉會典誤是年戴金亦請開越河不果

劉天和問水集云淮揚諸湖每遇暴漲風浪觸隄則  
隄壞舟行遇之則損溺近汜光湖議于隄外開支河  
卽月行舟以避前患用心仁矣議者謂不獨范光凡  
諸湖之廣而水勢盛者皆可爲支河諸湖謂白馬界  
首邵伯湖也

蓋隄外之地本下取土爲隄不數尺卽可通舟費亦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冥過齋校刊

無多治水者歲歲圖之則效矣余深有望焉但支河

至湖塘岸須多畱隙地密栽深柳每濬河淤泥卽以  
培之塘岸永固矣諸湖更多開滾水石壩壩底平鋪  
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運漲不致衝岸  
壩下則開深渠以通瀕海魚鹽之利民田亦免浸沒  
之害矣嘉靖維揚志嘉靖七年御史王鼎言汜光湖  
漕貢舟必經風浪險惡往往傾覆請開內河行舟以  
保漕運建閘座以固隄防十年御史聞人詮疏略云  
臣昔令寶應切見本縣南臨巨河延袤三百餘里中  
經一綫之隄風浪險惡防岸屢崩軍民糧運等船輒

見覆溺每當一決之時動有千金之患卷查正德年間修壞塞潰經費不下數萬餘兩其沒溺人船荒棄田土蓋又不能以數計也高郵地方舊時亦多湖患宏治年間刑部侍郎白昂奉勅開越河一道計用料價銀四十餘萬兩萬恭治水筌蹄云白公以七十餘萬金成康濟河今寶應與之接壤受患相同而興利之功獨異節經管河郎中陳毓賢等相繼具題俱奉有明旨因撫案諸臣遷代不常守土之官僥倖無事遂皆因循廢閣久而無成臣目擊斯弊當日卽行具奏已蒙命下該部轉行看處臣與前任揚州府知府易瓚等經畫估計約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寬過齋校刊

用工料等銀九萬七千餘兩臣猶自度土木工程非浪估可計其數國家重事或冒破不免于辜迺鳩集百夫試築一方合用人工椿木甃石灰料等項俱以一起十積算引伸共計用銀四萬三千三百兩零三錢蓋已減于原勘之半而視昔日康濟河之功僅十之一耳猶恐多則傷財少則病民仍復會同前任管河郎中黃行可逐一查覆明白數申總理河道衙門去訖今又逾二年于茲仍復未見舉行伏望勅下該部議將兩淮餘鹽銀兩查給前數選差司屬官一員前去督理責限與工戶部員外郎范韶寶應人疏略云

寶應汎光湖與新開白馬等湖白水陳公等塘匯而爲一周圍計五百餘里可謂天下之要害也白昂于高郵湖修築康濟越河今逾四十餘年安享猶如一日惟寶應越河未築湖隄屢決糧運長阻先任知縣聞人詮畱心漕運丈量見數試築一工計費若干積算萬工皆有定數估計給工最爲節省伏望亟爲開築務在來春乘天和水涸之時興一勞永逸之利則隄岸庶免衝決糧運庶幾無虞矣陝西按察使仲本疏略云天下之事聞之者不若見之者之真見之者不若身任之者之切臣揚州府寶應縣人今致仕家

居日見本縣湖水險惡每歲衝決之患節經諸臣具題節奉聖旨修築但聞近日勘官狃于故常不肯任事臣謹詳高郵越河長四十餘里今寶應湖用力于弓茲計工二十餘里比之高郵已減一半又經聞人詮修築樣工一處若不因時修築則隄岸決不可保漕運必致有傷田地人民之墾復亦無期日矣明會典嘉靖十年寶應湖東築月隄長二十一里蓋傍舊隄爲之是時以地方災傷工力重大錢糧未敷未暇修築月河也

嘉靖十年始築月隄是知成化間未築重隄

世宗實錄嘉靖

十九年九月壬寅運糧千戶李顯疏築運河三事其

一謂揚州南自儀真北抵淮安俱藉寶應汜光湖諸水接濟乃湖南北相去三百里

寶應圖經謂此統山陽寶應高郵召伯諸

湖言是也廣百二十餘里卒有暴風漂蕩不測議于范光

湖隄迤東開築月河以免水患上命工部議行穆宗

實錄隆慶二年御史蒙詔條奏寶應湖風濤叵測往

往沈覆宜如高郵康濟河故事別鑿一河以近隄民

田為之計畝受直免其征稅河防一覽圖說隆慶三

年高堰大潰淮湖之水洚洞東注合白馬汜光諸湖

決黃浦八淺明史河渠志是年帝令翁大立議築寶

應月河穆宗實錄隆慶四年三月工部覆御史楊家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五

欲寬過齋校刊

相所陳于寶應湖議開康濟河

寶應圖經謂如高郵康濟河之制是也

所宜亟舉皇明經世文編萬曆元年總河侍郎萬恭

疏請開寶應越河云淮北運道全賴諸河淮南運道

全賴諸湖淮之南為寶應湖又南為高郵湖又南為

召伯湖三湖者故非相通勢各東注故前代之運率

由六合入邗溝達淮以入于汴河邗溝在三湖之西

謂由六合入邗溝沿嘉靖志之誤至謂邗溝在三湖之西尤誤累淺膠舟不利運先

臣陳瑄棄之而于三湖下流聯東隄三百里

陳瑄湖運之法

亦本前人此謂創自陳瑄亦誤以西受七十二河之水會于諸湖血

脈通貫運乃大利顧三湖召伯最小鮮風濤之患高



郵大先臣白昂治高郵東月河三十餘里迄今八十三年官民舟楫由月河中若履平地甚利賴之寶應最大道經槐角樓以西上源水勢瀾漫不覩畔岸東循石隄若鐵城然舟人晨候風色北風則南浮達高郵南風則北浮達山陽然天有時不可必也地有險不可避也幸而風色按候停勻則鼓棹揚帆可保旦夕惴惴之命若浮至槐角樓風勢迅暴又若中流西風大作則數百里長風巨浪擁壓舟艦激蕩于石隄洶湧中糜爛漂溺民命葬魚腹靡孑遺矣臣于去冬行部十月二十五日寶應湖風濤沒千餘人今春三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五

欲夏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月二十日沒風濤者又八百餘人舟楫勿問也五閱月而漂沒若此則一年可知十年百年更可知也生齒幾何而生棄寶應湖中者不可勝紀不亦傷乎臣亟檄所司勘設寶應重隄卽重隄爲月河以避風濤恭維爲此議重隄亦未築臣愚以爲有九利焉夫高郵月河非不善也使循西老隄爲之一護老隄多一重關則老隄固一通舟楫夾河而行則牽挽便斯善之善者也乃遠老隄爲之弓絃而築月河若張弓弓與絃之間環民田八萬畝費銀七十餘萬兩成之今八十三年中老隄不守八萬畝灌而爲湖是又益一湖也豈徒傷

財又棄民膏腴今又以二湖之勢攻中隄中隄斷續亦不守矣臣斷以爲不善臣今循寶應而爲之東隄老隄加重關焉有所恃而不恐一利也東隄成卽引水注其中舟楫由之是以重隄爲月河一舉而兩得二利也于平土築護隄原不爲月河而月河之費藏其中費省而用博三利也老隄得月河牽挽之便東西並行孰不保惜非若高郵棄老隄于四五里之外者則老隄固四利也官民舟楫由月河中坐視槐角樓上下之風濤患不能及五利也二隄竝峙一隄損復有一隄高寶興山諸州縣亾決隄之慮廩廩之危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美 欲算過齋校刊

六利也臣爲此計使月河成國計民生幸甚不成護隄之安費而無失七利也護隄之間設平水關三關下爲支河引水入射陽湖東注于海取支河之土築月河之隄事省工集八利也或謂東隄成爲月河則老隄夾二水中不固獨不曰高郵老隄夾二水中西當大湖東當八萬畝巨浸乎高郵中隄西當八萬畝巨浸東挾月河乎月河廣不踰六丈風濤不興但有護老隄之力而無齧老隄之害九利也伏乞敕下該部覆議了此不過兩月數萬兩耳不果明史河渠志萬曆五年御史陳世寶請于寶應湖隄補石隄以固

其外而于石隄東復築一隄以通月河漕舟行其中

明史橐石隄作右隄寶應圖經云隄東復築一隄舟行其中卽所謂月河也通月河者當謂此新月河通洪武時所開月河南河全考萬曆八年總河都御史潘季馴

上言據鹽城縣知縣楊瑞雲寶應縣知縣李贊揭稱寶應隄內重創月河與高郵康濟河事體相同節經部院題請勘議舉行但工費不貲當此勞費之餘災傷之日恐有不堪相應暫停姑候時和年豐再圖興舉神宗實錄萬曆十二年八月吏科給事中陳大科言汜光湖浩蕩無際嚮爲運道梗所司議開越河而一主圈田以防夾攻一主靠隄以省修築昔白侍郎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七

欲寡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昂康濟河圈田之制也比吳尙書桂芳靠隄開越河十餘年來未聞衝圯臣意白侍郎治湖于宏治初年田高于水挑濬可施卽田有積潦輒開涵洞以注于湖民利賴之至嘉隆間黃河南徙水高田丈餘昔所謂圈田萬頃蕩爲巨浸湖身旣高涵洞俱塞若復圈田徒爲貯水之窪增老隄之殃臣以爲靠隄開河此已成之事也夫定開河之議難而經開河之費尤難計開此三十餘里之河非二十萬金不可此二十萬金者可望之天兩鬼輸乎請畱戶部改折銀兩不可也而南京戶部歲支寄庫之銀或可借支乎請畱准

揚撫按罰鍰無多也而兩淮巡鹽銀兩或可多給乎  
請加派淮揚均徭里甲則災眚頻仍之處也而浙江  
江西湖廣俱有漕糧干係至重山東舊有協濟夫銀  
或亦可津貼乎夫漕糧國家之儲積也生靈國家之  
赤子也以國家之財用濟國家之儲積拯國家之赤  
子何久之不決而未有條上方略者此則重臣不專  
一之故也何者定開河之議與經開河之費其責在  
總督漕運一人而已頃因九列員缺數多卿貳不得  
不以次遷補故漕運撫臣代遷不常前人擘畫後人  
易盡非假以歲月責以底績不可先臣堯歷任工部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天

欲寡過齋校刊

右侍郎總理河道力議開越河時漕運河道分爲二  
意見不同不久遷去遂抱遺忠耿耿未竟今汜光湖  
之險迥異往年不容一日泄泄者疏入上意始決十  
月漕運總督王廷瞻奏寶應新開越河分爲三工每  
工司道二員相兼總管報可十一月禮部儀制司主  
事陳應芳奏頃見漕臣開越河一疏其稱論方取土  
以丈計之約用工銀九萬六千有奇而木石之費十  
二萬其派夫必得五萬人而後可竊意夫以五萬每  
名日工食則當一日千金矣是所謂九萬六千者止  
可供五萬人三月之費借日更番迭用亦止足供六

月之食大約計之則九萬六千者可足一年夫役之  
募乎其不足者撫按自有處乎抑令民自爲贍也臣  
往見河工之舉撫按下之州縣州縣下之里甲里甲  
不足于是以家貲之上下爲出夫之等第籍名在官  
而趣之役牌票追呼之擾遍于閭閻叫號怨謗之聲  
盈于道路此籍名之苦一也及其不可脫而爲之辦  
夫一夫遠者月有一兩二錢之值近者月有九錢之  
值有稱是而計月以安家之值以一家爲率辦夫五  
名則月幾十金之費矣往往傾貲以償其費不則鬻  
產賣子數月之間閭閻一空此僱夫之苦二也及其

以應僱之夫往卽工所多方影射百計索求一不遂  
則撻鞭之夫多逃去則以逃夫呈而移檄州縣逮之  
原籍名之人又僱夫以補其額而就逮之費亦復如  
前是重困也至如官銀卽使盡所議者給之猶不足  
以償十分之一而況所給者受值之人非出值家也  
以故不才佐貳通同胥役恣意侵尅徒有募夫之名  
而害歸于籍名者之家利入于管工者之手此赴役  
之苦三也請以三策籌之與其使當事諸臣陽爲節  
省之虛名而小民陰受賠累之害孰若照糧起科明  
爲加派而以九年十年拖欠錢糧蠲免人情未有不

樂從者至于東南孔道各省協濟之銀揆之事理必不可無昨撫臣議五萬臣以為少奈何不允而使獨累淮揚赤子也夫錢糧足則官操其值以募人如各驛遞等夫非以厲民而且養民此理之正策之上也瓜儀巨商大賈往往建寺修橋嚮倭夷之變揚州外城俱係鹽商倡築不期月而集今或懸旌表之令開事例之門授冠蓋給旌匾必有應者而往來商船除鈔關外量于湖口抽其稅課以佐急此事之權策之次也如其不責名實加派協濟不可事例抽稅又不可而忍聽民自賠此則無策工科右給事中馮露亦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三 欲夏過齋校刊

言廷瞻之議欲將舊隄儲用之石加之新工以石砌潭原議者八今減而六反覆陳舊隄之石不可移八潭之砌不可已報可夫越河之議起于正德末年嗣

是請開越河者甚多至萬曆十一年而議始定

見萬曆寶

應志蓋距楊最建議時已九十三年其成之之難如此

今故詳載諸公奏疏俾覽者有所考焉

此條請開越河諸奏疏及

後條越河興工奏疏碑記寶應圖經已詳載但彼書雜敘他事此則專錄議開越河及與越河有涉者彙為一則俾觀者瞭然耳

明史橐河渠志萬曆十三年從總漕都御史李世達議

開寶應月河此寶應南門外至新鎮三官廟三十六里

新開月河之始

按行水金鑑引神宗實錄萬曆十二年總漕李世達  
按臣馬允登鹽臣蔡時鼎議于石隄之東開越河以  
避其險而河渠志云十三年者萬曆寶應志云越河  
以萬曆十二年九月興工明年五月奏績蓋世達建  
議于十二年史志據工竣之年故云十三年也明史

稟河渠志又云寶應汜光湖諸湖中最湍險者也廣

百二十餘里槐角樓當其中形曲如箕瓦店翼其南

秤鉤灣翼其北

寶應圖經云嘉慶揚州志青蕩湖東為秤鉤灣青蕩湖即清水湖志又云

五淺西隄秤鉤灣正清水湖東岸

西風鼓浪往往覆舟陳瑄築隄湖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算過齋校刊

東蓄水為運道上有受下無所宣遂決為八淺匯

為六潭興鹽諸場皆沒而淮水又從周家橋漫入溺

人民害漕運至是工部郎中許應達建議世達用其

言以奏乃決行之王廷瞻傳前巡撫李世達等議開

越河避其險廷瞻承之

据李世達傳時世達入為兵部尚書

鑿渠千七

百七十六丈為石閘三減水閘二

寶應圖經云明會典宏濟河南北二

閘長沙溝減水閘朱馬灣減水閘劉家堡減水閘俱萬曆十二年建南北二閘即石閘据會典當云石閘

二減水閘

石隄三千三十六丈子隄五千三百九十

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

十二年九月興工詔十三年五月竣事

旨褒嘉賜河名宏濟行水金鑑是年六月初十日漕

撫王廷瞻題奏略云寶應地方澤國委流汜光一湖  
尤居窪下東西相望浩淼無涯洪濤迅浪不時常作  
加以西風號起洶湧排空蕩擊石隄摧殘舟楫人人  
不能必命而葬之魚腹中者無月無之無論其遠如  
萬厯十年一日而斃者千餘人十二年糧船沈溺者  
數十隻漂沒漕糧至七八千石殊爲運道之梗遠近  
之民談此湖者不寒而慄且東南財賦轉輸以充軍  
國之需命脈所係豈容哽噎若此臣仰遵廟畫殫力  
經營夫役用銀募招未嘗派擾里甲木石差官採買  
亦不干及有司雖勿亟之令屢申而胼胝之趨益勵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三

欲夏過齋校刊

興工甫及八月用費猶有餘銀兩隄竝築五閘屹然  
數十里之湖患屏之藩維千百萬之生靈盡居衽席  
且舊隄有重關之險永無潰決之虞行旅藉之以爲  
安居民恃之以無恐萬口歡呼咸稱不朽先年高郵  
越河成蒙欽定河名康濟近年淮安新河成蒙欽定  
河名永濟今寶應越河尤爲緊要自此而南由高儀  
而達于江自此而北由淮浦以達于河實爲運道咽  
喉第一之關伏乞特賜嘉名以光萬世大學士沈一  
貫爲宏濟河記云淮揚之間有巨浸焉曰邵伯高郵  
寶應三湖邵伯故狹小高郵有白康敏越河寶應謂



之汜光值黃蕩口居湖中心相距百餘里勢旣浹汨  
加以西風之衝槐角樓如箕如縷不能獨拒守吏常  
苦憊方波忽濤罷鼓不時三老長年望雲測景而後  
行如遭其平揚帆如履地偶逢其怒棄柁拽如葉耳  
蓋陽侯之欲無厭而魚鼈數飽民命如壬午秋竝舉  
巫招者累不可計也且湖以東田無慮百萬頃決輒  
爲沮洳七邑生理盡矣工部郎中許君應逵倡越河  
議中格不行都御史李公世達來督漕許君理前語  
李公語嗾使者曰吾欲隄寶應而假資于君今嗾緩  
十六萬能損其半相助乎嗾使報可李公更請資于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算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留儲亦報可迺與部使者偕言于上而陳給事大科  
者揚之通州人習知河事上言甚切直工部覆請得  
俞旨將筮日鳩工而李公遷南京兵部尙書都御史  
王公廷瞻繼之載咨載程宣力不勸自三官廟抵南  
郭外延袤三十六里三分其工許君暨海防參政舒  
君大猷董其北中河郎中陳君瑛徐州兵備副使莫  
君與齊董其中理刑主事羅君用敬漕儲參政馮君  
敏功董其南卽舊隄爲西隄而別隄其東杵薪累石  
實以剛土引水注之舟行其中築滾水壩三以時疏  
洩水暴長則越河注支河

此支河卽壩下之引河也

道射陽廣洋

入海殺其太過無令畱害始卒八月亟成而堅用鏝  
鍤暨南戶部金各十萬河成而舟銜艫至若行溝涂  
昔之惕號辟易者歌諄許以若嬉漕隄以東所謂百  
萬頃者長老言往歲旣苦澇亦苦旱重隄防而不敢  
涸一勺也今資蓄洩之利皆膏壤矣工旣成上甚嘉  
悅賜名宏濟爵賞有差予嘗謂舉大事決謀難工鉅  
費繁請帑藏不可括閭閻不可籌貲難重臣數易在  
職者遠廬目前任事又難今費省而力宏人不勞而  
效捷是策臣之計定而廟堂之聽審也諸大夫又能  
家視國私視公駢工協勞如手足耳目之相爲力乃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寫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知遠猶如石必有同心一夫疑貳羣策不發使慮國  
事者盡如諸大夫也庶績不成而太平乎何有李廷  
機記云淮揚間數百里有召伯高郵寶應三湖受天  
長六合七十二河之水運道所經召伯故安無患高  
郵自白康敏公開越河圈田爲漕利者若干載後因  
其圯壞循老隄築重隄河竟安流獨寶應汜光湖延  
袤三十五里五當作六下同瀰漫衍溢不見涯涘而槐角樓  
處湖中如箕風之所激洪濤巨浪簸蕩湍悍震天撼  
日幾與渤澥埒歲漕至則舟工舵師惕息相戒望雲  
物測景而後行風順浪平揚帆過之舟駛如鶩不崇

朝而達于淮雲起膚寸狂飈倏來飄搖衝擊柁不及  
旋巧不暇施敗亾覆沒無完艘者粟之所輓民之膏  
脂縣官百吏六軍之所待給漕卒商旅一舟數十人  
之生一朝之不期胥溺俱沈輸于蛟龍鼉鼉之宮而  
下爲魚鼈食也如往歲壬午之變可觀矣天子念漕  
計大民命重不愛勞費灑沈澹灾于是察羣言用大  
司空議責任撫臣棄圈田之迂謀視高郵之成事循  
老隄築長隄爲河引水注之輓舟其中舳艫相銜安  
若衽席蓋其便利大矣予惟縣官倚漕而食寶應當  
淮揚之間咽喉之地有如湖患爲梗漕艘不得前卽

清濟濁河疏濬底定彼漕艘者非效醯壺醬瓿可懷  
挾提挈而越之亦非效烏集鳥飛兔興馬逝灘然而  
至者如人病在咽喉何言脾胃故寶應之于漕亦亟  
已其議久不決者經始之慮衆不及睹甲可乙否莫  
執其咎則難役鉅費繁所出不貲上不得仰給于內  
帑下不得搜括于外庫減省不足以就功而贍給又  
無所措則難重任數易遠廬視官計日待遷莫適任  
患則難幸賴天子神聖明見萬里外毅然獨斷不憚  
一勞暫費知人善任以有成功蓋非臣之力君之德  
矣昔嘗怪西門豹魏之能臣漳水遺利史起興歎及

觀豹所稱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之言然後知文侯固不善用豹未必漳水在其旁而豹不知用也語曰君如枹臣如鼓事如車技如馬則惟今日之謂余故記之以備修河渠志者採焉河南起新鎮三官廟北經槐角樓至寶應南門長三十五里新隄廣若干尺役人徒若干費金錢若干緡經始某年月以某年月竣有事于諸役者某某得竝書邑人吳敏道新開宏濟河諸公生祠記云國家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于京師率自瓜儀闡進歷高寶而北出清口高郵則有壁社湖寶應則有汜光湖皆

險要能害漕宏治二年侍郎白康敏公業已開高郵康濟河避壁社之險萬歷五年工部尙書吳公重修築之乃汜光湖則眎壁社爲尤險蓋其西接天長盱眙泗水從雲山白水衡陽而下勢若建瓴直注汜光湖澎湃洶湧浮空無際而槐角樓當湖中央其形如箕兩翼夾擊不風而波更值西風暴起則驚濤捲雲怒浪如山陽侯天吳掀舞簸蕩天日爲之無色萬斛巨艦觸石立碎舟中之人盡魚鼈矣此患無歲無之其尤鉅者壬午之變千舟半渡一風而盡浮尸無算慘不忍言自是冤氣瀰湖馮波爲祟行者望汜光如

入鮚囊艤舟恆累日候風色占雲氣徘徊而不敢進  
嗟乎所爲越河者顧可緩頰而譚哉越河之議蓋肇  
于嘉靖間工部侍郎陳公堯世宗卽位楊最已議  
開越河不始于堯其  
後河臣屢議屢停未聞有奮膺而決筴者蓋謂東地  
窪下取土難工費繁鉅計財難奏工非積歲不可而  
競進者方蓬心蒿日以覬速遷則任事難言人人殊  
堅白不肯相下則同心難夫是數者所由以沮格不  
行也南河郎中許公力主越河之策白于督府李公  
李公以爲便計與部使者馬公偕言于上而所請資  
則南大司農帑金十萬嵯使者蔡公亦樂以贖鍰羨

鹽十萬佐之及撫巡贖鍰五萬時大司空猶援康濟  
河圈田故蹟持近隄遠隄二議以求永利會給事中  
陳公郡人也先工部侍郎子爲上極陳開越河之便  
且言圈田之必不可留于是徵材徒計河三十六里  
三分其工屬諸大夫分董之董其北則許公暨海防  
參政舒公董其中則中河郎中陳公徐州兵備副使  
莫公董其南則刑部主事羅公漕儲參政馮公諸大  
夫駢力協心宿留河上部署丁卒日程督之築其東  
新土隄培其西舊土隄凡爲潭者四皆甃以石餘皆  
護以椿笆南北建石閘二以通舟航出入而南閘外

又築攔河壩又築束水隄中建滾水石壩以疏洩水  
勢而壩之東則又開濬支河令其水得從射陽廣洋  
走而入海河之中夾植菱葦亦藉之爲隄衛而隄之  
上遍植柳以廕牽夫蓋縷縷稱備善矣肇工于萬曆  
甲申九月二十一日明年四月二十六日奏成上大  
嘉悅賜名曰宏濟河在事諸臣爵賞有差夫自宏濟  
河之成也狂飈退鴟水波不興漕艦運舳官舫商舶  
揚帆而濟醴酒而慶若坐天上若行鏡中疇昔風淒  
雨迷檣沈艣折之景不復刺眼歲所全活生命不可  
以數計誰之功也譚者謂康濟河費金七十三萬宏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寫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濟河曾不穀三之一姑無論已往歲隄屢潰屢塞之  
動數千金計黃浦之費且數萬金今者兩隄對起虹  
蜺鼇峙卽有外浪安能撼擊重隄而潰之所省奉菱  
槌竹沈玉之金又不知其幾誰之功也隄潰則東望  
廬田數千萬頃漾渺汪洋皆爲魚鼈蛟龍之區豈直  
菑寶應卽興鹽高泰諸州縣下及諸澨場盡爲巨浸  
邇年以來潦消田出鴻鴈之民爭歸而買犢犉把鉉  
鑄墾萊闢蕪塍畊綺錯蓑笠彌野邨舍相望至秋則  
黃雲縵縵且數百里穀車軋軋社鼓之聲不絕于耳  
又誰之功也呂泗潭上槐角鎮前危樓拂斗飛閣入

雲金銀色界昭映湖天舊稱險惡擬羅刹者而一旦  
變爲方洲圓嶠琳宮璇洞璀璨壯麗最爲江淮奇觀  
而汜水諸鎮則開廛列肆通閩帶閩商賈繼至而輻  
輳諸方之貨鳥集鱗萃尤足以聚百族而興八寶之  
利此又誰之功也祀典有功于民能捍大災禦大患  
者竝得祀之羣公有焉于是八寶父老釀金建祠宏  
濟河隄上設羣公長生位而俎豆之又屬余序述其  
事載之貞珉以垂示永禩云萬曆寶應志云是河之  
開數十年而後定鉅工之興若此艱矣乃一時草創  
未及經久之圖卽以南北二閘言之北閘門稍東而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五

欲寫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水勢北來如矢舟難徐轉損壞無算非知縣陳燧建  
議改令徑直易于出入幾何不爲三峽呂梁之險乎  
又頻年以來從淮安至寶應築西長隄一道黃水從  
通濟閘入者通濟閘在清江浦卽清口也挾沙而來河身日高運  
道日窄有如當事者思此河經始之難慮此河淤塞  
之易咨訪濬治良策俾流沙不積漕渠不壅又三十  
六里之隄盡用石砌卽有異常風雨不令衝決則漕

其永賴矣

按宏濟河兩石閘嚮置河中閘久廢而石基尙存一座南河成案乾隆四十二年兩

江總督高晉奏寶應地方舊有宏濟石牐一座牐門僅寬二丈四尺水行至此爲之一束未免阻其暢流之勢以致下游河底積沙未能暢刷兩牐淤土亦難滌除此牐建自前明久無啓閉今擬照雙金牐六漫

開拆除之法將牖牆拆去河面展寬則水勢可以暢行下流浮沙易刷矣萬曆寶應志又

載治水或問云或問寶應越河淤泥萬曆甲申歲開挑迨五六年後而河墊底高由通濟等閘黃水內灌沙壅之耳節年河官急為治標之計束河使窄夫亦有深意焉蓋河寬則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理固然哉惟窄則流駛而沙隨水刷故束水衝河以水治水之道也頃當事者眎河身日高圖為挑濬之計估用工費三萬餘金及癸巳秋六淺隄決南閘之水北趨北閘之水南趨越河積淤衝刷殆盡計塞決之費僅七百一十餘兩事固有因敗以為功者此亦

揚州水道記

卷四

旱

欲算過齋校刊

見東水刷沙之一驗也奚必議大挑以靡費擾民為哉但令清口通濟閘非漕貢不啓而官民商旅之舟復車壩庶幾黃水不入而河淤不至日增矣

河防一覽寶應月河自黃浦至三官廟前長二十里水多旁潰入湖是以流緩沙停新閘一帶淺阻為梗據方輿紀

要此謂淮安新閘

今加築西土隄一道以束漕水可省挑濬之

費此寶應南門外北至黃浦二十里月河新加西土隄之始

按此因月河易淤水多旁潰季馴加築西土隄此二十里之月河非皆季馴所開也明初運道由白馬湖



直達淮安不由射陽湖白馬湖南北皆有運河郡國  
利病書云運道逕寶應湖而北穿河行過白馬湖自  
白馬湖而北穿河行至淮城之西南是也蓋寶應南  
北舊有運河嘉靖間重浚宋涇河朱曰藩記云宋涇  
河者寶應之市河也南北界運河則南北皆有運河  
明矣城南運河亦非萬厯時始開范韶疏云寶應若  
開越河長僅二十餘里仲本疏云寶應湖用力于弓  
弦計工二十餘里此除城南運河言之也陳毓賢疏  
寶應汜光湖往來運糧等船入湖三十餘里陳大科  
疏云開此三十餘里之河連城南運河言之也萬厯

揚州水道記

卷四

聖

欲夏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時城南運河亦嘗淤墊故開宏濟月河時從縣城南  
門外計之故云三十餘里也嘉靖維揚志云高家潭  
在縣南十五里官河內則城南舊有官河矣城北運  
河直接淮安惟中間由白馬湖數里耳歸有光集壬  
戌紀行下云嘉靖四十一年初同行者有數百艘南旺分而  
爲二先行六十艘出會通河舟皆散是日風阻寶應  
又以百數夜始行牽纜如織至瓦澱湖口瓦澱湖口  
即汜光湖  
口也瓦店鎮在寶應縣南三十里萬厯寶應志龍女  
廟在縣治西南三十里范光湖口故知范光湖口在  
瓦澱十九日風猶逾遂至露筋廟出邵伯湖又云淮

陰六十里至黃浦口出馬湖三四里入內隄行至寶

應出湖四十里內隄行至露筋廟出邵伯十八里云  
出馬湖三四里入內隄行至寶應則出白馬湖之後  
卽入內河行與郡國利病書合河防一覽隆慶三年  
高堰大潰決黃浦八淺湖隄十五處明史五行志萬  
厯五年淮河南徙明會典由黃浦口入石隄多壞河  
防一覽萬厯六年潘季馴奏入淺決工委水利道副  
使張純黃浦決工委南河郎中張譽俱于九月十五  
日起工七年十月告成季馴上疏曰總管官南河郎  
中張譽督揚州府同知韓相等塞完黃浦決口先築  
南北攔河壩二道共長四十五丈根闊一十三丈頂

揚州水道記

卷四

聖

欲寡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闊十丈高二丈填築正口土隄一道長九十四丈自  
水底至頂高三丈八尺根闊十三丈總管官水利道  
副使張純督淮安府帶銜同知劉順之等塞入淺決  
口長八十五丈六尺內土隄根闊七八丈不等頂闊  
二丈自水底至頂高二丈至一丈四五尺不等外包  
砌石隄一道此謂東岸決口長八十五丈六尺高一  
丈五六尺不等又石隄兩頭接築舊土隄共長一百  
五十丈俱根闊三丈頂闊二丈高一丈三四尺不等  
南北攔河壩二道共長五十九丈西隄一道長二百  
四十一丈俱根闊五六丈不等頂闊一丈三四尺不

等自水底至頂高一丈六七尺不等河防一覽又云寶應縣之西十餘里有白馬湖其當湖心而東卽所謂八淺隄也往歲隄決湖水奔逸建瓴而下舟楫過者少遇西風輒沈溺不可救其決處闊八十餘丈深且二丈五六尺不等而水勢湍急莫可名狀雖不惜費寧能與水角力哉屢築無功覆轍可鑒也乃議從湖心淺處先築西隄一道以捍其外仍于河之南北截壩二道暫令運艘越湖而行隄壩成則八淺正決瀦水不流捧土而塞之矣是築西隄者正所以塞東決也但東決正塞西隄終不可棄必須歲加修築仍

揚州水道記

卷四

聖

欲夏過齋校刊

密種檉柳茭葦之類使其能當濤浪則東隄不守而自固矣按季馴塞黃浦八淺俱築南北攔河壩黃浦本有西隄故但築南北攔河壩而決口已斷流矣萬厯寶應志寶應有九淺八爲白馬淺是八淺正當白馬湖本無西隄故季馴築塞八淺決口必先築西隄而後于河之南北截壩二道

西隄成則月河成矣故以河言之

若不

先築西隄則南北不能築攔河壩此理之易知者足明西隄未築之時運舟經此必由湖矣季馴云當湖心而東卽所謂八淺隄者此謂靠湖之東岸云議從湖心淺處先築西隄一道以捍其外者此謂于湖心

築隄水底施工故季馴疏謂西一道自水底至頂高一丈六七尺不等也方施工之時南北築攔河壩運艘自必越湖而行若決口既塞南北攔河壩一拆則運舟自必由內隄行走故季馴謂東決正塞西隄亦終不可棄也然則八淺未決之先運道必由白馬湖八淺既塞之後運道始不由白馬湖矣是白馬湖旁三四里之越河實萬曆七年潘季馴所築也河防一覽都給事中常居敬欽奉敕諭查理河漕疏行水金鑑引實錄在萬曆十六年略云據該各道會同南河郎中羅用敬等勘議高寶一帶由淮引黃河渠日高雖有湖隄越河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四

欲寡過齋校刊

足避風濤然邵伯寶應二隄尙未包砌土隄單薄巨浪乘風傾潰可慮善後之計不可不圖謹將淮揚應議應舉工程欸列開呈等因到臣臣查寶應西隄邵伯石隄俱屬要害委不容已謹將應舉工程事宜欸列分別上請一築寶應西隄以束漕流照得固隄卽所以導河導河卽所以利運從來治河試有明驗彰彰矣何也水之爲性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爲勢急則通緩則淤理固然也其在寶應湖口三官殿米市竹巷口一帶寶應圖經三官廟在南門外河西與新鎮三官廟別竹巷在南門外米市卽在竹巷歲每淤每撈邑恆患之究其故該縣未築西隄

則水多肆溢河流不束赴下力微以故湖口三官殿等處淤淺殊甚前者一歲一挑今則一歲二挑猶以淺澀爲慮重運所經不無遲滯合無比照山陽縣培築西隄一道自黃浦南壩口起至宏濟河北關向南二三丈止計二十里許加築土隄高五六尺底闊一丈二尺頂闊五六尺共該銀四千一百三十一兩則因河勢以築隄固隄防以束水而該縣淤淺之患漸可去矣一砌邵伯湖隄以免歲修令于一淺二淺此謂邵伯一淺二淺隄向湖心險要一帶除已包石外俱應接續包砌該銀二萬二千九十七兩嗣經工部議寶應土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聖 欲寬過齋校刊

隄所以束水邵伯石隄所以禦浪戶部覆准將淮庫別項銀兩先借支二萬六千二百二十八兩趁此秋冬水涸作速興工築砌俟新運輕齎二升米銀解到不必拘定年限照數補完季馴題奏河防一覽圖說在萬曆十七年總管官海防兵備道副使周夢暘與原任南河郎中羅用敬督同揚州府通判劉汝大等築完寶應西土隄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內椿笆工長二千八百三十七丈土長七百九十八丈俱底闊一丈三四五尺頂闊八九尺一丈高五六七尺不等按羅用敬等勘議邵伯寶應二隄尙未包砌土隄單薄尙未包砌者

謂邵伯湖隄未包砌石也土隄單薄者謂寶應西土隄單薄故須加築也常居敬謂該縣未築西隄者非謂西本無隄特西隄單薄耳故居敬又言比照山陽縣培築西隄一道於寶應加築土隄也云加築則本有隄可知按萬曆七年季馴所築八淺之西隄高一丈六七尺不等又築寶應湖隄自六淺起至瓦店止長二十里高一丈六七尺不等見河防一覽季馴所築之隄皆高一丈六七尺不等居敬請加築之隄本以東水使不旁潰居敬所議者高五六尺季馴所築者高五六七尺不等若自水底施之僅高五六七尺何以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吳

欲寬過齋校刊

東水故知先有西隄此時特加高厚故高五六尺卽可以東水居敬以由于上游之水散漫則下流易于停淤三官殿一帶每歲易淤故于上游黃浦以下二十里之河築隄東之也河防一覽圖說于黃浦云此處旁溢入湖萬曆十七年加築西土隄皆謂加築以東漕流非謂此年開月河也河防一覽言河防險要云寶應月河自黃浦至三官廟前長二十里水多旁潰入湖是以流緩沙停新闢一帶淺阻爲梗今加築西土隄一道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以東漕水可省挑濬之費須責夫看守栽植菱柳加意培護歲修之

工可勿緩也季馴謂寶應月河之水旁潰入湖乃加築西土隄一道益明西隄未經加築之先黃浦至三官二十里已有月河矣

方輿紀要寶應界首三里湖稱險地萬曆二十八年劉東星檄郎中顧雲鳳開界首月河十餘里避湖險此寶應界首湖新開之月河也

按洪武間柏叢桂所開之越河起槐樓至界首共四十里新鎮以北至槐樓十餘里叢桂所開之河成化時已湮新鎮以南至界首二十餘里之河成化時猶未湮也至是亦廢由界首者復由湖矣萬曆十七年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四

欲寡過齋校刊

潘季馴包砌界首三里湖石隄八百四十丈東星爲總河乃築界首月河東星所築界首之月河在寶應者僅三里餘皆在高郵詳見高郵運河

明史橐河渠志宏濟南北開夏秋淮漲吞吐不及舟多覆者神宗季年

乾隆江南志載此事于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

督漕侍郎陳荐

于南北各開月河以殺河怒而溜始平此宏濟河東有南北二月河也

按南河全考云陳荐檄郎中何慶元揚州道熊尙文開寶應宏濟河北月河一道長一百三十丈南月河一道長一百五十丈又建近湖西隄九淺七淺滾水

石壩二座明年工完

方輿紀要引漕河考作八淺九淺

寶應圖經云

月河亦有束水二閘康熙寶應志云宏濟南閘越河  
開一道北閘越河閘一道金門皆闊一丈六尺月河  
今塞自劉東星開界首越河之後寶應由界首至黃  
浦八十里皆不復由湖矣南河成案續編嘉慶十五  
年九月徐端奏寶應汎東岸廟灣王家莊地方于九  
月十四日隄身陡螿登時過水臣前往查勘該處缺  
口土隄頂寬一丈八九尺底寬八丈餘尺該處地本  
低窪一經過水分溜旁趨口門刷寬二十七丈其正  
河迤下之汜水界首一帶已形淺澀又奏查勘該處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吳

欲寫過齋校刊

西岸與寶應湖僅隔一隄當令該道將等一面趨堵  
缺口一面勘籌回空遶湖行走之路據稟缺口迤上  
之白田鋪地方可以開隄挽船入湖至迤下八里之  
南窰壩仍歸運河行走可期平順臣飭令先將汜水  
一帶河底淤墊處先爲趕挑以便開隄引水行船現  
在督臣松筠已親駐督辦定可無虞耽滯此又因東  
岸決口糧船暫繞湖行走也

又按南河成案乾隆四十二年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高晉薩載曰高晉等奏西岸寶  
應諸湖較低運河水面數尺擬修閘座以備水大時



分洩入湖又稱應將西隄通河港堵閉使湖水由靠裏之二河分流入運歸江等語所奏殊未明晰寶應諸湖在運河西岸本爲潴水之區且高堰五壩減下之水亦必歸入湖內設遇盛漲之時不能不有所宜洩勢必由運入江竝無徑行歸江之水今稱寶應運河轉高于湖水大時必須洩入湖內竟似以寶應諸湖爲運河洩水之地又云湖水由靠裏之二河分流入運歸江則是湖水仍不得不由運入江矣何以在寶應則河高湖低轉藉湖以納水又自何處復湖高于運河水得以由運河而歸江其故殊未深悉或嚮

揚州水道記

卷四

吳

欲算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日情形卽係如此抑係近年來寶應運河獨自淤高故爲此通融遷就之計均未詳悉聲明著傳諭高晉薩載卽將淮揚一帶湖河高低形勢確切繪圖竝將某處運河淺深若干丈尺及何處洩運入湖何處引湖入運以歸江之路逐一詳細黏簽據實覆奏尋奏西岸寶應諸湖周迴三百餘里湖面寬闊水勢一律相平而運口以至瓜州計高十四丈有奇北高南下勢若建瓴是以三溝關之下不設隄防下游邵伯一帶湖河相通嚮來形勢卽係如此竝非近年遷變臣等測量寶應運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河面

高湖面一丈二尺汜水汎河水深六七八尺河面高  
湖面六尺七寸永安汎運河水深六七尺河面高湖  
面五尺五寸迤下六漫關至萬家塘一帶河面高湖  
面四尺五寸及二尺九寸一尺八寸不等迨至高郵  
一帶運河水深五六七尺河面與湖面相平唯露筋  
關以下至三溝關通湖港一帶則湖面高于河面自  
二寸四寸至一尺不等此高郵以上河高湖低高郵  
以下湖高河低之實在情形也臣等前請將三溝關  
迤下通湖港一道築壩堵閉使湖水由向裏二河行  
走至邵伯西岸各港入運仍從金灣等關下注歸江

其去路原未改易止令湖水從靠裏二河之鰍魚各  
港入運距三溝關較遠俾三溝牯以下運河水勢不  
爲湖水橫衝兜阻則運河上游之水迅行于湖水歸  
江之路仍無阻礙至寶應西岸修建牯座之處臣等  
因淮揚運河絲長三百餘里遇有盛漲一綫運河下  
注不免壅潰查運河東岸牯座水大時下河民田形  
如釜底未便將河水洩入唯有西岸寶應臨湖一帶  
河高于湖面數尺儘可宣洩查從前原有竹絡壩三  
里溝滾壩及減水牯等處分洩運河有餘之水近因  
年久損壞是以酌請于三里溝上下修建石牯二座

以備減洩續南河成案道光五年六月兩江總督琦

善奏運河自借黃濟運以來因道光四年冬高堰不

故借黃濟運也河底高于上年今日一丈一二三四尺不等

兩灘積淤寬而且厚中淤如綫僅若寬溝嚮來河面

寬三四十丈者今止十餘丈至五六丈不等河底深

一丈五六尺者今止存水二三四尺並有水深不及

一尺五寸之處軍民船隻在在膠淺擁塞滿河進固

不能退亦無策濟運一壩所洩湖水雖現已漸次滋

長而水頭下注不過三寸未能建瓴暢注復委河庫

道福兆乘坐小舟赴淮安一帶沿河探量據回日面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五

欲寬過齋校刊

稟情形三十餘里無不皆然在高寶以下有高郵寶

應各湖接濟不至甚淺而高寶以上一百餘里之運

河則全賴洪湖之水其情形大可想見此運河淤墊

之實情也按寶應西岸濱湖之地亦多淤成灘地南

庭奏竊照揚河廳屬寶應汛西岸濱臨寶應湖本

係官湖嚮來水淺之處閒產菱蘆附近民人領佃完

納湖租冊載湖租每年徵銀六兩一錢九分一釐百

餘年來並未陞科亦無頃畝確數嘉慶十六七年該

處建設龍亭南密等開分洩運河漲水挾沙入湖將

該處淤成灘地漸生蘆葦花利日豐該處居民生監

遂互相爭估搶割並私相與典賣許控不休節經飭

據准揚道督同廳縣勘明頃畝逐一訊詳茲據勘明

該處實係民佃官地並非該民人已業如仍歸民承

佃不獨爭控無休且恐有私築圩岸阻遏水口之患

于運道隄工均有礙且蘆柴為河防工料所必需

查葦蕩營定例產柴之地歸官採辦以給工需其不

產之處歸民人領墾照例陞科今既官地生蘆卽應照葦營之例由官採辦以裕工用而節國帑應請將該處新生灘地收回官管其灘面蘆葦長發之時既可藉以擔護風浪保衛隄工秋深刈穫又可撥工鑲埽其應完湖租銀卽由河庫于柴價節省項下完納而官地歸官該民人亦永息訟端實屬一舉兩得

按運河淤墊之後其時有奏請挑裏揚運河者又有請改運道由六關至大淤尖者南河成案續編道光五年琦善奏本年引黃濟運致運河閒段淤淺較之往年河底墊高一丈有餘經前督臣魏元煜等估需挑河伏查彼時運河存水不過三四尺甚至一尺有餘大小船隻膠滯壅塞是以亟議挑濬冀利運行乃自禦黃壩堵閉以後運河淤墊既不致復有增

揚州水道記 寶應運河 卷四 五 欲寫過齋校刊

高而洪湖清水現蓄至一丈二尺八寸由東清壩下注運河漸刷漸深測量水勢深處至一丈有餘淺處亦有四尺餘寸漕糧銅鉛各船尙資浮送雖河底之淤墊未能盡除而前後情形固自各異如果經費充裕時日寬閒仍當確估挑濬俾復舊規原不應僅恃目前稍有延待而臣等審度形勢再四熟商實不敢冒昧興挑轉致無益有損查裏揚運河淤墊處所計長一百餘里河身俱屬窄狹今須挑深一丈有餘則兩岸形如壁立直同甬道不能容集多人且沿河民居稠密竝無隙地可以堆積淤泥必得遠道運送勢

難尅期完竣刻下江廣等省漕船雖已回空南下而  
運京銅船盤壩後空船南下須俟九月杪方能騰空  
河身如至彼時始行煞壩趕將河水耗乾一面委員  
逐段估計領銀興辦在在需時已值天寒土凍挑挖  
維艱而來年二月卽屆新漕入運此因期迫而不敢  
挑者一也挑濬工費約計至省亦在百萬以外爲數  
甚鉅明知於運河無益亦復昧心從事清夜自思負  
疚何地此因費多而不敢挑者二也黃水現存三丈  
五尺有餘較上年此時尙大二尺餘寸必得清水蓄  
至二丈方可敵黃正當惜水如金不使稍有耗費乃

因挑濬積淤先將運河存水掣乾俟工完之後再將  
洪湖清水放入運河以爲濟漕之計則清水消耗過  
多不能及早蓄足實爲可惜此于運河無益而于清  
水有損者三也更可慮者欲濬運河必先堵閉東清  
壩阻絕來源而後下游之水可以涸底挑辦設運河  
正在挑辦而東清壩鼓開則挑工廢于半途錢糧俱  
歸虛擲或壩工堅守無患而沿湖隄岸萬一水勢阻  
塞刷塌旁趨無所節制運河不能容納于淮揚一帶  
民田廬舍受害實多阻運誤漕更恐不無貽患此不  
但無益于運河而竝有損于湖運兩河者四也是月

張井等又奏湖漕受病皆由河口淤高如河口有地可移則黃水無倒灌之虞湖水卽無多蓄之患自亦救弊良策查黃河南岸海阜廳屬大淤尖可導射陽湖水入黃北岸海安廳龍王廟可導北潮水入黃如改爲漕運出入黃河之口該處係黃河尾間水性就下不復旁趨可期不致倒灌瀕河兵民頗有主此議者臣等卽經委員履勘茲据查得南岸由大淤尖挑通射陽湖約長八十里北岸由龍王廟挑通北潮河約長一百里一河兩隄尙屬無難估辦第漕船南自六閘至大淤尖約程六百里北自龍王廟挽出中河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五

欲寫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雙金閘約程三百里較現行裏揚中河運道共計遠至六百餘里除北岸自潮河至鹽河漕船經行尙無窒礙外南岸六閘以內河道經歷興化鹽城阜寧三縣其間湖蕩支河水面相連寬自數十丈至數千丈水深二三尺至七八尺兩面民田堰埂高一二三尺至七八尺竝有平水入水之處水淺之處不敷浮送漕船埂堰低窄亦恐難通緯挽等語臣查北潮河原由灌河口入海今導之南入黃河則灌河口之流必須堵閉來源旣旺不易施工而射陽湖爲下河各州縣溝河湖蕩歸宿之區除天妃石礎等閘宣洩入海

外其東岸支河汊港分流歸海之路甚多每逢山盱  
啓壩減水入海下河田地尙且無不被淹今欲導該  
湖北入黃河則東岸分流必須一律堵閉所有行漕  
河道雖以湖水去路較少擡蓄較高可以不致淺澀  
而山陽寶應興化鹽城阜寧等縣田地恐已不免被  
災況該河兩面民田埂堰高者十之二三其一二三  
尺竝平水入水者十之七八其中尙有湖蕩間隔雖  
欲增高培厚亦屬難以施工況六百里之長斷無如  
許錢糧辦理一經水勢蓄高或值山盱壩水下注則  
兩面埂堰盡入水中漕船經行繹挽無路是改射陽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五

欲夏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湖爲河口旣不免于病民抑且不能利運其事斷不  
可行道光六年八月琦善等奏竊臣潘錫恩前在淮  
揚道任內籌議屛水通船之法擬于裏河頭壩迤東  
堅築攔水大壩一道再將臨黃之鉗口壩改建草閘  
一座內可容船一千餘號安設水車將清水屛入內  
塘俟內水高于黃水一尺卽行啓開放船以全漕四  
千餘號之船分作四次可以全渡共估需銀七八萬  
兩臣琦善當經奏明于盤壩漕糧竣事後將加運銅  
鉛調集數起如法試行旋據前護淮揚道富爾錦稟  
稱據外南河同知萬承紀具稟估建草閘除動用存

工正料九十二堆七分零無庸另請錢糧外實計挑河築壩購辦木值雜料需銀一萬五千五百三十餘兩其車溝等工上次估需銀一萬二千七百餘兩係備住泊漕船千號而設今既止以銅船試行自應從省覈辦以節錢糧查西岸蓋黃壩以上灘面寬闊宜圈築水櫃車戽黃水以高就下先使澄清再爲啓堰宣放入河較之車戽清水由下而上實屬事半功倍共計挑溝築櫃及禦黃二壩新舊兩河應築攔水土壩減省銀三千六百二十餘兩又打造水車及車水夫工銀五千九百餘兩等情當卽發銀興辦于六月

揚州水道記

卷四

渠

欲寫過齋校刊

初十日一律辦竣其加運兩起銅鉛亦經臣琦善先期飭調于七月初間全行齊集時因立秋以後黃水續長四尺一經戽水開壩恐有倒灌之虞是以稍爲守待茲于七月廿三日順黃壩存水三丈五尺七寸計高清水二尺三寸經臣潘錫恩督同外南廳營各官連夜加車添戽水方于二十四日寅時啓壩初啓之時內水高于外水一尺有餘跌掣甚迅自卯至巳已將滇員孫琚黃中位二員領運甲申年加運兩起銅船三十九隻竝黔員文如筠宋璵惠體義徐光生四員領運丙戌年四起京鉛業將鉛筋起卸之空船



四十七隻共八十六隻全數渡黃北上毫無阻滯卽于未刻堵閉攔堰臣等伏思立法貴可常行而作事期于有備自來通漕之法惟以河運爲良規而當河流漲滿禦黃壩不開漕船卽因之中隔可見事無一勞永逸不可不籌備有方如盤運海運諸法皆以濟河運之窮在盤運事較著實而糜帑病丁難于爲繼海運行走甚爲迅速而遠涉重洋未可處常若戽水通船一法事屬創舉論者咸謂水無來源難期得力今以銅鉛船隻如法試行竟能將清水擡高一尺有餘抵禦黃流不過三兩時間已將八十餘船全行竣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七

欲寫過齋校刊

渡竝無黃水涓滴內灌而覈計經費共止銀二萬五千餘兩此直較盤運爲省事而視海運爲易行此項銅鉛喫水四五尺與漕船不相上下臣等審度情形設使內塘寬大水勢充盈雖不能濟渡全漕而萬一當時迫勢艱卽以尾後二三十幫藉資浮送較與借黃濟運所勝實多現已定開王營減壩將河底挑挖寬深使黃河落低清水暢出冀復河運舊規原可無事他圖但河性靡常實難保其一勞永逸旣經戽水通船試行有效似可于海運之外存此一法以期有備無患

又片奏戽水通船之事係由萬承紀始爲道此議按戽水之法卽宋人車畝助運之法

光七年三月琦善等奏前于本月初一二日渡黃四百三十四隻旋因黃水倒漾復閉禦壩原冀黃水卽日落低仍卽趕緊啓壩放船乃初九日以後又續長六寸連前共長水四尺六寸除長落相抵計消水九寸仍係黃高于清禦壩急切難啓臣等督同道將等豫爲商酌用倒塘灌放之法變通辦理先將臨黃圈堰澆築穩實以能抵禦黃水爲度啓通禦壩將幫船提進塘內挨次排泊復于禦壩以上澆築土攔壩一道使黃水不能灌進再將臨黃堰啓除浮送船隻又因清黃交匯處所淤有攔門沙埂水深不過二尺復

于臨黃堰外用柴圈做鉗壩一道逼溜刷深于十七日始得開放軍船毫無阻滯計塘內存船五百五十六隻至十八日戌刻已渡黃二百六十隻俟挽渡完竣仍當再依前法源源倒塘倘過此桃汛新河漸次掣通黃水得以落低則河口照常放船固爲萬幸設或黃水未卽落低或倒塘之法臨時又有窒礙臣等擬將在後幫船全數提齊一面先將運口上下各壩盤裹穩實補還禦黃正壩竝擇要添築草壩層層鉗束引黃通運昕夕催趲連檣打放一俟軍船過竣卽迅閉禦黃壩使清水刷滌運河不致大淤查道光五

年借黃濟運運河立致膠淺彼時因湖水涓滴不出黃水乘虛直入致成大患今則洪湖水患勢雖不能抵黃而尚可以注運運河有清水擎托較之全黃專灌其輕重究有區別臣等當察看水勢相度籌辦俾黃流操縱有制不任淤運淤湖而本年重運總期在大汛前掃數渡黃北上

按倒塘濟運非揚郡事以其爲現行之法故詳載之

又按李紱穆堂初稟書總河齊公覆淮揚運河劄子後云大臣任事功不必獨居害不必巧避苟有益于國與民毅然爲之而已雍正二年四月紱奉巡撫廣西之

命瀕行 陛辭蒙

天語詢及淮揚運河淤水高于城甚屬危險紱因面奏言臣昔年典試浙江往來其地留心相度若干運河之西開新河一道即將挑河之土別築西隄而以舊河之身作爲東隄則東面有兩道隄工又中間河身淤土堅實如山可保永無潰決之患挑河築隄土方兩算事半而功倍費亦不甚鉅當蒙

恩旨褒嘉謂此策甚似有理從無言及此者爾此行路經淮徐有與總河齊蘇勒相近之地務必親與商酌如果有益民生朕不惜費臣紱欽遵

諭旨以閏四月十五日會河臣于徐州初亦欣然以爲可行第云此時湖水正盛未便量度須至冬間水落然後詳審覆奏紱旣遠赴粵西音問稀闊後聞事未舉行不知其覆奏云何也十二年春

皇上刊發硃批諭旨頒賜羣臣凡督撫劄子畱中未發者咸布昭中外乃得見河臣覆奏之章反覆省觀似于情事未合豈其慮有未周無亦離事自全畏心所阻抑或人已之見未忘以謀非已出遂寢而不用乎据稱自淮至揚運河縣長三百餘里上接洪澤下通江口由漢唐迄今历年修防底定已久蓋千百年

相仍而不易者斯言非也中幹之山自廬鳳東行盡于揚州其南爲江其北爲淮揚州之南水勢南流由三岔河至瓜州以達于江揚州之北水勢北流由邵伯高郵寶應至淮安府以達于淮揚州地勢中高漢唐止開十數里以通南北之流而已自邵伯以北竝行湖中未有漕渠安得謂三百餘里皆漢唐以來千百年修防底定者哉自明萬曆十七年因湖水東溢始砌東岸石隄自邵伯至界首一千二百八十五丈五尺餘皆土隄直達于淮而西岸仍因湖水未嘗有隄惟寶應以北白馬湖流緩沙淤始築西土隄達于

窰灣閘以束湖水

按高寶西岸有隄開康濟宏濟二月河已有萬曆十七年加築西土

隄非始創也

稍以河渠中流空缺相通雖分仍合以千百

年本無之西隄有明創造逮今僅百六十餘年耳稍與變通無不可者又据云河之西岸逼臨白馬寶應界首高郵邵伯等湖上下相連水勢一望無際若于河西另挑新河改築隄于湖水之中不但無處取土畚鍤難施而隄工亦無站立之基則尤不然惟西臨湖水則可挑以爲河夏秋漲而冬春涸天下之湖皆然秋汛之後湖邊涸出畚鍤興工桃汛未至而河已成隄已立矣若湖水經冬不涸則明之西土隄何以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算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

築哉又謂揚州府城西臨西岸上下百有餘里邨莊稠密市鎮相望無可躲避此則無庸置辨者也河西地高河東地低別開新河止自邵伯之北以至淮安若邵伯以南至于揚州原無開新河之理蓋別開新河將以保河東之低豈有別開新河以保河西之高地者哉又謂運河東岸之外高寶興泰等十州縣之民田咸資灌溉倘河身一改則東岸之開壩涵洞必皆棄廢而溝洫乾涸大妨民業若再另行創建不惟糜費千百萬帑金而且大工終難告就此亦張皇之論未嘗切實計算高寶興泰等州縣濱海沔地衆水

所歸憂潦不憂旱者也又南有芒稻白塔二河北有  
雙社射陽大湖縱橫穿貫何憂無水開河築隄用銀  
不過十餘萬兩豈有費千百萬之理哉他年儻得身  
膺河責庶幾力成此舉以一雪斯言乎按李公此議  
謂漢唐止開十數里以通南北之流自邵伯以北竝  
行湖中未有漕渠且謂揚州之北水勢北流洞悉前  
代運河與今形勢不同故載于篇末焉

揚州水道記卷四終

受業儀徵吳養源校字

揚州水道記

卷四

三

欲算過齋校刊

寶應運河